



3221

戰地當年花

上



戰地鶯花錄

第八回 独舟遇险夜渡重洋 兩小無猜春生錦被

趙珏當時見他母親發怒口口聲聲責備自己正猜不出爲甚緣故又見他母親從案上擲過一束紙捲慌忙向地下拾起來一看原來是陸軍學校裏申送自己到部裏應試的一封公文又聽見他母親接着說道起先我百般的問你這事你都向我支吾說校裏不曾申送你去應試今天這封公文又打那裏來的呢顯見得你不求上進只想苟安我雖然猜不出你安的甚麼心腸單論你這欺瞞長上的罪名也就無從解免你全不想你實原係世代簪纓只不過外間那一班志士陡然將一個大清帝國弄得社稷爲墟不得而已纔叫你們向這學校裏經過一番做將來進身之階像你這樣關黃以後拿甚麼去榮宗耀祖若使你父親在世我又何須操這樣的心如今把這

重擔子全卸在我身上。又親眼看你這樣不成材料。你替我想。想活在世上。還有甚麼希望呢？湛氏說著也就哭了。趙玉忙陪笑道：母親不用生氣。其中也有一種情節……湛氏不待他說完，接著說道：甚麼情節？不情節？我再也不來問你。但是你對於此事究竟入京不入京呢？趙玉道：既然校中將兒子名字申送到都如何可以不去應試？湛氏點頭道：好好！我只要你知道應試要緊，立卽動身。先前的事一概不用再提。你究竟定在何日啓程？你告訴了我，我須得同你妹子料理料理。你的行囊物件，趙玉想了一想，道：兒子此番也不同別人結伴，却好方鈞隨他姑丈家眷一路入京。我就偕着他走路，途上也有照應。方鈞今天還告訴我，大約准在出月初間。湛氏笑道：這個更好了。但是你的話我總有些不很相信。可着人前去將方少爺請到我這裏來。我來親自拜託他一切。趙玉答應了，立即打發人去請方鈞。方鈞聞召，即至湛氏便翠翠的問着他。說難得你們小弟兄此番遠行，可巧遇着你们令至湛氏。

姑丈寶眷一同就道這是我再放心不過五日後我就着人將珏兒行李押送到你們船上並請你替我在你們令姑母面前請安問好所有小兒年輕各事全賴他們兩老人家當着自家子姪一樣看待但不知令姑丈附搭那一家輪船方鈞笑道譬如大哥的事伯母一切放心不用懸念至於輪船一節家姑丈因爲附搭海輪必須在上海還要另行換船轉多周折家姑丈自從卸職以來身邊却還有一隻五大官船的海船他老人家歷次往來南北自販運貨物全乘此船上船之後各事可以自主水手等人又全是當日跟隨過家姑丈的兵士熟諳水道駕馭得法等到動身時候小姪當命人來搬運璧如大哥的物件萬無一失湛氏笑道這樣辦法更好了你們一抵了京都須快着寫一封平安信給我不可叫我盼穿雙瞳方鈞笑答道這個自然理會得伯母無庸多囑方鈞坐了一會見湛氏沒有甚麼話可說隨卽告辭依然偕着趙珏向他書房裏走來方鈞笑道這是從那裏說起大哥方才

要替我在寶珠寺餞行。誰知替人餞行的人別人又須替你餞行了。你不是要瞞過伯母不肯入京如何。又被伯母知道硬逼着你也長行起來。趙珏也忍不住好笑。遂將剛才的事一一告訴方鈞。方鈞笑道：這就難怪了。可憐你同林家小姐咫尺人尙且山河如今真個遠隔。山河可想。大哥心緒必然惡劣。寶珠寺之聚我們當然取消轉是此番入京應試去取原不能預定。我替大哥設想定然希望不蒙錄取的好。纔可以趕緊遄返故鄉呢。趙珏笑道：人家心裏麻煩得很。你還拿話來奚落我。可想你不講交情。三人正自談笑。忽聽得窗外窸窣。急促有脚步聲音接着笑進來說道：哥哥如何竟自有有了行期了。我已將人替你約定下來若是遲走得十日八日包管你可以一見了。幾步不肯進來方鈞見是趙瑜也不由臉上一紅。知道他們兄妹要在。此談話自己在座很不方便。早趁這個當兒向趙珏說了一聲。道我們早晚再

見罷。若沒有閒空。便在船上相會也好。說着逕自走了。趙珏送了他幾步。急轉身回來。忙向趙瑜問道。妹妹適才說的是甚麼。趙瑜笑道。轉眼不是中秋佳節了。我們校裏例行停課。一星期我同賽姑約好了。叫他便在這假期之中到我們這裏走走。他已經答應了。我適才又聽見母親說。哥哥初二日便行動身。不是白白將這機會錯過了。趙珏嘆道。這有甚麼法兒呢。娘一定逼着我進京。我又沒這權力。能使方鈞的姑丈延緩着。十朝半月難得妹妹爲我用盡心機。以後你會見他的時候。倘能將我愛慕他的意思吹入他粉耳朵裏。叫他千萬等候着。我不要被別人家聘了去。那個我就感激不盡。趙瑜點了點頭。又道。哥哥此去還須將功名大事放在心上。要緊。至於這件事。我都有佈置。你可不用記掛着。分了應試的心。趙珏此時猛然想起一件事來。忙從身邊掏出那一只戒指。遞給趙瑜。說。這戒指兒。妹妹有細拿去罷。我幾乎忘却。此事沒的把來放在身上。一般誤帶到北京去。那才是笑話呢。趙

瑜笑道：就使哥子帶到北京去，這點物件也沒有甚麼打緊。說着接過來，向手指上一套，笑着向後邊去了。不曾隔了幾日，方鈞便在動身前一整天，親自來約趙珏告訴他我們的船泊在南台江汊裏，所有姑母那邊家俱行李，押送到他們船上，當晚無事。母子兄妹少不得彼此叮囑了一番。第二天，趙珏起了一個絕早，辭別母親同妹子欣然出城去了。剛上了船，早見方鈞同他的姑丈姑母以及姑表兄妹大人都坐在船上，水手們各事均已佈置妥帖，便待開行。趙珏同方鈞的姑丈姑母本來是常常見面的，到此重行見了。禮送趙珏上船的家人告辭回去，方鈞的姑丈倏的走上船頭招呼。水手們扯篷轉舵，霎時間他那姑丈忽然在船頭上吆喝起來，方鈞同趙珏不子向他姑丈陪話，旁邊還有幾個水手，一般笑着向他姑丈央告說小的們，知爲甚緣故，忙走出來瞧看，只見他姑丈面前垂手站着一個黑巍巍的漢子，向他姑丈陪話。

伏侍老爺長途辛苦。老爺沒有一個不憐恤小的們的。此人性小的們的好朋友。他又是孤身一人。不敢多占老爺船上地方。只在後梢上面權行躲一躲。風雨到了京城。他多少也給小的們些銀子。這銀子就算是老爺賞給小的們酒錢。先前原想瞞着老爺。今既被老爺查察出來。還望老爺成全。成全這漢子罷。他姑丈又嚷着說道。我們這船今番是裝着家眷的。他這漢子我又從不認識。知道他是好人歹人。你們大胆也不告訴我一聲。就擅自讓他搭我們的船入京。我此刻若是趕他上岸。顯見得我老爺沒有容人之量。你們只叫他在後梢上各事安分些。我老爺戎馬半生。原也不畏懼奸人謀害。倘若有點不法的舉動。看在我眼睛裏。我就能容情。我船裏懸挂的那把虎頭九節連環大刀。他是不肯容情的。說畢。憤憤的掉轉身子。重走入船裏。那些水手。大家笑着伸了伸舌頭。將那漢子依然帶入後梢去了。是日却好風恬浪靜。海水不揚。水手們忙着燒了神福三棒罐。聲扯起半篷。直向外洋駛。

去如今且趁着他們開船這個當兒必須先將方鈞姑丈家世人口叙一叙後邊許多事迹方才有个着落原來方鈞的姑丈姓劉官印金奎是個武進士出身在前清時代曾做過浙江金華府的遊擊後來一直薦升到記名總兵不日可以補授參將實缺後來便因爲革軍四起各省光復所有舊日的文武官僚大半都投閒置散起來論他的資格便在民國博取一個旅長師長也還容易無如他生性頑固決意不肯附和那些偉人志士慨然挈着家信招致他到那裏統帶軍隊劉金奎欣然答應他知道張大帥平素宗旨也想同他聯絡聯絡効忠故主爲將來復辟地步還是他的夫人方氏頗有遠見苦苦攔着他說你今年也有六十多歲的人了一姓不再興如今旣已改變政體全靠你們這幾個衰朽老臣未必便能挽回天命家中有的是銀子下半世可以吃着不盡何必再辛苦苦苦重作出山之想呢劉金奎本來有

些懼怕老婆，只得連連答應。但是自己不肯服老，近年來常常帶些銀子來往。張家日一帶販運皮貨，向南邊各省地方銷售，自從易官而商不數年間已積累得有十餘萬金財產。方氏夫人祇生了一子一女，女子名大鏞，年逾弱冠，至今一無所靠，還不會娶嫁。因爲這位大鏞生得獸頭獸腦，一臉的鮮紅疙瘩，嘴脣彷彿大廝類一般，沒有一家肯與論婚。至於他的那位妹子，雖然同大鏞是同胞所生，嬌嬈手段却與乃兄大不相同。這位秀珊小姐的標緻雖然及不得趙瑜，也要算是百中挑不出一個的人材。芳齡十七，比較方鈞祇長着一年。方氏夫人久已想將這愛女給他，內侄方鈞爲妻，無如方鈞還是個小孩子家的心理，以爲娶個妻子都要比自己年紀小些，不該比自己年紀長。那些又因爲一心一意想慕趙瑜，全然沒有想要他表姐姐的意思。方氏夫人那裏猜得出他的用心？有一次寫家信給他哥嫂的時候，便明白提着這事。方鈞得了這個消息，隨卽背地裏也寫了一封家信，叮囑父母不可答應這事。

一段姻事。他父親方濱岳接到這兩封信，正沒做理會轉是方鈞的母親出了一个主意，說外甥女秀珊還是當年在家鄉見過一次。其時他年紀不過纔四五歲，近年長成還不知道他性情模樣畢竟如何。兒子既不願意同他家結婚，或者外甥女生得醜陋也未可知。在我看，你不如回姑娘一封信，叫他們挈着子女到東裏來盤桓，那時候相機行事，其權在我方，不至於誤中流言了。大喜便直個照着他夫人主意辦了。劉金奎同他夫人得着此信，却好心寬也。想將家眷移居北京同他舅爺住在一起，各事有個照應。便利些。隨後從北邊販運皮貨就可以隻身南下。兼省內顧之憂，當時將這意思同方氏商酌。婦人家聽見歸寧兩個字，再沒有比他快活的，滿口的答應。不送。所以此番全家北上，內中有這許多緣故。再說他們這一隻海船，原是劉金奎的祖父手裏遺留下來的。他的祖父在清朝嘉道年間，原是閩浙。

地方一個海盜黨羽衆多像這樣的船不下有二十餘隻出沒海濱一帶劫掠行商聲勢甚大當年承平日久文恬武嬉武備久已廢而不講所以他的祖父縱橫海上四十餘年從來不曾經過官兵剿辦晚年生有二子長子名字叫做劉鯨在十幾歲上因爲習學泅水驟遇海潮淹沒身死他祖父哀痛非常總覺得是自己造孽太多乃遭天譴這一年便立志改行爲善舍舟就陸做起一份良民人家來次子劉鰲便是劉金奎的父親了他祖父臨死時候吩咐劉鰲將所有海船全行發賣祇留了一隻極堅固的留給兒子命他飄蕩洋海做些販賣珠寶生意劉鰲爲人極其忠厚很積蓄了些財產單傳劉金奎一子自幼生下來膂力異常頗有他祖父遺風劉鰲遂一心一意命他習武劉金奎幼年便喪了父母他也習知他祖父當日事蹟便在做官時候輕易不肯將這船捨掉留爲子孫一種紀念轉不料後來罷官歸家還藉着這船之力來往南北經營起商業來歷年這船身經雨打風吹不無腐

餉。劉金奎却是隨時修理油漆得簇然一新通體又加了一層鐵皮格外完固。劉金奎却沒有別的嗜好天性愛酒臨行之頃在福建城裏購了好幾疋美酒便是親友們贈他的路儀大家也都是買着成罐酒來送到船上等到一開了船他在船裏沒有消遣老實便一杯一杯的痛飲起來方鈞本來酒量很窄劉金奎便問着趙玉能飲多少趙玉笑道晚輩在學校求學除得三餐茶飯規矩是沒有涓滴到口所以講到飲酒這一層晚輩萬不能奉陪老伯劉金奎哈哈笑道我知道近年來外間鬧這學校幾乎鬧得煙舞濃氣政府拿着白花花的銀子養你們這一班學生沒有別的好處只有將你們拘束得像個囚犯一般不許你們嫖賭罷了怎麼連一杯酒兒都管着人不許吃起來難道這就叫做教育人材不成不是老夫說句放肆的話像我當初越吃多力氣越使得出通不曾像你們這樣蠍蠍螯螯似的簡直同個女就不會進過學校却是天生成的酷喜吃酒同人家打起仗來一刀一槍酒

孩子一般。這也算。是陸軍學生。你敢同我賭一賭。我們到船頭甲板上。你同方鈞兩個人對併我一個。看是你們不吃酒的。同我這吃了酒的。誰勝誰負。說着放下酒杯子。就要向船頭上跳。嚇得趙珏諸諸連聲說晚輩。何敢同老伯比較力量。晚輩情願在老伯面前罰飲三大杯。何如劉金奎聽了方才歡喜起來。拍掌大笑道。好。好。這才爽快呢。你吃三大杯。我吃十大杯。陪你方鈞。這時候。蘆舵在一旁發笑。趙珏勉強將酒吃完。已有些天旋地轉。是劉鏞平素能同他父親對飲。此時早走過來。同他父親嚷要吃酒。劉金奎用一隻手摩着劉鏞的頭。笑向趙珏說道。我這兒子。別的我都不喜歡。他只是這吃酒的本領。簡直能傳老夫的衣鉢。你不用客氣。儘管同鈞姪先行用飯。看我。們父子倆再吃一罐。給你們看。劉金奎端着酒杯向劉鏞道。你母親同你妹子在後艙裏吃過飯沒有。劉鏞嘻嘻的笑道。妹妹敢是吃不下飯去了。劉金奎驚問道。怎麼難道他量船不成。今日却沒風浪。劉鏞又笑道。不是量船。

我怕他偷看這相公要看飽了怎生會得再去吃飯……說畢便用手指着趙珏劉金奎却不曾留心他說的話轉是方鈞羞得臉上通紅起來狠狠的向劉鋪瞅了一眼低低罵道你又在這裏亂嚼舌頭了說得的話說說不得的話也來胡說劉鋪急道我爲甚麼亂說你坐在外邊那裏知道我是親眼看見的這相公早間才走入船裏妹子就隔着船板仔細向他瞧看母親還同妹子講說這相公比你還生得標緻你通不知道生氣還使勁的攔我方鈞又好氣又好笑也不敢再去同他辨駁怕被趙珏聽見要笑話自己再看趙珏幸喜已經沈醉雖然勉強坐在桌上早將頭伏下來彷彿要睡光景用過午膳方鈞獨自一人立向船頭上徘徊海景只見四無涯岸水光接天那船就像駛馬一般偏迎着那顆斜日直向前進連日在船艙裏大家閒着了沒事做劉金奎除得吃酒便將趙珏他們喊到面前滔滔滾滾的說個不一多半的話都是誹謗新政痛罵共和他們也不敢拿話去駁回他只

有。唯。唯。諾。諾。的。答。應。着。方。氏。因。爲。趙。珏。生。得。清。秀。也。不。時。的。命。方。鈞。將。他。帶。
入。後。船。裏。閒。話。問。問。他。的。家。世。又。問。他。們。姊。妹。倆。可。曾。同。人。家。結。婚。不。成。趙
珏。一。一。對。答。明。白。方。氏。很。是。歡。喜。他。們。做。武。官。的。人。家。原。不。講。究。甚。麼。禮。節。
每。逢。趙。珏。入。內。閒。話。方。氏。都。不。叫。他。小。姐。秀。珊。廻。避。秀。珊。往。往。看。見。趙。珏。
他。母。親。講。話。他。便。在。旁。拿。眼。去。偷。瞧。趙。珏。的。容。貌。及。至。趙。珏。回。過。臉。來。偷。看。
秀。珊。秀。珊。又。將。個。粉。臉。垂。下。了。有。時。候。彼。此。無。意。中。打。了。一。個。照。面。四。眸。相。看。
合。秀。珊。便。忍。不。住。羞。量。一。紅。無。如。趙。珏。此。時。心。念。念。都。垂。注。在。林。賽。姑。身。相。
上。以。爲。將。來。的。婚。姻。斷。然。非。賽。姑。不。屬。(武。斷。得。可。笑)雖。然。覺。得。秀。珊。也。
生。得。姿。態。明。艷。他。却。沒。有。一。毫。私。念。無。如。劉。鏞。很。不。以。他。母。親。爲。然。幾。次。攔。
着。母。親。說。妹。妹。已。經。長。成。了。不。應。該。放。這。姓。趙。的。進。船。來。囉。唆。方。氏。罵。了。他。攔。也。
幾。句。說。這。有。甚。麼。打。緊。又。不。是。你。的。妹。妹。獨。自。同。趙。家。少。爺。會。面。有。我。坐。
船。裏。難。道。趙。家。少。爺。就。將。你。妹。妹。偷。跑。了。不。成。劉。鏞。彎。着。一。肚。皮。氣。不。敢。同。

他母親駁詰他。轉去攔着秀珊說一個女孩兒家不識羞耻。一個齋生的人同母親坐着你不藏躲起來究竟安的是甚麼心我也知道你人大心大性不得那一天姓趙的甫經上船你早就在窗子裏看得一個不亦樂乎你做夢呢放着我做哥哥的還不會娶親難道老子娘就肯先替你招個女婿不成說着只管用手指在臉上刮着羞他招得秀珊哭鬧起來被方氏查問明白又痛痛的將劉鏞罵了一頓撫慰着秀珊道好兒子你休理會你哥哥的話他的爲人同畜生一般這是你知道的有甚麼話不能信口胡嚼你同他一樣見識沒的叫人轉笑話你今天時候已是不早收拾收拾大家睡了罷我看你身上祇穿着這一件夾衫總應該覺得太涼你通不曉見海面上漸漸起了風了八九月間天時不正寧可保重些不用在路途上又鬧起病來秀珊聽他母親這一番話方才止住了哭順手便去開他那個衣箱意思想是要取一件背心出來加在身上剛走近左首窗邊離放箱子的地方隔不了。

幾步。猶聽得船頭一聲。箱子上面存放了有些零星物件。一古攏兒向船面。上傾倒下來。撓連便覺那船身一侧。秀珊小姐幾乎立脚不定。踉踉蹌蹌的退了有十幾步遠。嚇得失聲怪哭。一手扶着床柱子。方氏也是大驚不到半晌功夫。只聽得風聲水聲異常澎湃。那船行的速度格外飛快。只是顛來播去。彷彿在鞦韆架上一般。母女兩人剛在房船裏面相觀。沒做理會。又聽見外間人聲鼎沸。內中來雜着劉金奎的聲音。只喊着水手們赶快落篷。水手便齊喊。喝着扯那篷索。誰知風力太猛。將那三面大篷鼓得像幾座銀山一樣。一時間再也落不下來。這時候趙狃方鈞都還不會入艤。扶着船板走進船頭上偷眼。一看只嚇得縮頭不迭。原來滿天漆黑。星影全無。海面上的浪頭一陣一陣。直向船舷上打來。三座風篷已有半邊斜入海裏。那船身便直傾過去。方鈞同趙狃都一齊滾入艤裏。顛簸得橫七豎八。內裏方氏母女以及婢僕們。一時哭聲大作。慘不忍聞。劉金奎却毫不畏懼。忙趕入內艤。

向方氏他們說道海上遇風是常有的事你們不用害怕今天却是怪我大意了我在傍晚時候就遠遠看見西南角上有一片黑雲定然主有暴風然而我拿穩這風須在三更時分才得鼓動不到四更就該平息所以託大不曾預先吩咐他們先將風篷扯落下來這時候就是這風篷危險也還不怕他只要再走十幾里路便有港口可以灣泊你們這一開轉將我鬧得六神無主了正說之間那船又猛顛播了一陣頓時平平的不再欹側劉金奎又跳上船頭方才知道水手們已經研斷篷索三道大篷已落下來劉金奎大喜喊着不妨事了不妨事了大家這才心裏稍覺寧帖劉金奎便一疊連聲叫人盪酒來壓驚無如那幾個僕人被適纔這一頓顛播都站立不住嘔吐狼藉疲憊不堪劉金奎見沒有人答應自己便提了一個燭台親自走向一小船裏是安放酒壇的所在及至近前一看可惜那些酒壺子都倒在船板上流了一船的好酒再沒有一壺完整的可以吃得劉金奎這一急非同小

可雙脚齊頓。可巧便在他頓腳時候，又是一個浪頭比山還來得利害，撲通一聲直打入船裏。水聲汨汨淹了有小半船水。船身一傾，劉金奎站立不穩，一個筋斗直跌向船板上。手裏燭臺攢得老遠，掉入酒水裏，熄滅了。頓時又大家驚慌起來。各人搶着用盆桶潑水，撞損的一兩處，便將行李打開來，用被褥緊緊塞着後艙裏。已有人在那裏大聲喊着說：「不好！不好！」船尾已經打壞半邊了。劉金奎慌忙扒得起來，扶墻摸壁的走入後艙，果然看見那個船梢木板已是七零八落，海水漫入上面，已有一二尺深淺，重又跑入艙裏，只見方鈞同趙珏兩人坐在地上，面面相覩，衣衫有一半浸在水裏。劉金奎向他們儘管搖手，似乎叫他們不用害怕。趙珏忽然側耳聽了一聽，說：「你們從這風聲裏聽見外面甚麼聲響？」劉金奎也聽見了，說：「這分明是水手們在那裏拋錨下海，敢莫不是到了甚麼港口了？」方鈞道：「真是拋錨的聲音，一點不錯。」三人剛在這裏講話，猛然水手們在船頭上大叫起苦來，原來前面已

離山東蛇尾港不遠。水手們特地將頭鏹放下海去，便於收口停泊。誰知鏹雖入海，那一根極粗極長的鐵鍊，抵不住水力，剛剛放得一半，忽然斷成兩截。那鐵鏹已不知去向，再看看那隻船，依舊像是掣電一般，直往下走。萬一錯過這港口，今夜就沒處停泊。汪洋巨浸之中，這一隻損壞的海船，如何支持得住？少不得全船的人，都是個死。大家瞧見這種危象，除得劉金奎大約沒有一个人不失聲痛哭，方氏更是不消說，得只有念佛的分兒。秀珊小姐一面哭，一面取出一根絲繩，繫在他母親腰裏，將那一頭便繫着自己預備落水時候母女死在一處屍身，不至分散。開來劉鏹此時也倚在一旁發呆。看見他妹子在此做着手腳，他猛然哈哈大笑起來，嚷道：「這法子很好，我們若是大家都捆成一堆兒，任是翻了這船，也不怕他。我們不依然像水裏一隻木排隨浪湧去？定然可以保得性命。」他從這個當兒便連跌帶扒的跑至方鈞面前，指手劃腳告訴他們。這個主意方鈞他們因為外面風浪的聲音，

太太。大。又。聽。不。出。他。說。的。甚。麼。更。不。去。理。會。他。引。得。個。劉。鏞。竄。上落下的鬧一
會。子。水。手。們。重。行。將。第。二。道。鐵。錨。放。落。下。海。方。才。將。這。船。身。輕。輕。穩。住。此。時。
劉。金。奎。已。趕。上。船。頭。指。揮。他。們。攏。港。無。奈。船。身。既。壞。駕。駛。不。靈。你。越。想。他。向。
港。口。馳。去。他。越。是。在。海。面。上。隨。浪。顛。搖。大。家。使。盡。力。氣。只。是。遙。遠。的。尙。離。那。
港。口。有。二。十。多。里。遠。近。此。時。已。是。初。更。向。盡。潮。水。陡。落。那。暴。風。也。就。漸。漸。平。
息。不。似。先。前。洶。湧。使。舵。的。那。個。舵。夫。竭。力。將。舵。向。外。面。攀。轉。過。來。那。船。一。個。
掉。頭。便。擋。在。一。片。淺。沙。上。已。是。分。毫。不。能。移。動。船。裏。的。人。這。才。歡。聲。雷。動。秀。
珊。小。姐。兩。個。小。酒。窟。兒。也。就。不。由。的。露。出。笑。容。輕。輕。將。身。上。絲。縷。解。得。下。來。
一。古。攏。兒。替。他。母。親。都。繞。向。腰。裏。滿。船。出。水。這。時。候。已。涓。滴。無。餘。方。鈞。同。趙。
玆。都。進。入。內。艙。替。方。氏。問。安。劉。鏞。已。在一。旁。匱。着。腹。中。饑。餓。這。句。話。轉。把。大。
家。提。醒。方。氏。分。付。後。艙。上。伙。夫。趕。快。煮。飯。那。裏。知。道。這。船。前。半。雖。然。無。恙。後。
半。截。即。是。全。行。淹。沒。鍋。灶。浸。入。水。中。東。柴。不。燃。煤。灰。濕。有。些。微。浪。還。
一。陣。

他。們。說。道。老。爺。們。不。要。疑。惑。我。們。業。已。出。險。可。保。平。安。沒。事。我。怕。大。禍。便。在。目。前。大。家。還。不。趁。此。時。想。個。法。子。去。逃。性。命。停。會。子。懊。悔。就。來。不。及。了。劉。金。
奎。大。聲。喝。道。你。這。廝。懂。得。甚。麼。敢。在。這。裏。搖。唇。鼓。舌。此。時。風。浪。已。平。諸。事。妥。
緩。著。責。備。他。他。的。話。也。未。嘗。無。理。我。們。這。船。畢。竟。不。曾。收。口。擋。在。這。裏。也。非。
長。策。那。個。大。漢。又。說。道。這。船。能。老。遠。擋。在。這。裏。倒。好。了。我。怕。不。能。如。太。太。這。
心。願。呢。這。會。兒。正。是。潮。落。的。時。候。僥。倖。安。然。無。恙。若。是。延。挨。到。下。半。夜。早。潮。
大。作。像。這。樣。損。壞。的。船。不。消。半。個。時。辰。定。然。沈。沒。那。時。候。一。船。的。人。那。裏。還。
看。來。想。有。一。個。活。命。方。氏。母。女。同。方。鈞。等。人。被。他。這。一。番。話。提。醒。了。重。行。驚。慌。起。
那。個。使。舵。的。舵。夫。也。在一。旁。說。道。這。話。委。實。不。錯。適。才。我。們。已。將。舵。尾。驗。

沈下海去只須隨波逐流飄蕩起來一個船舵使用不靈那還了得我倒有一個主意老爺同太太們不如趁這地方水勢不深連夜的渡過海灘趕快上岸明日再想法子來救這船也還不遲舵夫的話方纔說畢劉金奎早跳將起來罵道了不得你簡直同這漢子是串通一路意思將我們騙得上岸好讓你們吞沒這全船財產你們若再在這裏胡說我定然先砍下你們腦袋那漢子聽了毫無懼色轉哈哈大笑道我同老爺一般是做買賣的人不過經濟短些不免借着老爺這船向北邊去走一趟也是有的如今不幸遇着天災大家算是同舟共命況且我勸老爺們下船我也立刻下船並非獨自留在這裏覬覦非分怎麼老爺錯會我的意思轉將我同強盜一般看待好好老爺既然不肯見信我也不敢相強只是我却要預先失陪了說畢便跑入後艙將他的一個薄薄包裹打疊齊整沿着船旁探看下海的方法這時候弄得個趙珏同方鈞等人毫無主見不知怎生是好轉是方氏很不以

劉金奎的說話爲然隨卽將那個舵夫喊得近前說你們適才的議論不爲無見只是我們輕易不曾經過這海上路程看這樣四面汪洋無邊無際船上又沒有划子如何可以渡得上岸承你們的意思關顧我們這合家生命若是果有好法子我們一定依你劉金奎此時見方氏也想上岸格外生氣憤憤的坐向船外不去理會他們那個舵夫見方氏問他的法子忙答道倉猝之中那裏去覓划船況值暴風之後此處離港口又遠便是一隻打魚船兒也沒有不喫太太說我適才已經驗過此處水勢深不足一尺儘管可以涉水過去但是事不宜遲再延挨兩個更次遇見早潮那就不堪設想了方氏聽了這話覺得性命俄頃不容再行遲疑立時逼着劉金奎一齊下船劉金奎那裏肯答應還是方鈞勸道姑夫不肯下船倒也罷了我們還有些應用物件都在船上萬一託天僥倖我們一經抵岸隨時派遣別的船隻前來迎接姑丈並將船上所有的櫬行運至陸地再作別的計較（主意未嘗不

是只是怕不能延至第二日了。哀哉！方氏便詢問船上水手誰願同我們上岸。誰願同老爺在此守船。其時水手們倒有大半憚於跋涉，都願意在船上休息。方氏也不勉強，又覺得秀珊小姐纏足伶仃，如何能在海灘上行走。却好船上還帶着幾張藤條編成的睡椅，立卽用繩子繫落一張下去，給秀珊乘坐。另有一個水手同那個舵夫抬着前行。方氏同劉鏞亦已下船，站在水裏。幸喜那水不過淹及足踝，行路還不覺得吃力。方鈞同趙玗各人脫了鞋襪，便跟着那漢子一路走走不了一里多路。大家已有些疲憊，再向前一步，望烏光漆黑，祇有數十顆星點從黑雲裏時隱時現。勉強又走了一截路，自家那隻海船已一點瞧看不見。白浪滔天，茫無涯涘，並辨不出東西南北。先前在點上還看見那蛇尾港的黑影子，此時被暮靄籠罩着，更不知道那港口在甚麼地方。又因為海面遼闊，七八個人零零落落，已有些呼應不及。趙玗掉轉頭喊了一聲：「方天樂！」忽然不聽見方鈞答應，吃了驚，脚下一打起。

軟來幾乎傾跌下去振起精神又向前趕得幾步似乎前面有一叢黑影子。疑是方氏母子及至走得近前更無人迹只得站在水裏失聲狂喊似乎離着一箭多路有號泣的聲音又猜不出這聲音從那一面吹來的心中異常畏懼暗暗發恨道母親此番叫我進京誰料便遭此巨難萬一死在此處家裏一時尙不能得着消息甚至我那瑜妹妹已同林家小姐將我要娶他的話已經告訴明白他萬一竟允許了我我轉白白死在此處更不值得越想越恨簡直要放聲大哭正沈吟之間誰知適才那種聲音已離着身邊不遠自家便拚命向前跑了幾步誰知腳底下的水已是較前不同漸漸淹到膝邊一想不好每常聽見人講說海灘上多有深潭莫非就在此處不要吃跌下去休得再想活命正待移向左側行去忽的看見身畔有個人影一閃忙高聲問道是誰那人見有人問他也立了住脚答應道是我趙珏見有了人才大着膽子仔細一望原來正是搭船的那個大漢看他肩頭雖然背着

一個包裹。却毫不費力。因爲他一手却拄着一根短竹篙兒。一步一拐的探着水勢深淺。向前走那漢子忙道。你不是趙家少爺。千萬莫向右邊走去。那裏是個海穴。最好你跟着我走。萬無一失。我雖然是在陸地上做生意。至於這泗海的方海。我却精熟。劉老爺他是不聽忠言。依着我早經走了。此時業已耽擱下來。我深愁着海潮陡長。那時候逃得性命。逃不得性命。還在未定。趙珏驚道。我剛才聽見右邊有哭泣的聲音。莫非有人已陷入穴裏。論理須得去救他。一救才好。那漢子又說道。這是避難的事。誰也顧不得。誰少爺最好由他去罷。沒的救人不成。反把自己性命送掉了。趙珏畢竟心中不忍。轉央着那漢子同自家前去探聽。探聽那漢子沒法。只說了一句。要走快走。趙的喊着。劉鏞。劉鏞。……方鈞。……方鈞。只不見他們答應。匆遽之中。那漢子已碰在一件東西上。果然那嘍嘍啜泣之聲便從此處發出。趙珏趕近。

一步仔細一認原來不是別人正是秀珊小姐安然坐在那張籐椅子上海水已經淹到椅背秀珊小姐半身都浸在水中氣竭聲嘶不能說話幸虧這張椅子將他擋着不然早經淹死了趙珏將他推得一推說小姐你如何一個人坐在這裏他們抬椅子的人到那裏去了秀珊小姐未及答話那漢子他怎樣跌在水裏就扒不起來那個水手將我攢在這裏他也不知去向我此時已不想活了但不知道你們怎樣會看見我趙珏忙說了名姓急得問道小姐你的太太同令兄此時在那裏呢秀珊只搖了搖頭趙珏又道此處不可久延小姐如若能步行就隨着我們走罷等捱到岸上再查探他們消息秀珊哭道我被他們在這裏海面上一陣顛簸業已筋酥骨軟此時寸步不能行動趙先生請自逃命休得顧我萬一明天會見我父母時候告訴他

們命人趕緊來打撈我的屍骨便已感恩非淺趙珏急道這個如何使得我們既遇見了小姐何能坐視小姐死在此地不一援手叫我明日如何對得好篩椅子上有現成繩索忙解得下來命那大漢帮着將秀珊牢牢縛在自己身上幸喜趙珏畢竟在陸軍學校操練過的頗有些膂力雖然將秀珊背得起來毫不覺重一手扯着那大漢衣帶一手託着秀珊雙腿重行振起精神向前進發走來走去一總不會看見陸地影子風涼浸骨水氣浸肌十分狼狽看看又走了好一會那個大漢忽的凝神向西北角上聽道趙少爺你聽見前面有甚聲息趙珏道我覺得是犬吠的聲音不知可是不是那漢子便笑起來說是的是的既然聽見犬吠可想而知此處已有了人家我們便趕快向那地方走罷趙珏這一高興非同小可那脚步比在先格外來得飛快果不其然那水勢越走越淺一會子竟踏着陸地遠遠的有一叢樹木似乎

底。下。有。些。村。落。已。有。一。閃。一。閃。的。燈。光。從。門。縫。裏。透。露。出。來。秀。珊。小。姐。便。低。聲。說。道。請。你。將。我。放。下。來。罷。這。種。模。樣。很。不。雅。觀。恐。怕。有。人。笑。話。我。相。救。之。恩。此。時。也。不。便。稱。謝。等。我。父。母。出。險。之。後。再。來。酬。報。你。不。遲。趙。珏。聽。他。的。話。很。是。有。理。隨。卽。請。那。個。漢。子。將。繩。索。解。開。輕。輕。的。將。秀。珊。放。在。地。上。彼。此。又。休。息。了。一。會。那。漢。子。已。跳。起。來。意。思。想。去。敲。那。些。人。家。的。門。不。曾。跑。了。有。半。截。路。遠。遠。的。早。看。見。有。簇。人。影。子。聚。在。一。家。莊。門。外。邊。指。手。劃。脚。的。談。論。那。漢。近。前。一。看。原。來。正。是。方。氏。母。子。以。及。方。鈞。也。在。其。間。不。由。失。聲。向。趙。珏。他。們。喊。道。趙。少。爺。同。小。姐。趕。快。來。罷。太。太。們。已。抵。岸。了。此。處。方。氏。正。偕。着。方。鈞。議。論。秀。珊。小。姐。的。踪。跡。旁。邊。有。些。居。民。因。爲。知。道。他。們。是。在。海。面。上。逃。難。來。的。大。家。都。圍。攏。着。互。相。談。說。方。氏。聽。見。那。漢。子。的。話。早。排。開。衆。人。趕。近。幾。步。問。道。哎。呀。你。這。人。不。是。同。我。們。一。齊。下。船。的。你。看。見。我。們。家。小。姐。同。趙。少。爺。在。那。裏。呢。那。漢。子。剛。用。手。指。着。已。見。趙。珏。偕。秀。珊。小。姐。兩。個。人。並。肩。盈。盈。的。

走來母女相見彼此涕泗交下方鈞也就執着趙珏的手問道你怎麼會同我的表姊遇在一處趙珏大略將路間情形敘述了一遍這時候方氏已經以爲報只好等候將來再說罷……其時大家再一檢點人數除得那個老舵夫業已身死還有水手一名不知去向其餘的人却喜均皆無恙但是這荒僻所在又沒有客店少不得便揀了一個人家權且住下這一家祇有老夫婦兩口售賣糖粥度日今夜剛將糖粥煮齊備了準擬清晨向村中兜售方氏因爲大家飢餓便掏出兩塊洋錢給他們叫將這粥讓給大家吃喝老夫婦歡喜不盡便忙着替他們安放杯碗又燒起些爐火烘焙潮濕衣服那漢子見他們都團坐在一個小屋裏覺得自己夾在裏邊很不方便遂起身向方氏告辭預備另向別家求宿方氏是個精明強幹的婦人那裏肯容他走忙起身攔着說道我們可算是一齊同過患難的了承你的盛情既然指

點我們的生路。此番在海面上又幫着救了我家小姐。我心裏感激非常。況且我家老爺還在船上。明天借重大力的地方甚多。如何就想離開我們。說着便端過一砲糖粥遞給那漢。命他在檣底下坐着。又慇懃問他的姓名。姓方。此次到京所爲何事。（我亦要問久矣。不謂方氏先得我心。）那漢子見方氏看待自己不薄。便答應了。又見方氏問他的蹤迹。忙回答道。小人原是打鐵爲生。開着一個小鋪子。在省城裏每日所得却好。餳養着小人的母親。不幸後來娶了一房妻子。幾年之間又生了兩個娃娃。家中食指浩繁。靠這生意漸漸有些入不敷出。因爲有個母舅在京城織布廠裏做小工頭兒。幾次寫信來叫我向他那裏去謀事。小人又因爲捨不得母親不肯遠離。去年母親已是死了。妻子便逼着我到母舅那裏去走一趟。却好我平素多認識老爺船上的水手。所以搭着老爺這船不料。又在此處遇險。小人命運也算

家裏的一個侍婢（第二回書中事迹不謂於此跳躍而出不知讀者還憶其人否）孟家大小姐便嫁給我們省裏有名的黑虎林家做媳婦未曾過門姑爺便行身故如今大小姐膝下祇承繼了一個女孩子他們家二老爺甚是慳吝小的妻子也不肯輕易向他家走動……郝龍正說得高興旁邊却又觸動趙珏的心事忙插口說道你們大小姐承繼的那個女孩子你可曾瞧見過不曾他那模樣兒畢竟長得如何郝龍笑道趙先生這位小姐却輕易不出大門我們也沒有瞧見他的分兒如今却是不然日日背着書包到學校裏讀書小人家的店舖門口是他必經之地說也可笑初時出門大家都把來當做一件新聞似的爭着誇讚他的顏色目下看慣了也就罷了含笑（流離顛沛之中乃復有此閒致妙絕）秀珊見趙珏殷殷垂問林家

（千古美人大抵如斯又豈獨林賽姑爲然哉經郝龍一語道破爲之啞然）此時方鈞偷眼望着趙珏又暗暗的伸手同他打啞謎兒趙珏只是低頭含笑

小姐言論之中又寓着無窮欣慕的意思芳心中兀自十分不快。（追神蹟
魄之筆蓋秀珊小姐於此殆別有用心矣）方氏向郝龍說道你此後正不用焦愁將來一路同我們抵京之後你那母舅能安置你更好否則你就在我母家那邊覓一件事幹着我的哥子現在陸軍部裏當着差使他若是要提拔一個人正不費力郝龍忙站起來稱謝這屋裏那個老婦人頗爲解事轉將方氏母女邀入他住的那一間臥房裏方便了一會秀珊便問方氏在海灘上的情形方氏笑道不然我們抵岸還得快些只是你哥子他不能照應我反死命的扯着我的衣服走到半路上他禁不得海水一浸忽然又嚷着腿筋疼痛起來賴在水裏死也不肯再走我做好做歹百般哄騙着他後來方少爺又趕得來只是看不見你們踪跡那時候我急得甚麼似的深恐你遇着危險誰知竟不出我所料若是趙少爺將你搭救出來我便活在世上也無趣怕不是依然跳入海裏同你做一路走……說着又笑道偏生

他又背起你來患難之際却也說不得個避嫌將來我自有主意秀珊聽到此處不禁臉上一紅更沒言語……其時已是五更向盡天色大明大家也都不會好生安睡這時候都跑出來向海邊眺望再看看昨夜走的那一片海灘已是白浪滔天潮水大漲劉鋪先自伸着舌頭喊起來說好大水好大水這水是幾時冒上來的萬一昨夜便像這樣兒包管我們沒有一個能活命方氏只管伸着頭望了一會一共也看不見自家坐船的影子心裏已是有些忐忑的亂跳回頭向那個賣糖粥的老者問道這近海一帶地方叫做甚麼名字離蛇尾港還有幾多路程那個老者笑道這地方離蛇尾港還有二里遠近此處叫做白沙灘隔著海面不過六里潮落時候水深的地方祇有尺許淺的只得三四分淹着脚面子就罷了本村居民一到傍晚都趕向灘上撈摸蛤蜊借此爲生昨夜幸虧太太們認不得蛇尾港方向算是僥倖向若是從這裏向蛇尾港走去沿灘有好幾處潭穴外面看着同海灘上的水

似乎差不多深淺一經誤踏下去便是死命方鈞頓腳說道照這樣看起來那個水手他定然認識蛇尾港所在將秀姐姐攢下來他逕自向那裏走了這條命一定送在海裏又回頭問道這會子我們可能想法子弄一只划船來將我們渡到大船上我們自然重重酬謝那老者笑道容易容易我們魚船是有的停會子等他們大家起身時候我替少爺們去預備清晨海風很大太太們還是到屋裏去坐一會兒不妨方氏皺着眉說道看這般水勢浩大不知我們那隻船可能依舊泊在海心裏萬一託天庇佑你父親安然無恙將來我親手替天妃娘娘繡一件錦袍來還我心願說着那眼眶裏已不由的流下滿臉淚來郝龍站在一旁低低向趙狂說道那一隻破船我能發誓保他不能在海面上延挨兩個時辰此時劉老爺倒好向水晶宮裏赴宴去了可憐太太還在這裏許愿呢這時候大家在老者屋裏不曾坐了一工夫果然那個老者已在村裏雇了一隻漁船過來言明了送至大船賞他會

們十塊洋錢。方氏連連答應。於是都來至岸邊。大家紛紛上了漁船。幸喜風平浪靜。雙槳如飛。不一會已趕至他們泊船所在。大家只叫得一聲苦。誰知那隻大船已沒有蹤跡。却好還剩了三支桅桿。微微露在水面上。隨波蕩漾。方氏同秀珊小姐都大哭起來。方氏哭了一會。竄身便向海中跳去。說時遲。那時快。早被秀珊小姐一把抱住。哭道：父親生死未卜。母親不趕緊設法打撈。父親屍身轉想將我們兄妹拋在此處。母親既死。我們如何得活。說罷。益發嚎啕大哭。方鈞同趙珏也含淚在一旁勸慰。方氏思量他女兒的話也很有理。只得定了。一會喘息哭道：這小小漁船料想也無濟於事。我們只好重行上岸。再來料理這船上的事件。早知如此。昨夜硬逼着你的父親一齊下船。倒也罷了。偏生他堅執不肯。這不是氣數使然。叫我也没話可說。說罷又哭。郝龍當時便催着漁船上那個舵夫。將船依然盪至白沙灘前。那個老者得了此信。也替方氏他們扼腕便出了一個主意。等待當晚潮水退去的時。

候多雇了些夫役泅水到那隻大船上。只見船裏橫七豎八的有好多尸首。一把來運置岸上。方氏同女兒細細檢點了。一會只不見劉金奎的屍身。便連水手人數也不齊全也。不知被海水冲去也不知道是遇救更生方氏又哭了一場。命人將所有尸首草草埋葬了。復行將所有的箱籠物件是存在船裏的都一一運來。幸喜損失尙不甚鉅。在白沙灘住了一日。第二天便從陸路上僱了車子。依然趕到蛇尾港口。另雇了一只海船。向北京進發。趙珏本擬將在路遇險的事先行打一電報回家。誰知蛇尾港又是個冷僻所在。沒有電報局所。只得罷了。且按下不表。最可笑的當趙珏他們驚濤駭浪之天正賽姑玉輞香溫之日。原來這時候已去中秋。不遠。趙瑜自從他哥姍姐同學算來。已是。一月有餘了。幾次邀姐姐到舍間盤桓。盤桓姐姐都是同我推三阻四。我知道姐姐的用心不過因為我哥哥在家諸事均覺得有些。

不便如今姐姐是再沒有推辭了中秋之約千萬不可再辜負我的意思賽姑笑道呸你哥子在家不在家與我有甚麼相干我不肯到你那裏去走動的影兒他就同我的母親他們鬧起來論這中秋却是個佳節等我向祖母跟前說明白了這一晚定然到府上去賞月你給我預備着罷只是有一層須得叮囑你祖母如若能准許我出來我自然會來若是不來你這裏也不必着人去請我請我也無益趙瑜連連答應果然到了中秋這一天自己稟明了母親說是林家小姐要到我們這裏賞月還須得預備些酒菜菓品他母親聽了也自歡喜隨卽命廚房裏辦了一桌筵席上燈之後將所有的燈彩全行點得通明偏生那一輪皓月格外光輝燦爛照得庭宇彷彿浸在水裏一般一直到晚膳以後纔聽見外間通報林家小姐乘着轎子到了趙瑜盈盈含笑一直迎至階下只見賽姑打扮得異常嬌艷婷婷嫋嫋分花

拂柳而來身邊只帶了一個小婢趙瑜一把扯着賽姑的粉腕笑道姐姐怎來得這般遲慢幾乎將我盼望死了我又愁你不來真個又不敢着人去奉請賽姑笑道你還嫌我遲呢我是久經要向你這邊來了祖母那肯答應他老人家說這中秋佳節必須一家子團圓坐在一處吃酒就是出去逛逛也須等待晚膳之後我心裏想着難得他老人家不曾阻攔我便是萬幸萬一再忙着要走觸惱他老人家再不許我出門那可糟了蛋了不怕你笑我那裏是在家裏吃酒只是挨命趙瑜點頭笑道也難怪姐姐趕快請進來坐生人便有些羞怯怯的改一天再拜見伯母可使得使不得趙瑜笑道我的罷家母此時還在後進裏等候姐姐去見一見賽姑粉臉一紅笑道我見了他母親又不是父親你怕他則甚他不過要瞧瞧姐姐究竟生得怎樣標緻罷他母親笑道難得林小姐肯光降寒舍真是榮幸我們也不必客套彼此行咧賽姑格外羞愧又禁不住趙瑜強迫着一直將自己讓到上房裏早聽見

個常禮罷。此時趙瑜站在賽姑背後，便笑着推他上去見禮。賽姑扭股糖似的一步一挨方纔走至湛氏面前，道了一個萬福。臉上又通紅起來，將旁邊侍立的那些僕婢都引得掩口而笑。湛氏重行將賽姑的手握着細細看，臉上端詳无自嘆賞不置。又回頭問着那幾個僕婢笑道：「你們大家瞧瞧，這位小姐比我們家裏的小姐誰長得俊？」僕婢們笑道：「這兩位小姐站在一處，相似一對花枝兒。我們看在眼睛裏，只覺得光彩四射。那裏還能夠替他分出高下來呢？」湛氏笑得只不住的點頭。又問賽姑家裏有幾多人住，幾多房屋。你的祖太太定然將你看待得寶貝似的。這也不怪你們老太太。就是我們今日初會，倒有些離開不得。你們姊妹們難得在一處兒讀書，以後千萬常常到我們這裏走走，不要生分才好。」賽姑十句話之中約莫也含糊答應了四五句，只是局局促促的講一句言語，臉上便是一紅。湛氏知道他羞怯，生人遂笑了。笑說：「瑜兒，你同林小姐去到前面坐罷。恕我不來奉陪了。」他

趙瑜知道他母親的用意，接着就將賽姑一扯說我已經將右邊那座小花廳收拾好了，我們便在這地方飲酒賞月。賽姑便笑盈盈的跟着趙瑜走至花廳上面，彼此分賓主坐下吃了兩杯茶。趙瑜站起來讓賽姑入席，賽姑將雙蛾蹙得一蹙，笑道：在家裏已經吃得飽了，此時怎生再吃下去？其實我這份同你兩人清談最好。趙瑜笑道：誰不知道姐姐家是山珍海錯，我們這份主人便是辦出筵席也算不得供客。姐姐賞個臉，便吃一杯酒也使得。說着又嘆噓一笑。此時賽姑業已入座，也笑道：你笑甚麼？趙瑜笑道：我笑姐姐將要客氣，道不得個在家吃飽了不肯相擾。賽姑笑道：好呀！你今日簡直不是請我吃酒，是將我喚得來給你取樂兒。你這人刻薄還了得！我此時便回家去，趙瑜笑道：姐姐就待我這一次罷，下次再說這樣話。刻薄姐姐姐姐，再惱家約在後面入席之後，趙瑜又分付僕婢們將賽姑帶來的那個小婢約在後面。

去用膳。林公館的轎夫門房裏有爺們照料着叫他們在此稍待片刻。這裏趙瑜便一杯一杯的勸賽姑飲酒。賽姑是輕易不得出門此番也覺得十分高興也就同趙瑜高談闊論起來。此時趙瑜一心記掛着他哥子囑付的話常常拿些話去引逗他。（論趙瑜的芳心方謂替哥哥出力誰知轉爲自己出力天下事固非人所逆料）便又提到趙珏。此時已抵北京想他客邸中秋斷然及不得我們快樂賽姑方端着酒杯子細細瞧那月色聽見趙瑜說到這裏也笑道你猜北邊那個涼月兒是否同我們這南邊涼月兒一樣。趙瑜笑道普天之下那裏會有兩個涼月兒。北方與南方地勢雖然不同。至於涼月兒定然是彼此公共的姐姐看我這話猜得錯不錯。賽姑笑道你自然猜錯了。若說兩邊都公共這一個涼月兒如何我們此處只看見涼月不看見你家哥哥。趙瑜笑道姐姐又來講獸話了。涼月兒在天上我們所以看得見。哥哥他們在地上如何會看得見呢。賽姑正色道這話我真個不明白哩。

着說人。在。地。上。便。該。看。不。見。試。問。適。纔。我。同。你。在。屋。裏。的。時。候。如。何。只。看。見。
你。又。看。不。見。涼。月。（玄。之。又。玄。愈。玄。愈。妙。持。此。求。道。可。以。大。澈。大。悟。謂。賽。姑。
癡。者。乃。真。大。癡。也。哉。）趙。瑜。被。個。問。得。沒。話。可。答。只。是。呆。呆。的。望。着。賽。姑。發。
笑。賽。姑。覺。得。大。樂。起。來。笑。道。你。可。被。我。問。住。了。你。既。然。回。答。不。出。須。罰。三。大。杯。
杯。酒。我。纔。饒。你。趙。瑜。笑。得。用。纖。手。接。着。杯。子。說。好。姐。姐。饒。了。妹。子。罷。三。大。杯。
委。實。吃。不。下。去。賽。姑。用。手。將。他。手。奪。過。去。說。饒。便。饒。你。喝。一。杯。想。還。使。得。於。
是。催。着。旁。邊。侍。婢。斟。一。杯。酒。勸。着。趙。瑜。喝。乾。自。家。也。喝。一。杯。用。手。羞。着。
他。說。道。虧。你。連。三。杯。酒。都。吃。不。下。去。還。在。這。裏。同。我。講。故。典。兒。你不。信。瞧。我。
吃。三。杯。酒。你。看。說。着。果。然。又。吃了。三。小。杯。賽。姑。這。時。候。已。是。臉。泛。紅。霞。十。分。
春。意。條。的。又。將。外。衫。卸。下。下。面。只。穿。了。一條。淡。紅。杏。雲。紗。小。腳。褲。兒。時。坐。時。
立。很。不。安。靜。趙。瑜。狡。猾。他。却。沒。有。醉。意。見。賽。姑。高。興。喜。飲。便。百。般。的。勸。他。吃。
酒。賽。姑。略。不。推。辭。他。又。不。喜。歡。吃。菜。只。順。手。取。些。菜。品。慢。慢。的。過。口。趙。瑜。又。

笑道。姐姐吃下酒去。越發標緻了。不怪我哥哥自從看見你後。一直眠思夢想。愛你不過。便是到北京去的時候。還叮囑我將他這意思告訴你。聽賽姑將粉頸一扭。笑道。奇呀。你哥哥愛我。則甚。他也是個人。我也是個人。愛我。則甚。（又重複一語。想見姑娘的醉容可掬。）趙瑜着喝道。他愛你。生得俊賽姑。笑道。呸。一個人生得俊些。便該叫人愛了。世間生得俊的。很多着呢。譬如妹妹不是一般。生得俊。你哥哥安見得就不愛你。光是愛我。趙瑜笑得用手握着兩邊耳朵。說道。越同你講。越講出不好來了。你再亂說看我來擰你。小嘴賽姑氣得鼓着兩個頸頰。冷笑道。不是我責備你。你也欺人太甚。若講道做女孩子。的不該。叫人愛。你就不該告訴我。說你哥哥愛我。你撫心想想看。你同他是嫡親兄妹。我只說了一句。愛你的話。你就生氣。他同我還不會會過面。就該派你說他愛我。（理直氣壯、又聰明、又嫵媚。趙小姐何以爲情。）說着。將面前一個酒杯子向外一推。站起身來說。我不同你廝纏了。我還得。

趕快回家去。誰知賽姑嘴裏雖這般說，不想剛剛站起來，那兩條腿好像畫符似的，只管在地下打幌。重又嫣然笑起來，喃喃低語說道：並不曾多吃酒，着他肩膀說。姐姐還是坐下來歇一歇。你若是不能吃酒，我就分付他們開飯罷。賽姑趁勢重向椅上一歇，笑道：「飯倒很可以不用。你若是捨得給酒，給我吃，我再吃一罐子酒也不妨。」一面說，一面早伏在椅背子上，顛頭播腦的思量，要睡。趙瑜暗暗好笑，用手將他推得一推，說：「酒還多着呢。姐姐怎生倒渴睡起來？」明日又該笑我慳吝，藏著酒不許你吃了。賽姑閉着眼睛，將頭搖了搖，含糊說道：「你好生替我斟酒停會子看我喝，給你瞧。」此時站在屋裏的那些僕婦悄悄告訴趙瑜，說林小姐很有醉意了，萬萬不可勸他再吃。若是再勉強他喝得一杯兩杯，包管連轎子都不能穩坐，不如就此散了。林小姐歇了一歇，轉回他自家公館。趙瑜點了點頭，便命一個僕婦好讓。

去攬扶賽姑那個僕婦走得近前將賽姑粉臂輕輕扯住不意賽姑身子一
的看着發笑大家正鬧着湛氏已從屏風後面走出來見這光景忙笑着說
道你們還不快將林小姐放下來讓他睡一睡他是醉了的人再加着你們一
手八脚將賽姑放在廳側一張大理石的睡榻上再看賽姑已是鼻息沈沈
鼾呼不醒帶來的那個小婢已知道他小姐醉了忙忙的吃了飯赶着出
來伺候依他的意思就想將賽姑攬扶上轎抬回去好卸他的責任湛氏笑
道你家小姐醉成這個模樣如何還能讓他坐上轎子萬一再從轎子裏跌
出來我們將來也對不住你們家裏老太太同兩位少奶奶在我斟酌辦法
說我不如你帶着轎夫徑自回去也不須告訴少奶奶他們說小姐酒吃醉了只
說我留小姐在此間住一夜明日我這裏打發轎子送小姐轉回公館我家

少爺已往北京家裏並沒有男孩子。料想小姐便在這裏下榻也沒有什麼不便。那個小婢正沒做理會聽湛氏這般分付也只好答應着真個同外間幾個轎夫將一乘空轎子抬去了。湛氏又埋怨道畢竟你們全是小孩兒家脾氣怎生就容他醉成這個模樣兒若是被他家母親們知道還要議論我不來拘束你們將他醉壞了看你可過意得去。趙瑜笑着辨道娘又來怪我了我又不曾勸他吃酒他高興起來只顧一杯一杯的望肚裏灌難不成我做主人的轉攏着人家不許吃酒豈不是又要怪我沒有敬客的道理湛氏笑了笑又望着賽姑嘆道一個女孩兒家初次到人家來走動便醉成這樣兒簡直脫了女孩子體態了怕醜些的少爺們還沒有他這般洒落呢睡在這裏怕他受了涼氣夜色已深了橫堅你們兩家頭最是親愛不過我暫且在廳上看視着他你快到你臥室裏去收拾收拾叫他們扶着到你的床上睡上罷（雖無媒妁之言已有父母之命瑜姑娘其奈之何）趙

瑜笑道：我的床上也沒有甚麼收拾，你們就扶他去睡。但是一件若是他嘔吐起來那時候我可不依說着便又笑了此處僕婦們已將賽姑輕輕扶起。大家簇擁着向趙瑜房裏走來。滿氏同趙瑜便跟在後面好在新秋天氣冰簾初涼。賽姑和衣睡在一邊。趙瑜伸手扯過一幅羅衾替他輕輕掩覆好了。僕婦們安置妥帖。將房門替他們掩好各自出去料理花廳上殘席。趙瑜自己飲了半鍾苦茗。移燈近前。向賽姑臉上照了一照。只見他雙頰微酡。酒渦微笑。低低喚了他兩聲。只不見他醒轉。其時已有三更時分。自家也覺得困倦。非常坐在床邊上。換了睡鞋。將外面大衣服卸了。只着了一身小衫褲。兒便向賽姑脚邊一睡。無奈床上祇有一幅衾被。於是拖了半幅掩在自己身上。失眠的人翻來覆去。好一會都睡不沈重。一直聽見自鳴鐘敲到四下。覺得賽姑一個翻身。猛的將一隻小腿搭在自己胸腹上。又不忍去驚動他。

只得忍耐着不肯移動。捱了半晌，又聽見賽姑櫻口裏微微噏得聲響。趙瑜想茶吃不得，已將他的腿輕輕移過一邊，坐起身來，使勁將賽姑搖了搖。低低問道：「姐姐吃茶不吃？」此時賽姑酒已略醒，聽見有人問他吃茶，忙點頭說道：「你們有茶倒給我一鍾。」我心裏覺得熱得很，趙瑜慌忙又跳下床，拿着茶鍾向壺裏倒了半盞，重又坐向賽姑身邊，一手將他粉頸扶得起來，一手端着茶遞向他嘴裏。賽姑一口氣將茶喝完，搖搖頭說了一句：「不喝了。」說畢，重又倒下。此時却再也睡不沈，着在帳子裏仔細瞧了瞧，含含糊糊的問道：「我睡的是甚麼地方？」我記得我床上掛的是淡青秋羅帳子，如何却換了青花洋紗的了？適纔倒茶給我喝的，他又是誰？趙瑜抿着嘴笑道：「虧姐姐素來聰明，怎生連昨夜裏事跡都醉得忘記了？我勸姐姐少吃兩杯，你又不肯。如今倒好，賴着睡在人床上，又要人倒茶給你吃，看你明天羞也不羞？」賽姑果然依稀想起，昨夜在趙瑜家裏吃酒，如今竟不曾回去這還。

了得沈吟了半晌倏的要坐起來只是渾身困倦一點力氣都沒有趙瑜按着着他笑道時候還早呢你忙着起身做甚一發再睡一會可憐我被姐姐鬧到此刻眼睛還不會閉一閉有話明天再講不遲賽姑笑道話倒沒有甚麼可講只是我此刻酒是醒了睡在別人床上怪害怕的心裏總覺得有些笑的跳趙瑜笑道姐姐在家裏睡覺難道也有人陪你不成此刻又放刁起來你儘管定神去睡床上還有我在這裏呢賽姑笑道我心裏真個跳得利害你不信伸手來摸摸我看好妹妹我們並在一個枕頭上睡罷趙瑜笑道天氣怪暖的還是兩個人分頭睡的好你也不是個小孩子難不成還想睡在人懷裏賽姑笑道這是甚麼時候了那裏會暖我不依我偏要你同我一頭睡趙瑜被他纏得沒法只得將身子挪了挪便睡在賽姑外邊笑道天色一會兒就得亮了大家還得靜靜兒養一養神說着依舊拖了半床錦被覆在身上賽姑此時只管有一搭沒一搭拿話來逗着趙瑜談笑趙瑜不理他

彎過一隻粉臂，蒙着臉粧睡。賽姑趁勢便伸手向他兩腋底下亂撓。趙瑜禁不住觸癢，忙用手攔着笑得格格的又廝纏了好一會功夫。後來還是趙瑜着起急來，含嗔說道：姐姐你再也沒有良心！你上半夜睡得像死人一般，別人爲你忙得十分辛苦。如今你是酣睡足了，更不體貼人，還鬧得不許人睡。賽姑方纔住了手，彼此安靜睡去。也不知睡到甚麼時候，再不肯醒，且說湛氏很不放心。賽姑深愁他醉壞了身子，甫及清晨，他就悄悄出了房門，走過趙瑜他們這邊來，看見桌上的殘燈，猶自一閃一閃的，不曾全熄。輕輕的向他們床上一看，好笑。那一床錦被全行拖在地板上面。他女兒上邊裏衣已鬆了一半，鈕扣粉紅肚兜緊緊的束抹胸口。賽姑一隻皓腕把來勾着。趙瑜預兩個人臉對臉廝擁着睡得十分酣適。湛氏笑了笑，低低說道：大清早起，很有股涼氣，怎生連一床被也不蓋？嚴密了，凍着不是要的一面。說一面伸手將地上的被輕輕抱起來，向他們兩人身上一搭。然後吹滅了燈，走

得出房重行將房門替他們掩好……再表中秋這一天賽姑同他祖母要求到趙家去赴約林氏在先那裏肯答應後來被賽姑纏得沒法又知道趙瑜同他在一處讀書彼此情好甚密至於他哥子趙玉又不在家裏方纔應允賽姑出門之後林氏便不時的催着家人們去接他回來書雲小姐覺得賽姑出去沒有一會兒不見得趙家太太就肯放他回家且管答應着却不曾分付人去起更後林氏打熬不住便自收拾進房去睡書雲小姐便同舜華玉青他們泡了好茶大家坐在檻底下玩月過了一會書雲小小覺得的那個侍婢已經走入內室便將小姐如何醉酒他家太太如何留着他。在那裏住宿的話詳細說了一遍書雲小姐聽畢不由異常着急向那個侍婢罵道糊塗東西小姐不是有現成帶去的轎子便是醉了也該抬着他回來。你幾時看見小姐曾經在別人家住過宿的老太太明天知道了怕不揭你

的精皮。你替我還不趕快滾出去。分付轎夫們重行接小姐轉回公館。舜華在旁攔着笑道。既是他家太太留着賽兒。料想重行去接也不濟事。不如過了這一夜。明天再接他。也不爲遲。書雲小姐又急道。你這話也說得糊塗了。我請問你賽兒。他畢竟是女孩子。不是萬一那邊太太再讓他同他家瑜小姐睡在一處。再弄出笑話來。如何是好？這幾句話果然說得舜華也是發笑。玉青在旁笑說道。大少奶奶這話固然慮得不錯。但是在我看起來。我一家家賽小姐。任是同他家小姐睡在一處。不至有別的甚麼尷尬。賽小姐平時還是。一團孩子氣似的天真爛漫。甚麼事他都不過說到此。又嘆嘆笑了。笑舜華笑道。你笑甚麼？玉青笑道。我笑我們家裏賽小姐委實算是天真爛漫。但怕那位瑜小姐知識初開。一般會不肯天真爛漫起來。這其中的情事。我就不敢替他們說。這託大的話了。說着格格的笑個不住。舜華向他啐了一口。笑罵道。你沒的折了人家小姐身分罷。瑜小姐果然知道他是男孩子。包

你嚇得要怪哭起來。難道他就肯公然同賽兒做出別的故事？你既然能說出這樣的話，可想你的爲人大約從小兒有他們這樣年紀不知怎樣，便成篇累套的批駁起人來，簡直將我說成一個不堪的人物。不瞒二少奶奶說，當初我雖然吃這碗把勢飯，却也長到十七歲上方纔和一個客人相識。一次第二次可就遇見我們老爺了。書雲小姐笑道：「你們不用在這裏亂嚼舌頭罷。倒是賽兒在人家過宿的這件事，大家還須得隱瞞着，不用說是老太太知道他老人家若是知道了，包管連我們做母親的都應該擔着。」老太太也知道他老人家若是知道了，包管連我們做母親的都應該擔着。是舜華點點頭，便分付那些僕婢們在老太太面前不可提及賽小姐。不曾答應了三個人，又坐了一會，方才起身各自進房安寢。書雲小姐心裏很懸挂，這事第二天清晨起來便催着外邊家人打轎子去接小姐。轎夫將轎子抬挂答應了。

至趙府裏邊傳話出來命他們稍等一等說是兩位小姐剛在房裏梳洗還不曾用過早點原來趙瑜早間一覺睡醒已見窗子外面杲杲日影隔着綠紗透映進來剛待坐起身子却被賽姑粉腕緊緊摟着不能移動忙用手將賽姑推得一推賽姑驚醒了兀自揉了揉眼睛笑問道這有甚麼時候了我覺得依舊疲困得很你何妨再同我多睡一會兒趙瑜笑道你還問甚麼時候呢敢怕離午膳不遠姐姐要睡便一人去睡我是要失陪了說着便坐起在床將衣衫上的鈕扣重行整理嚴密跳下床來洗手賽姑也覺得好笑隨卽也就起來這個當兒已有僕婢們送進茶水彼此對着鏡子再掠雲鬢重匀翠黛談談笑笑收拾完畢趙瑜笑携着賽姑的手說我們到母親那裏去走不要累他老人家不放心你賽姑笑道適才他們說接我的轎子已經來了好一會見過伯母我却要趕着回家趙瑜笑道姐姐休得着急大約母親總須留姐姐在此用了午膳呢說着已走入後進趙瑜一眼已看見他

母親坐在房門外面手裏不知捧的甚麼一邊看着一邊禁不住兩行粉淚簌簌的直往下流哽咽得十分難受趙瑜同賽姑各吃了一驚正猜不出甚麼緣故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海舶遇險此其中蓋有天焉一以見劉金奎之悔諫適足自墮其身一以見趙珏之救人適以保全其婦至秋燕之嫁郝隆於書中開篇時略一表見幾疑其與全書人物無甚關係乃忽於此一回中無意遭逢趙珏方鈞等人才知灰綫草蛇其極不經意處正其慘淡結構處非浪費筆墨者可

比

海潮雖落莽莽大洋固猶是也以數書生數婦女跋涉其間讀之真使人目眩神駭

中秋佳節杯酒清談賽姑忽與趙瑜同衾共枕香溫玉軟中仍不失爛漫天真之趣落想之高用筆之潔吾無間然

趙珏一意想娶賽姑百計千方而不知適爲阿妹作傀儡然則少年子弟對於嬌好女郎慎勿偶涉遐想哉重讀一過爲之忍俊不禁

原評

作小說者須於熱鬧處仍一絲不亂方爲能手此回寫孤舟遇險覺駭浪驚濤歷歷在目其事何等忙迫然船中諸人神情舉止依舊各合分寸文

心之細文筆之妙蔑以加矣

劉金奎剛愎自用活是一個粗鹵武人然頗有幾分爽直可愛處較諸今日一般混世魔王恣睢暴戾者又自不同

劉秀珊之於趙珏本已一見傾心況又患難相逢鍾建貢我於是一往情深固結不解特是趙珏胸中方有一林賽姑在便覺落花有意流水無心未免辜負美人厚愛耳

春生錦被事極香艷却只淡淡著筆不涉猥亵是極力顧全趙瑜身分處

第九回 傷時局狂歌當哭 感家難發憤從戎

這時候湛氏一看見趙瑜同賽姑携手入內含淚說道瑜兒瑜兒你們做女孩子的。一般安坐在家裏享庭幃之樂外間甚麼驚險都飛不到你們頭上來這是何等的福分你們還貪心不足常常埋怨困守閨門不及男兒志在千里如今像你哥哥果然是千里萬里的出門去了誰想他幾乎將命送掉在海裏我此時越想起來越捨不得他……說着便將手裏拿的那封信函擲在趙瑜面前趙瑜大爲驚詫忙接過來仔細的從頭至尾瞧了一遍方才曉得他哥哥趙玗在蛇尾港那裏遭了覆舟的慘禍如今且喜安然無恙已抵北京這信便是從北京發來的忙陪着笑臉安慰他母親說道吉人天相幸虧哥哥他們見機得早逕自冒險登岸母親聽見須替他們喜歡何必不好的湛氏道我豈不知道這個緣故只是回想起來令人害怕當初你哥哥不

本不願意赴京是我硬行逼他出去的若是果然有個長短你叫我怎生對得住他這事已經過去我們也不談了隨後你須替我寫一封回信給他命他在京城裏各事保重但凡遇着危險的地方千萬不可大意否則寧可就叫他趕緊回家也好我經這一嚇也不想他幹甚麼功名富貴了我們娘兒們廝守在一處便是喝一碗粥兒度日也是願意的……母女兩人正在那裏絮絮談論賽姑又不好進前攬話只低着頭站在一旁還是湛氏笑着站起來說道我真個被玉兒這件事嚇昏了怎麼林小姐在這裏也不知讓人家坐地你看我糊塗也罷了瑜兒也不提醒我一句趙瑜笑道我同姐姐是不拘禮的他這一雙大腳便多站一會正不妨事母親難道還怕得罪了他他他們笑話我連一頓午飯都捨不得留小姐在這裏吃賽姑笑道伯母說那太太呀他

(宛然小夫婦口角妙絕)

賽姑趁勢便上前向湛氏告辭湛氏笑道哎

了他

林小姐真是惱了我了怎生清早起就忙着回公館去還要被令堂太太呀他

們笑話我連一頓午飯都捨不得留小姐在這裏吃賽姑笑道伯母說那太太呀他

裏話委實昨兒夜裏在這邊下榻。祖母定然十分懸念，怕還要抱怨家母。他們所以趕在此刻就打發轎子來接姪女。好在我同瑜妹妹是朝夕不離，無論甚麼時候總可以過來替伯母請安。今日還是讓姪女趕快回家的好。湛氏望着趙瑜笑道：「你的意思如何？」趙瑜笑道：「姐姐適才的話倒很有理。他那位祖太太的古怪脾氣與人不同。姐姐也常告訴過我的，在我看不如此時就讓姐姐回去省得將他祖太太觸惱了。將來真個再不許姐姐同我們往來那才坑死人呢！」湛氏點點頭。母女兩人便一直將賽姑送至二門口看他好好坐上轎子，然後轉回內室。賽姑回去時候却好。林氏剛剛起身，便笑問：「賽姑昨夜是幾時回來的？」賽姑信口支吾了兩句，也就罷了。轉是書雲小姐覺得有些羞人答答的，不好往下問。只分付他以後不許再同趙瑜睡在一處。賽姑便答應了他。

自此以後賽姑雖也同趙瑜常常往來只是一到晚間家裏都趕着叫他回天津在天津也不會多耽擱隨卽改乘赴京火車不多時候那座巍巍京都已在火車窗子裏一閃一閃的看入眼底方氏念及夫君身死此次來投奔親戚覺得另有一番感慨在車裏不由紛紛落淚還是秀珊小姐不時的在旁邊勸解火車停駛搭客紛紛下車早已有許多腳夫圍在車站鐵棚外邊招呼着替他們搬運行李方鈞同郝龍押着人將行李送到了棚外那些挑了兩乘轎子給方氏同秀珊小姐乘坐幸喜方鈞父親住的房子離城門才下了不雇挑的你搶我奪都扎縛好了繩索方鈞當時指點他們明白地址然後又雇挑遠只須進了城越過兩條大街早就到了方氏他們轎子先抵其處才下了不雇例的轎轉把方氏母女嚇得呆了原來方家門首高高的搭着喪棚兩扇大門上却坐了兩個家人一見了他們行李問起來知是姑一了不雇

太太的家眷由南邊而來不敢怠慢忙着上前料理一切又搶進幾步彎了一隻腿向方氏請安方氏抖得戰戰的含淚問道你們老爺想是無恙這這這喪事是替替替誰辦的如何我我們連一點影子都不知道有個年紀大些的家人垂手稟道我們太太歸了天了昨天纔過首七老爺在前曾接到姑太太來京的電報所以不曾給信給姑太太那邊我們少爺呢想同姑太太一齊抵京了方氏聽到此處不禁淚如雨下更不說甚麼扶着秀珊小小姐蹣跚的望裏面走前面有家人引導着一直引入後室這時候方鈞已偕着劉鏞趙珏郝龍紛紛都到方鈞見門外這種情形驚駭正不消說得一眼又瞧見牆門上懸的訃狀方纔曉得他母親業已身故登時哭倒在地趙珏忙着他扶他起來大家擁入大廳上面家人們慌得七手八脚一面拿錢打發挑夫一面檢點行李什物方鈞匍匐跑入後進到他母親靈柩之旁伏地大哭方氏同秀珊也在靈幃裏哀哀欲絕只有劉鏞呆呆的站着不動

方氏哭了一會。有幾個女僕送上手巾給他們。母女擦臉。方氏方纔含淚問道老爺。此時想是在部裏辦事呢。我們到此也該送個信給他。若是部裏沒有多事。請他早些回來談談。你們不知道姑老爺在海面上遇着險也。身故了。如今看起來真可算得六親同運。又叫做福無雙至。禍不單行。說着又哭。方鈞哭畢之後。便問家人們太太染的甚麼病症。以至不起。說着又掉頭向方氏說道。這也奇怪。計算我母親死的日期。就是姑丈在海裏遇險的日期。他們兩位老人家同在這一天身故。這是打那裏說起呢。家人們說道。我們太太不過在幾天前頭得了一個秋邪症候。覺得有些胸腹飽悶。寒熱往來。老爺忙着延醫診治。已是不及不曾延到五天上。就歸了天了。老爺此時不知道可還在部裏。不在小的已分付人去請老爺去了。姑太太同少爺的臥榻安置在甚麼地方。低頭還坐着。兩位生客請少爺的示。他們的臥榻安置在甚麼地方。

還是去住旅館。方鈞道：「那一位是我在福建同學的趙少爺，你將他的行李鋪設在外邊書房裏同姑太太家裏少爺床舖擱在一處。那個姓郝的最好，你們將他邀約到門房裏安置罷。這人是附搭我們的海船來京謀幹事體的；那個家人連連答應在外布置了一會重又跑進來有一搭沒一搭的同方氏他們講話。方氏便問道：近來老爺同太太過得還好？太太這老爺想是傷心到極頂了。一個公館裏沒有一位太太料理一切，叫老爺一死太不能說是不好。近年却是同太太當時有些雞爭鴨鬥的沒有三五個日子，不同太太吵鬧一場。太太這回病症本不至驟然身死，只是據醫生他們太背後談論說太太素氣惱傷肝人已衰弱極了，所以禁不得一場風寒毛病，便自溘然長逝。方氏驚訝道：怎生老爺忽然變了一種脾氣……方氏話還未完，先前到部裏去請老爺的那個家人業已忽回來走到上房說道：

咦老爺呢如何此刻還不曾回公館先前在裏面同方氏講話的那個家人有了幾歲年紀便拿着老家人的身分向回來的那個家人罵道你們看這廝不是活活見鬼麼是你到部裏去請老爺的如何這一會兒轉來問我那個家人笑道我一口氣跑至部裏門房裏當差的回說老爺在內辦着公事那一時不得分身我便將公館裏姑太太抵京的話說了一遍請他們替我進去回一回果然過了一會老爺已匆匆出來還問了我兩句話跨上轎子如飛的抬着就走我一逕跟着回家那裏想到老爺並不會回公館呢那個老家人皺了皺眉頭說道你是個積伶的不會到金厲那裏走一趟須防着老爺又在那裏耽擱住了也未可知那個家人將舌頭一伸笑道你說這個老是個巧話兒不是給苦頭給我吃老爺不分付我們到金厲伺候那個還敢冒着輕失失跑到那裏挨罵：：兩個人正在一旁講話方氏禁不住笑問道這金厲甚麼地方老爺去得你們怎生便去不得那道老人冷笑這句

話說來長着呢。姑太太是知道的老爺今年也有五十多歲的人了。起先論老爺的爲人真是言笑不苟矩步規行聽見人家尋常子弟們狂嫖濫賭他老人家當面不罵背後總要議論人家一個大大不是該因是前世裏的孽緣有一天財政部秘書卜老爺過四十大慶請老爺在他公館裏吃酒大家這一晚都鬧着叫局便有別的老爺替我們老爺硬生生的叫了一個姑娘名字叫做小賽金年紀已有二十開外的人了當晚同老爺便很談得入港趕着老爺請他到自家腐裏走走老爺偏生就愛上他了隔不了幾天就去小賽金那裏走一趟以後走得熱鬧起來甚麼叫局呀碰和呀鬧得一塌糊塗初時還瞞着太太後來被太太查察出來同老爺鬧了好幾場這一鬧開了花兒老爺轉明目張胆連太太也不怕了老爺常常對着人誣這小賽金便思量嫁給老爺做在一處才好又說甚麼如魚似水如膠似漆如糖似蜜小賽金便

老。婆。在。老。爺。也。巴。不。得。這。樣。辦。呢。只。是。干。礙。着。太。太。怕。太。太。不。好。講。話。我。適。
意。乾。嚎。了。幾。聲。還。不。曾。到。收。殮。老。爺。早。坐。着。轎。子。跑。到。小。賽。金。那。裏。報。喜。信。
去。了。小。的。敢。說。句。放。肆。的。話。老。爺。自。從。結。識。了。這。個。小。賽。金。太。太。死。了。尙。且。
不。顧。他。雖。然。聽。見。今。日。姑。太。太。到。京。那。裏。還。肯。當。做。一。件。大。事。定。然。不。回。公。
館。又。是。到。金。厲。那。裏。開。心。所。以。我。問。我。們。這。個。兄。弟。爲。何。不。到。金。厲。那。邊。去。
打。探。打。探。呢。（方浣岳以前事跡，便輕輕借家人口中補出，是文家省筆之
法）方氏聽到此處不由蛾眉倒剔氣憤憤的望着秀珊，冷笑道：「秀兒，你聽。
旁聽着想起他母親受的委屈，儘管用手搵着臉哭泣。方氏又問道：「你們老
爺他身體素來孱弱如今想是結實了不然道不得在外邊這般胡鬧那個。

家人冷笑道老爺身體結實得很呢我說了姑太太還不肯信停會子姑太太便可會見我們老爺了他老人家那顆腦袋扯着謊說大約幾乎要彎到小肚子邊喉嚨是終日吼嘍吼嘍的頑痰作响人多疑惑他肺管裏拽着大鋸子這還罷了……說到此又將秀珊小姐望了望笑道小姐在此我也不敢胡說在小的們愚見老爺倒是安心靜養還可以保得住多在部裏混幾年等我們大少爺成立了將來娶一房少奶奶讓他老人家享幾年清福多少是好萬一像這樣胡鬧將身子淘碌壞了哼哼他老人家也不用忙着娶姨太太罷倒好要趕着太太一路去做伴了姑太太看小的這話可是不是方氏道你這話說得很有道理難得我這一番到京憑我的本領來勸你們老爺回心轉意那個家人拍手笑道真個好姑太太若是將老爺勸醒了要算老爺的造化……還待再往下說已聽見外間轎夫喊着老爺回來了方氏同秀珊都站起來向外迎接方鈞也跟着下了台階早見方浣岳一拐

拐的走入天井裏。身後跟着一個小廝。方氏笑道：「哥哥這早晚纔回將妹子。」
们都盼望死了。浣岳伸手將眼睛揉了揉，抬頭望着方氏。笑道：「是幾時到京的？」
我們倒有十多年不曾相見。這就是甥女秀姑。出落得怪好。當時秀珊小
姐同方鈞便都上前磕下頭去行禮。浣岳將身子欠了欠，說：「生受你們一路。
辛苦太來歎一歎罷。」才打從廳上進來看見外甥還同一位小少爺兒。
坐在那裏這少爺畢竟是誰？方鈞遂將趙珏一齊到京的話告訴了又說到
姑夫在海船上遇風，身故。那方氏不由又淚如雨下，哽咽得不能開口。浣岳
笑道：「我計算你們行程日期，原該早到此。不料在路上又出了這樣岔事。
那就不好怪你們耽擱這好些日子。（不痛劉金奎之身死，轉絮絮說此等閒
話，一笑字如見其人。）方氏接着說道：「家門不幸，你妹婿又舍我而去，伶仃
子女尚未成立。這一來轉要累着大哥了。」浣岳從喉嚨裏佯咳了兩聲，冷冷
說道：「妹丈雖沒你們家資，尙還富厚。覆舟時候不曾損失甚麼什物麼？」方氏

嘆道：第二天也曾雇着人向船裏尋獲什物，所幸幾個箱籠雖然被水浸濕，裏面尙是文風不動。但是家中所需用的一切器具俱已喪失，無餘。他父親的意思便在早晚請大哥這裏派幾個家人在京城替我們租一處公館，權且安住下來。少不得還要替他父親設一靈位，好讓我們娘兒居喪挂孝。大爺看我這話可是不是，是浣岳遲疑了半晌，方才緩緩的說道：論理呢，妹子此番到京便可，在愚兄這裏同住，無奈你的弟媳靈柩未葬，不久還要忙着替他出殯……說到此又笑了笑，將兩邊肩頭一聳，說道：中饋無人外間朋友，們都勸我須得娶一房家小，所惜寓中房屋又不甚多，在勢不能留妹子同甥女。他們在此下榻……浣岳越說越覺得高興，用手擦了一會鼻頭，兩條腿好似得了三陰瘡疾一般，左右搖簸，得個無休無歇。方氏道：正是的呢，不料嫂子好端端的就一病身亡，想起來真叫人肝腸寸斷，適才到了公館裏。

我們母女還痛痛的哭了他。一場浣岳從鼻子裏哼了一聲。冷笑道。妹子真可算是多情了。一個人在世上橫豎遲早總是要死的。你那嫂子近年來的舉止動靜很覺得有些反常。我就料定他非享壽之道果然伸腿去了。反落得耳目清淨。虧妹妹還在此灑一掬無因的眼淚。豈非怪事。方氏聽他發出這種議論。心裏老大不以爲然。只是彼此初次相見。不好意思就起衝突。忍着一肚皮氣。勉強又問道。適才哥子說想要另娶一房。家小但不知是誰家的小姐。倒不嫌哥子年紀老邁。肯來續這已斷之絃。浣岳見有人問他這話。也不便告訴妹子等愚兄。一經擇了喜期。少不得都要請妹子過來吃酒。那時候妹子自然便會曉得。至於你譏誚我年紀老邁。似乎不配。五十。再大。七歲。糟。杯。我。話。却。又。不。然。我。記。得。我。今。年。是。屬。狗。的。不。過。才。得。五。十。大。歲。糟。杯。我。家。小。姐。這。話。却。又。不。然。我。記。得。我。今。年。是。屬。狗。的。不。過。才。得。五。十。大。歲。糟。杯。

得許多。他還左一個姬妾，右一個姨娘，鬧得如花如火。只要勢位高家資富，便是真老。也不老了。民國肇興，共和初建，一切行的新政，我都看不入眼裏。惟是這男女平權呀，自由結婚呀，是再文明不過。這便是你哥子醉心歐化的第一要件……說着，又掉轉臉向秀珊小姐笑道：甥女如今已長成這般大了，定然也該在學校裏閱歷過一番，做舅舅的還不曉得你對於這自由結婚上，可曾研究研究？若是將這種學術研究透了，除得你那令兄是同姓不婚，譬如我家這鈞兒，以及廳上坐的那位趙大少爺，你愛上那個，就願意嫁給那個，都不妨事。萬不可給你這個頑固老母拘束誤了你的終身……秀珊小姐初時看見他舅舅同他講話，不知道他要說甚麼，特地恭敬。秀珊站起來，敬聽。後來聽見浣岳說出這些不瘋不癲的話，直羞得面紅耳赤。忙掉轉了臉，幾乎急得要哭出聲來。引得旁邊僕婦們一齊都掩口而笑。方氏更忍不住，陡然放下臉色，向浣岳說道：你這人如何變成這般模樣了？滿口

裏不知胡說的是些甚麼。你外甥女兒已經這般大了。你不教導他幾句正經道理怎生同他說着這不顧廉恥的胡話。浣岳伸長了頸頸笑道：「哎呀，這難道就是不顧廉恥英法美德美許多堂堂大國那些貴胄小姐誰也不是這樣辦法怎麼到了你們這些頑固嘴裏又說成一個不顧廉恥了？」福建僻處海隅究竟不曾開通風氣。妹子你若是在我們北京多住幾年包你才曉得這些文明舉動是做女孩子的一生幸福呢。我還有一句話說出來你不怪我可惜你妹子今日已是年華老大若是早幾年妹夫死了你一般的可以明公正氣另行嫁人在這京城裏斷然不會有人笑你這是甚麼緣故呢？因為你願意嫁人是你的自由別人何敢來干涉！」浣岳說得高興，濶的流了滿臉淚，岳也並不生氣緩緩的提起袍袖拂拭了好一會方才笑又不曾真個笑，說道：「哎呀，你這是個甚麼講究！大家不過講着頑笑又不曾真個笑。」

道。誰同你頑笑。你這些頑笑的話。只配同那些賽金賽銀的娘子去鬧。你不能。這裏那位快嘴爺們又將這件事告訴姑太太了。好好金也罷銀也罷。再往下說。更要引動姑太太肝火。你們快些去預備晚飯。伺候姑太太。他們吃完了。好讓他們安睡。有甚麼事。件我們明日再行細談。說着果然走過一個僕婦。將方氏母女請入一間套房裏去坐。這時方鈞便趁勢命人將廳上趙珏邀入後進來。謁見他的父親趙珏。一會子已偕劉鏞一齊走入向浣岳行了禮。之後又在靈前叩拜了。方鈞匍匐在旁邊答拜。劉鏞只呆呆的站着。用一個手指頭刁在嘴裏。痴笑。方鈞便向他父親問道。兒子雖然在陸軍學校畢業。不幸又遭着母親喪事。料想不能向部裏去應試。至於趙兄。他從遠道而來。這應試一層是必不可少的。還求父親在部裏替他留意。浣岳笑對趙珏。

說道。小兒在福建多承照拂。難得你們一齊畢業。此番陸軍部考試大約定在十月中旬。鈞兒老實也去碰碰。若是母親死了便要丁憂。這是前清禮。要怪我簡慢了。趙珏忙站起來答應了幾個是方鈞又笑道還有一事。要稟明父親。承趙兄不棄。已將他的令妹聘給兒子爲妻。我們在家鄉時候已經交換了戒指。浣岳笑道這更好了。格外彼此覺得親熱些。但是行茶下聘。總還要等鈞兒服闋後。(不料他也會說出這麼一句話來)老賢姪。聘家信時候請順便寫一句。稟明令堂太太實在是因為鈞兒重孝在身不便提議。及此他不比我在他母親喪中一般的可以辦理喜事……說着又細道。在先你姑夫姑母不是寫信給我要將甥女聘給你後來你又有信到京說。說着又低望著方鈞。

意思一定不肯允許不省得你同趙少爺那邊結親你姑母可否知道方鈞搖搖頭浣岳笑道這也罷了你不瞧見你那姑母的爲人近來越發悍濶秀珊瑚女容貌雖然長得不差還不曉得他的性情同乃母有無差別萬一竟同他母親一般無二豈不是爲你終身之累此時趙珏剛同方鈞並坐在一處趙珏用手推了推方鈞說道郝隆的事你何妨就此稟明了老伯免得他老就擋在這公館裏浣岳笑問道你們低言密語的在這裏講甚麼何妨說出來使我明白方鈞便道我們同鄉有個開鐵舖子的郝隆他是一齊隨着我們的海船抵京的他此番出來想在京城裏覓一棲身之所父親可否無論在甚麼地方安插安插他知道感激父親浣岳冷笑道不會在外面閱歷過的人大率都以爲京城是個出金豆子的地方走得來不愁沒得事幹這姓郝的理當在家安守本分爲何舍着自家手藝不去覓錢轉老遠的跟着你們出來謀事他心裏有這把握我還沒有這把握呢看你們情分讓他

在我這裏耽擱幾天。不妨。至於託我謀事。這件事。叫他休生妄想。浣岳愈說愈氣轉。有些嗆咳起來。兩顴漸漸的紅赤。喘了一頓。又笑道。好在不久我也要忙着趕辦喜事。多幾個閒漢替我照應。照應倒也一舉兩得。……方鈞先前見他父親生氣不敢再往下說。此時見他父親又喜歡起來。隨卽趁勢說道。這姓郝的此時本來住在門房裏。可否叫他上來見一見。父親浣岳連連搖手說。不用不用。我近來很不願意看見生人。若是生人走到我眼前來時。我心裏便有些怔忡。怔忡的作跳。再不然一般的會無故生起氣來。往往的得罪了人自己還不知道。（寫方浣岳病勢深沈。祇在無字處落墨。如此等言語亦其一也）趙珏此時坐在旁邊。看著浣岳這種情狀。自己很覺得有些促狹。不安。忙立起身來告辭。出去。浣岳也不相留。只說了一句。鈞兒陪着他。他們坐坐罷。恕我不能奉陪了。方鈞便偕同趙珏。劉鏞。一齊都走入廳上。先是劉鏞嘻嘻的笑起來。說道。我看舅舅怕活在世上。沒有多日了。你們看他。

瘦得像活鬼模樣講一句話倒要咳嗽得幾十遍趙大哥若不趕快出來怕他不老大耳光子打你方鈞向劉鋪瞅了一眼說你的討厭的話很多請你坐在那裏歇一歇罷於是讓着趙珏坐上首炕上嘆道家父爲妖婢所迷甚麼骨肉親戚全然不顧適才已同家姑母很衝笑了好幾句如今家母身亡庭闈無主我倒悔着多此一行了說着便將他父親要娶小賽金的事一一告訴了趙珏趙珏少不得用話慰藉了一番是夜各自歸寢無話次日清晨浣岳依然借着到部視事爲名成日成夜的輕易看不見他轉回公館把一個方氏氣得甚麼似的先前還想拿話來勸慰他的哥子至此也只得置身局外任其所爲過了些時却好方公館的家人替他在城裏覓了房屋方氏便携着子女遷移到新宅居住本來很愛趙珏便約他一齊同他們住入新宅因爲方鈞不肯讓趙珏舍此他適也只得罷了只叮囑趙珏不時的向他們那裏走走趙珏唯唯答應方氏少不得便在京裏替劉金奎發喪挂

孝一切的事方鈞同趙玆都帮着料理。至於那個郝隆在方公館裏住了一日。因爲方鈞告訴他說父親一時間不能替他覓事。他雖然是個粗俗人。然而爲人却有氣節。便不肯在這裏久耽擱。逕自去訪問他的母舅。他的母舅倒還看待他不薄。隨卽在織布工廠裏覓了一個機會。權且將他安置下來。這刻郝隆逢廠放假的時候。轉時常來至方公館裏替趙玆及方鈞他們請安。趙玆因爲寓居在京。人地生疏。除得閒時同方鈞談笑。談笑其餘。便沒有一處可走的地方。却好見這郝隆倒十分懶懶。便就帶着他向京城那一些名勝的所在去游覽徘徊。一天一天的消遣下去。其時已是九月下旬。陸軍部裏還沒有召集他們考試的消息。趙玆幾次等待不得。思量別了方鈞。仍回福建。還是方鈞將他苦苦留着。又不時的向他父親追問試期。他父親皺着眉頭說道。部裏因爲遠省學生尙未到齊。是以不能開考。趙家少爺便。是回去也。沒有甚麼要緊事。幹特殊不知趙玆心裏正有絕大要緊事。幹特

方浣岳不知耳一笑他住在我這裏一切茶飯供應我不憎嫌他他倒反着起急來豈非奇事鈞兒你須得勸勸他既是爲着功名迢迢至此畢竟考試過了看是如何不可像這樣半途而廢負了他令堂太太望子成名的苦心（方浣岳自從出現以來惟有此數語不失爲正大之論）不覺又過了些時浣岳這一天又打從部裏回來笑嘻嘻的將方鈞趙珏喚至面前說道好了好了你們的試期已定於十月十六這一天那幾位主試的都還同我有點人情我已經將你們的名字囑付過他們了大約將來取列的名次想還不至過低……說着又用手在禿頭上搔了半晌笑道但是有一件事不巧你父親的喜期也在這一日新姨娘便行進門除得鈞兒是必須行叩見的禮便是趙少爺我還指望他幫着我們料理料理不料你們偏又進部裏去應試少了你們兩個人公館裏便覺得減了熱鬧也罷只好等你門將考試忙畢了我重行再備酒筵請趙少爺罷說到這裏又揚着頭想了想忽的

疊着指頭數道本部裏的總長次長秘書長各科科員可笑他們都知道你父親這件喜事大家都鬧着要過來吃杯喜酒承他們盛愛也不好推却得大約二十多桌酒席是要預備的方鈞更忍不得忙正色說道父親儘管忙把來擋在腦後不成浣岳笑道這事如何能擋在腦後呢也沒有個家裏辦這大事的事尙將這晦氣的靈柩放在堂上不瞞你說你父親早已打定主意了月半娶你的姨娘月初便葬你的母親不過我至今不肯明說出來怕被別人知道消息又要來應酬我的精神近來很是不濟如何禁得住陪他們跪拜最好是悄沒聲兒瞞着人隨意揀一個日子趁半夜裏就將你母親抬至城外安葬（娶妾則唯恐不熱鬧葬妻則唯恐不簡省得新忘舊覺方浣岳之非人）方鈞冷笑道我母親一生替我們這一份人家操持家政臨終這一件大事父親轉忍心草草把來做過難道安葬這一天不替他老

人家計告親友。開一日弔。做兒子的於心何安。至於父親說是精神不濟。難道爲母親的事便愛惜精神。至於娶新姨娘進門。便不愛惜精神。起來舊人。何薄新人。何厚父親。還宜清夜自思不可拘執成見。并剪哀梨無此痛快。浣岳怒道：鈞兒呀。你太胆大了。眼睛裏全沒有你的父親。竟敢公然拿話來挺撞。你畢竟也曾讀過書的。難道連個經權部分別不清。我請問你母親。他已經是死去人了。任是再替他熱鬧九泉之下。他未必還有見聞。你的新姨娘。他將來便是一家之主。入門之始。稍涉草率。他心裏不喜歡你父親。心裏也必不喜歡你們做兒子的。不能想出法來。親承色笑。轉有意無意的同我爲難。哼哼。我不是因爲你在陸軍學校業已畢業的人。就該痛痛的捶你一場。看你還敢在父親面前說長道短。你本分些。躲在一旁。各事不要出來。干預是你造化。否則……浣岳因爲生氣那個咳嗽益發利害。已經喘得抬不起頭來。方鈞也便不敢再說甚麼。退了幾步。早跑向前廳。將適才這些。

話告訴趙珏，又嘆道：如今這新姨娘還不會進門，父親處處便都憎厭着我。將來還不知開成一個甚麼局面？喜期這一天轉是我們向部裏去應試的。好眼睛裏不看見這些事落得乾淨呢？可笑我們自從到京以來還不會好。生的用功萬一試題到手摸不着頭腦，豈不要鬧出交白卷子的笑話？我因爲家庭瑣屑倒也可以解說，至於老哥也是終日在外邊閒逛，究竟不是求學的道理。似乎這幾日功夫還要靜一靜心，方好愚直之言。老哥聽了不要見罪。趙珏笑了笑，搖頭不語。方鈞見他這種疏懶模樣，益發苦追問他。是何用意？趙珏笑道：人各有志，我目前的志向不但不願意試，便算是應試之後，高高錄取出來，人以爲樂，我以爲憂；人以爲榮，我還以爲辱呢！方鈞當時聽了他這番議論，委實猜不出他是何緣故，及至再拿話去試探，趙珏只是笑而不答。光陰迅速，果然到了十月月中旬，方浣岳已分付家人們辦理出殯的事情，真個不曾去訃告親友。前一天，僅延了幾位僧道，在家諷經。方氏

場。浣岳被他囉嗦不過轉使出他的老法子向小賽金那裏一躲延挨到發引時候方才回來方鈞想起母親惟有撫柩痛哭安葬之後方氏已知道浣岳在十六這一天娶小賽金進門便將方鈞同趙珪喚至面前望着方鈞說道你的父親此時已是喪棄人倫漠視骨肉（罪狀確定）料想他忙着娶那妖姬至於你們應試這一層斷然不會還把來放在心上我知道你們應試的人前一天總該休養精神好好的安睡一夜家裏放着這番熱鬧如何會讓你們好生安息況且趙家少爺還佔着他的床舖那座書室也應該騰挪出來讓他應用才是個道理依我的主意我那邊空閒房屋也還很多你們弟兄倆最好將行李搬運到我那裏去我來照應你們應試之後你們父老子我不來拆散你們鈞兒依然遷回自己公館若講到趙家少爺就老遠住在我那裏也罷你姑母雖窮倒還不多着他一個人嚼吃方鈞連連答應

見方氏情意殷勤也不推却。方氏大喜，立刻逼着這邊家人將他們兩人的衣囊行李雇了人送至自己家裏，又將這話告訴了浣岳。浣岳有甚麼不願呢？他連日已經爲着這事喪兩件大事，鬧得頭昏腦悶，整半夜的不能安眠。每逢四五更天，兀自醒了坐着咳嗽。到了臺期，勉強扶病下床，應酬賓客，幾次打發人去請方氏來料理內政。方氏那裏肯來？只在家裏預備方鈞他們第二天到部應試的事務，真個異常周到。秀珊小姐又在內室裏燉了蓮子清湯，親手剝的桂圓肉兒一套一套的疊好，放在一張桌上，準備交給他們帶入部裏去享用。猛不防劉鏞一步一步踅進房來，却好看見桌上桂圓肉兒，他也不管甚麼成大把的拈來，直向嘴裏送嚼。涎水淋漓，沾滿襟袂。被秀珊小姐一眼瞧見，不由嬌嗔滿面，嚷着說道：「這不是忙出來給你吃？」便吃個乾淨。你羞也不羞？劉鏞笑道：「我羞甚麼？這造化的別人家，應試才配吃這東西。你是一個蠢才，顛倒有飯給你吃飽了，便算造化。你還饑貓似的偷來便吃，便吃個乾淨。你羞也不羞？」劉鏞笑道：「我羞甚麼？這

桂圓是我家拿錢買的不給我吃倒反給別人去吃你才羞呢娘在先不過無意說了一句想將你嫁給趙少爺也不知趙少爺要你不要你便這樣關顧着他一個應試罷咧值得屁事要你獻勤兒剝這桂圓肉子給他吃（秀珊的話自說得太過怪不得劉鏞反唇相譏觀此數語針鋒恰對劉鏞亦何嘗傻哉）劉鏞話還未完早招得秀珊哭起來說劉鏞不應該拿我開心這桂圓也是娘分付我剝的又不是我自家出的主意我倒要問問你怎生叫做獻勤兒我究竟獻勤給誰（當答曰你自己曉得）方氏其時剛在前進看方鈞他們收拾考籃耳邊忽聽見內室裏面囁嚅的聲音慌忙跑得進去詢問緣故秀珊小姐含悲帶恨便將適才的事告訴方氏方氏沒頭沒臉將劉鏞罵得一頓又安慰秀珊小姐不用去理會你哥子的話停會子只好命家人們去買桂圓進來還須累你的手去剝一剝母女剛在這裏講話劉鏞雖然被罵他還是嘻嘻的笑却早一眼看見階沿石上放着一個火爐上

面燉的不知是些甚麼。料想總該是可以吃的。他早又踅過來，雙手舉起那蓮湯，歸子伸着脖子去喝。不料那蓮湯正在鑪火上燉得滾熱，剛近得嘴，已盪起幾顆白泡，只喊了一聲哎呀，雙手齊拋將一罐子的蓮湯傾潑在地。上燼火都澆滅了，抱着頭大哭嚷痛轉。將秀珊小姐引得笑了，只低低念了一句阿彌陀佛。方氏又恨又氣，趕着過來要打劉鏞，劉鏞飛也似的跑得出，去且休表。他們家庭瑣事，第二日清晨，方氏起了一個絕早，逼着家人們伏侍方鈞。他們入部應試，郝龍特地請了一天假也。親自趕來伺候方鈞。趙珏同方鈞剛走到那裏，已有許多學生紛紛唱名接卷。他們也跟着上前，將卷子接到手裏，擠得進去，各認位次坐下，等待題目。方鈞身遭家國之難，滿腔怨憤，無可發洩，轉一心一意想奪錦標。所有試驗的題目，他一一登對出來，且是條分縷晰，詳細無遺。若論趙珏的宗旨，便與他迥乎不同。身子雖在京城而夢繞魂縛，却時時刻刻都放心。賽姑不下他仔細思量，萬一僥倖有了。

名字少不得便要分遣到各營裏實地見習暫時永無旋里之望此次赴京那邊姻事弄妥貼了向後再出來託人運動謀一位置也不爲遲却好看見那一個國文題目是問國家編置陸軍靖內亂禦外侮孰先孰後的策論他也不假思索提起筆來洋洋灑灑寫得有一千五百多字胡亂謄向卷子上自家讀了一遍也覺得好笑立時將那一張稿紙撕得粉碎又放在嘴裏嚼了一頓才拋棄了傍晚出場郝龍早在部門外邊等候迎得上前將書箱替他背好忽忽的轉回方宅等了好半會才見方鈞同家人們匆匆回來方氏早已替他們預備好了晚膳方鈞在席上便問趙珏文字若何得意趙珏只笑了一笑他也不轉問方鈞要稿紙閱看方鈞猜不出他何以對這考試異常冷淡不便再問只得罷了次日偕同趙珏親自到他父親那裏賀喜走進大門果然看見懸燈結綵十分熱鬧兩人剛在前廳坐下內裏

有人出來傳話說老爺同新姨太太還不曾起身請兩位少爺在廳上稍待片刻趙珏望着方鈞只是微笑詎意方鈞兀自悶悶不樂坐了一會方才招呼他們進去浣岳笑容可掬命新人出堂彼此見了一個平禮方鈞偷眼看那小賽金時果然生得身材嬾娜面目嬌艷只是一雙水汪汪的眼兒流轉不定雖然站在一旁轉不時的飛眼過來向他們兩人顧盼將兩人觀得不好意思起來只得告辭出外趙珏低低向方鈞笑道我瞧你的這位新姨娘他有時候不愛我們那位老伯轉愛起你來你如何是好呢上淫曰蒸你一樣同你那姨娘做出些風流韻事你可不許瞞我方鈞急道你滿口裏嚼的是些甚麼我請問你我同你是個甚麼關係你忍心拿這些話葬送我趙珏笑道同你取笑罷咧值得認起真來看你臉都急紅了方鈞又問道我此刻暫不向姑母那邊去了你過後還是向舍間這邊宿歇還是依家姑母的分

付就住在那邊。趙玗道：方太太那樣盛意，我也不可拂了。他還是住在那邊。的好方鈞笑道：可是的呢！家姑母有家姑母的用心，你也有你的命意。那一邊既以姻親見待你也就公然以贅婿自居。你通不看見我那姑母款待你。玗急道：別人同你講一句頑笑兒，你就急得那樣模樣？這些話又是派你同我鬧得的？你難道不曉得我婚姻已有所屬？你轉拿這些話來刺觸我的心？可見得你這人刻薄！方鈞拍手笑道：你也知道着急了？誰叫你適才那樣高興來的？這叫做一報還一報，又叫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兩人又談笑了。一會方才各自散去。趙玗依然回轉方宅，真個那方氏愛惜趙玗勝如親生子。一般嘘寒問暖，凡事體貼。趙玗也自異常感激自己，有甚麼舉動都進來稟告。方氏便是秀珊小姐，雖然彼此不會講過話，然而相見之頃，兩下都不避過了。幾天部裏，一共還不會發出榜示，方鈞功名心切，坐在公館裏，很

不耐煩便來訪晤。趙珏扯着他一齊上街身邊帶了些銀子購備了好些物件是個預備回去饋送禮物模樣方鈞笑道你急甚麼呢一經發出榜來你今年也斷不能收回福建徒然預備了也是無益。趙珏笑道任是他們發榜斷然也不會有我的名字我心裏趕着回去覺得比取中了還高興些再過幾天你就知道我說的話不是欺你了。趙珏這句話兒在別人耳朵裏聽見原自不肯相信因為那些閱卷諸公對於各學生的去取自有權衡也。不是他們與考的人可以猜測得出的。然而話雖如此但是古人也有兩句道得好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大約被人考驗這一件事固然冤屈的也有僥倖的也有至。於講到不肯希圖上進有意在文字上面狂訾惡罵起來這個名落孫山之外倒是拿得穩穩的方鈞其時聽他這話不過付之一笑。來日陸軍部裏已將錄取的學生花名分數一一標示出來方鈞却高列在最優等第一。一名再往下尋覓趙珏名字却是影子也沒有方

鈞暗暗叫聲慚愧，少不得親自走到他姑母這邊來安慰趙珏。只見趙珏絲毫不以爲意，轉興頭頭的在那裏預備動身返里的物件。方鈞更忍耐不得，向趙珏問道：「論大哥的平時文字，在校裏的時候屢獲優等，便是各門學業也從來不曾落人之後。如今的考試究竟比不得當初鄉闈，却是在暗中摸索，優劣相差不至過於懸絕。大哥畢竟在部裏鬧出甚麼故事兒？以至橫遭擯斥？彼此屬在至好，你總不應該瞞我。還須告訴我，知道方鈞問了好幾遍。趙珏只是微笑，不答。方氏已從屏後走出，轉氣憤憤的替趙珏不平，指手劃腳罵着，部裏閱卷那班人瞎了眼睛，又百般拿話勸慰趙珏，叫他不用懊惱。其時劉鏞却也站在一旁發怔。方氏笑道：「鏞兒，你們大家橫豎都閒着沒事。今晚你何妨領着你這兩個兄弟，揀一座清淨館子，請他們去吃一杯酒，解解悶兒。先前我本想在家裏料理幾樣菜，不想你妹子從今天早間身子便有些不甚爽快起來。如今還懨懨的坐在房裏，我也不忍心再去勞動他。」

我沒有一個幫手。又怕弄出菜來沒有味道兒。倒是你們出去散散心也好。劉鋪巴不得他母親說這一句話。頓時十分高興。就逼着方鈞他們一齊。出去。彼比剛到了大門。早見郝龍迎面走來。原來郝龍也時時刻刻的關心着趙玉的考試。今天已經請人向部裏看了名冊。知道趙玉不曾取列在上面。心裏老大替他扼腕。便趕在工廠裏放工時候。跑向方公館這邊來。思想要安慰趙玉一番。順便問他回里的日期。要請他捎帶一封家信。却好見他三人已經出來。便含笑迎得上前。趙玉便扯同他一齊去赴酒館。劉鋪本樓。馬絡繹。不絕少停。方鈞他們三人一齊都到大家也不謙讓。逕自走得上樓。車前大字門前奔上。到一家酒館子面前。招牌上全用電燈編着洞天春三個大字。自己轉大踏步的在前面。趙玉。趙本。趙玉攜帶着他。却是不甚願意。(偏是獃子偏有這些心思)又因礙着

已有侍者們迎得上前替他們揀了一個寬敞房間。劉鏞跑進去先佔據了首座。復行攢嘴叫方鈞同趙珏坐在兩邊讓出下首主位。命郝龍去坐方鈞。想者暗好笑也不便同他說甚麼只得胡亂坐下。劉鏞揀選幾色好菜分付侍者去照樣備辦。又命侍者開了四瓶白酒一杯一杯的隨意吃起來。酒至半酣方鈞重又問起趙珏考試的事。又笑道那各門問答的題目委實不難。料大哥不至條對錯謬或者那篇國文大約不知道你怎生做法。我怕這一篇文字到了你的手裏一般的會得罪了。當道不然以弟菲材尙且倖列前茅論大哥的才調若還都考兄弟不過任是誰人也不敢相信這其中一定別有緣故。這時候趙珏已有三分醉意。不禁望着方鈞點頭笑道：「你這話問你是怎麼做法呢？」方鈞笑道：「他問我們編制陸軍。靖內亂與禦外侮是孰先。我猜測他這命題的心理自然想我們說禦外侮固然要緊。若是內亂

於不靖定然外侮也不能禦。平情看去想這樣違心的論調。兄弟也不忍出之。於口筆之於書斟酌再三想出一條好法子。我也不去側重那一邊轉給他。一個模稜兩可說是內亂固然要靖外侮也无可不禦。劈分兩大段說去覺得文氣倒還淋漓酣暢。趙珏不等他說完不禁拍掌大笑道好一個模稜兩可這錦標不是你奪得還有誰來。奪得你有了這一種好法子。豈但今日的考試該列前茅便是將來做了師長督軍一定是福澤綿長根基牢固哎呀我同你同學四五個年頭竟猜不到你已將近來那些大人先生做官祕訣被你偷竊得來了真個失敬失敬（罵得痛快）說着便遞過一大杯酒來。強着方鈞喝得下去方鈞被他這一鬧已是深悔適才的話說得大意頓時羞得滿臉通紅勉強接過酒杯一口氣吃下重搭訕着問道小弟的文字本有價值無怪老哥不以爲然但是你的那一篇佳作稿子可肯拿出來讓我那稿子不瞞你說我那

子也見不得人早在部裏被我撕得稀爛你仔細去想想你這高取第一的是這樣做法我那不取的做法已是可想而知老實說我那一篇的大意用新名詞比喩起來同你便是個絕對的反比例我不但說是內亂不當去靖而且疏解內亂這兩個字是沒有一定的界限今日那些掌握政權的人都以爲只要有人同他們反對便輕輕加他一個內亂的罪名却不問自己的所作所爲是否合這共和國的體制是否能免除前清當初專制的手段萬所作所爲是否合這共和國的體制是否能免除前清當初專制的手段萬一自信不過若再不出幾個同他們反對的人物豈不是更要賣我祖國喪我主權一點顧忌也沒有了在自己一方面則不惜權在別人一方面則謂之謀叛其實國民豈無耳目你會說人是內亂人也會說你是內亂自然各擁重兵互相殘殺連年礮火累歲烽煙到頭來無論誰勝誰負及至再去瞧瞧老百姓他們早已骨肉流離肝腦塗地國家編制陸軍這陸軍糧餉是誰人出的是老百姓出的這陸軍的兵士是誰人充的是老百姓充的爲

個人之利權損中華之元氣那些鷹瞵鶻視的強鄰早悄沒聲的立在一旁只須遇着一個空隙兒大家起來同我做對可憐我們國裏在先或者還有點兵力財力能敷衍同人家打幾次仗如今是因爲家裏的人同家裏人鬪敵已鬪得筋疲力倦了那裏還會去抵禦外侮不爲朝鮮之續定爲波太之遺是以若講到要禦外侮必不可講到靖內亂若專一去想靖內亂則不如不必提起禦外侮這兩件事是處於對峙的地位斷沒有並立的理由苟能省識夫重輕自無所分其先後這一篇議論便是我做這國文的大意（是好議論但何堪入試官之目哉）我已經知道不合時宜宗旨乖謬了千不軍部裏用非其人蠅營狗苟視官署如傳舍引宵小爲腹心有陸軍之名無合萬不合我一時只顧下筆千言寫得高興轉又節外生枝又講到今日陸軍之實任你再添練些兵也不濟事依我的主見那些當兵士的固然要大加刪汰卽那些當上級軍長的也要驅除敗類遴選眞才然後可以整

我國防免人藐視。老弟老弟，你替我仔細去想想。我既然糊裏糊塗做出這一篇傷時的文字，那部裏閱卷的幾位大人先生不將我活活捉去，加我一個莠言亂政的重罪？或則懸首藁街，或則立行檜斃，就算是他們深仁厚澤，莫大之恩。任是我再懵懂，不過也不合還去希冀微名僥倖。取列了所幸，我文的時候，在你們咸以爲出之外，殊不知在我已早視爲當然。這一來轉容我買棹南旋，不向這茫茫人海中去尋苦惱。登堂侍母，閉戶讀書，再等個三年五載，還不知這莽莽神州將來畢竟作何結局。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愚而安愚，安知非福……趙玉越說越高興，將酒越吃得快，便埋着頭，撈那大蝦。仁兒只顧嚼吃方鈎，滿肚皮。雖不以趙玉爲然，然一時間。

又無從拿話去駁回。他只低頭冷笑了笑。勉強呷了小半杯酒。重新抬起頭來。向趙珏笑道。照這樣看起來。像老哥超然物表的清高。越顯得我這倅獲微名的齷齪了。真個使人慚愧無地。但是有一件事不能替老哥解說。少不得要來請求指教。老哥如今固然是俯視一切。睥睨萬夫。恨不能絕人逃世。方才爽快。所以將一個中國陸軍罵得淋漓酣暢。但是老哥既知道中國陸軍腐敗。便不該在家鄉時候。又入陸軍學校。在學校肄業不惜五年之功。今日提起陸軍轉覺不能一日與共。言行不能一致。前後如出兩人。即謂此番使之不取。又安得謂爲能孝。而且我看你雖是宦裔。至於講到家計。這一層也。不過同我一樣。屋乏半椽。之瓦家無百畝。之田。將來一家的付託。都還要靠。深入林密。去與木石爲伍。自然還得另謀自立。要曉得滔滔者天下皆是。倚賴着你的。一身任你菲薄。陸軍不願與儕輩爲伍。當真你還能彀入山。必是。

陸軍醜醜不見得除却陸軍其餘便都是道德充足的你目前已可算得將
望你的捷音聽你的喜報一旦你束裝歸去何以慰藉伯母期望的苦心爲
己謀則不得謂之忠爲親謀又不得謂之孝虧你還在這裏軒眉努目自命
不凡這還是替你說得幾句冠冕的話至於你的用心瞞得他人却是瞞不
得我你又何嘗是真個不滿意這陸軍你在考試時候這番胡鬧自然別有
作用我知道你心念牽挂着林家那個美人兒巴不得插翅飛回去好
同那人常常廝見萬一部裏將你名字取列出來一定就擋在這京城不能
如你所願這叫做兒女情長遂弄得你英雄氣短了哇：：說畢不由哈哈
大笑還只管擠眉弄眼望着郝龍他們做手勢趙珏被他這一番奚落語語
一切自己的病根不由面紅耳赤恨不得跳起來將方鈞痛打一頓才洩心
頭憤悶想了一想忍着氣向方鈞冷笑道適才你的議論也不能便算你是

冤枉了我。但是我原有我的打算。自古以來有多少人都因爲這蝸角虛名蠅頭微利往往耽誤了美滿姻緣。萬一林家小姐賞識了我。比較這陸軍總長賞識了我還榮幸得十倍。便依你說我這人沒有長進。沒有志氣。又不忠。又不孝。然而我不過害了我自己。一身並不會去殃民禍國。你休得像這樣趾高氣揚。罷你以爲今日取了最優等。第一眨眼便是中尉的頭銜。將來升官發財。這便是個牢不可拔的根基。你還在此做夢呢。目前的時勢既然投身政界。須下一番特別的功夫。方才有利於事。你若問我甚麼叫做特別的功夫。那就須得我來指導你。第一件舌頭是要伸長些。第二件手指是要磨光些。伸長舌頭。準備砥上司之齏。磨光指甲。好去掇長官之臀。你若是有了這本領。還須加點很心辣手。到一處地方。不是勒索軍餉。便是劫擄民天。財大約不到十年。包管你飛黃騰達。富有萬金。那時候的方天樂。便不是今天在這洞天春吃酒的方天樂了。若說憑你這胸中學問。曾經在陸軍學校。

裏攻苦多年如今考取的又是優等以爲定然博得政府青眼一般會做到督軍師長哼不是我打斷你的興頭便是真個做夢還怕沒有這樣好夢給你去做呢這還是我從好一層設想其實像我們國裏這樣鬧來鬧去談到內亂內亂既不能平講到外侮又無從禦不曉得還能支持到八年容我輩優游食息一旦瓜分豆剖慘禍臨頭錦綉河山萬劫不復不肖的固淪爲牛馬卽號稱賢智的亦一例沙蟲畢竟還不及我這不忠不孝的趙璧如綠酒頻斟綺窗暫坐閨裏紅顏之婦堂前白髮之親稍盡天倫苟延殘喘……趙玆說到這個分際兒不禁有些鼻端出火耳後生風頓時舉起大杯連連的又喝了三大杯酒只恨手裏沒有寶劍不能當筵起舞一眼恰好瞧見席上有一柄刀叉用手拿着敲得杯盤叮叮噠噠價響信口狂歌了幾句『入世未銷兒女氣談天敢抱帝王誰一擊當頭棒長夜漫漫復旦時苦心倒拜斯賓塞竄迹甯爲瑪志尼他日支那鑄銅像西冷公子是吾

「師」真是聲裂金石。轉將在座的幾個人噤住了。劉鏞聽得高興，還用手推着他，逼着他再唱。方鈞還待再想出話來同他辯駁，這時候忽的打房間外回公館去。老爺病勢沈重，怕那光景很是不妙。小的適才向姑太太那邊給信，才知道少爺們在這裏吃酒。方鈞聽了，吃了，嚇驚問道：「老爺早間還是好端端的，如何會驟然病重？」那個家人垂手說道：「老爺傍晚時候打從部裏回來，便偕同新姨娘在房裏坐着。家人們還聽見老爺同姨太太談笑的聲音，不知怎生一會兒功夫姨太太便招呼我們進房，已見老爺雙睛反拗，簡直有些不省人事。適才已請了醫生來診過脈，據說老爺這病是腎絕，怕不能久延。已分付家人們預備後事，家人們委實不知道這腎絕是個甚麼證候，便該如此。危急最好。少爺回去瞧一瞧，便有主張了。」方鈞不由嘆了一口氣，立起身來向趙珏他們說道：「家父有病，兄弟暫且失陪。說着，轉身就走。劉

鋪一把扯着他袖子笑道你不吃一碗饭回去舅舅若是果然要死不見得忙着回去他又重活轉來（絕倒）方鈞急道你這是甚麼說話我此刻還得說一句應派叫誰會鈔趙珏劈手將劉鋪奪過一旁笑道你同天樂纏障甚麼我這裏有錢斷然不須你費鈔就是了郝龍也笑起來說我今日原竭誠來替趙少爺解悶兒的這鈔讓我會了罷劉鋪笑道這才是道理呀你不會鈔誰叫你趕着主人座位上去坐了呢他們在這裏談笑方鈞早偕着那個家人飛也似的趕得回去走進內室却是靜悄悄的一點聲息也沒有那個人方才稍覺寢帖揭起門帘看見他姑母方氏同他新娘娘站在牀側他的父親倚靠在牀欄干上喉嚨裏痰湧的聲音煞是利害方氏見方鈞進來忙向他搖搖手低低說道你也得着消息了瞧你父親這光景還不至於有礙你且不用着急倒是去向外間照料家人他們將藥煎好了仔細送進來

看。你。父。親。吃。下。去。怎。樣。方。鈞。連。連。答。應。兀。自。走。出。走。進。忙。個。不。了。他。父。親。服。藥。之。後。神。情。漸。漸。轉。得。過。來。面。色。也。就。活。動。只。是。不。能。講。話。若。是。需。要。甚。麼。物。件。只。同。人。做。手。勢。過。了。沒。多。一。會。趙。珏。也。走。得。來。問。病。方。鈞。將。他。一。直。引。入。內。室。方。氏。聽。見。趙。珏。到。了。此。處。忙。忙。的。出。了。房。門。含。笑。問。着。他。們。今。晚。在。甚。麼。地。方。吃。酒。的。鋪。兒。曉。得。他。舅。舅。有。病。如。何。不。曾。同。你。一。路。到。此。轉。是。你。知。道。講。這。些。禮。節。趙。珏。笑。道。大。哥。貪。杯。吃。得。十。分。大。醉。天。樂。因。爲。得。着。老。伯。有。病。消。息。先。行。一。步。隨。後。我。們。也。就。各。散。大。哥。勉。強。出。了。酒。館。的。大。門。已。是。醉。倒。在。路。上。行。走。不。得。還。是。我。同。郝。龍。替。他。雇。了一。乘。車。子。送。至。我。們。公。館。裏。郝。龍。辭。去。我。一。直。等。大。哥。好。生。睡。下。方。才。偷。個。空。閒。兒。到。此。走。走。遠。着。酒。便。是。爛。醉。同。他。父。親。一。樣。的。脾。氣。好。在。他。舅。舅。病。勢。還。不。十。分。打。緊。我。遇。

們那裏秀兒病了。鋪兒醉了。叫我如何放心得。下停會子。你隨着我的轎子。方鈞閒話。方氏重行轉身入房。便將要回去過夜的意思。告訴賽金。又叮囑了。賽金一番。叫他好生伏侍老爺。夜頭早晚多預備點參湯。怕他一時氣喘。全愈自然。不虧負你們賽金聽方氏說一句答應一句。猛然觸起一件心事。忙含笑向方氏說道。姑太太公館裏有事。自然不便強留在此。至於分付。一切的話理當遵示辦理。不敢稍有怠慢。只是有一句話說出來。姑太太不用一經。笑我不瞞姑太太。說我這一顆膽比芥子還小。尋常聽見貓叫兀自嚇得冰冷停會子。夜色已深。我兩隻手已是嚇得冰冷。停會子。似乎都還這怪樣兒。有姑太太在這裏。我一個人獨自伴着老爺。煞是害怕。若講到僕婢他們外面看起來。似乎都還

坐。在。房。間。裏。只。要。給。你。一。個。冷。不。防。他。們。還。不。是。躲。向。別。處。去。挺。屍。便。去。
喚。他。們。我。是。個。新。進。門。的。娘。娘。他。們。准。是。待。理。不。理。難。不。成。我。還。去。同。他。們。呼。
已。我。不。盡。心。去。伏。侍。他。更。有。誰。來。伏。侍。總。不。能。因。爲。我。膽。小。便。該。這。般。推。
阻。四。不。過。知。道。姑。太。太。平。素。看。待。我。簡。直。同。自。家。子。女。一。般。無。二。所。以。斗。
在。姑。太。太。面。前。想。要。求。一。件。事。可。否。分。付。大。少。爺。在。他。父。親。房。間。裏。多。坐。
會。兒。同。我。做。個。夥。伴。老。爺。是。大。少。爺。的。父。親。是。我。的。丈。夫。彼。此。的。關。切。總。
沒。有。分。別。大。少。爺。又。是。個。孝。順。不。過。的。人。一。定。可。以。允。許。的。方。氏。聽。見。賽。
這。一。篇。宛。轉。的。話。不。禁。被。他。說。動。了。剛。要。答。應。一。會。兒。又。有。些。躊。躇。起。來。
管。沉。吟。不。語。賽。金。已。知。其。意。忙。笑。說。道。這。話。却。是。難。說。呢。外。間。那。些。糊。塗。
人。替。人。講。壞。話。的。多。替。人。講。好。話。的。少。未。嘗。不。以。爲。我。同。大。少。爺。一。個。孤。
一。個。寡。女。坐。在一。處。不。很。雅。相。其。實。存。這。樣。心。的。人。我。敢。說。他。就。不。是。好。人。男。的。只。金。該。一。胆。三。得。們。

大凡一個人只要心地無私莫說是自家的大少爺便是同個鷄生的漢子。在房間坐着還是清者自清濁者自濁說到此又嘆詠一笑說道不是我敢說一句放肆的話論起輩份來我畢竟是他父親的姨娘便是我年紀還輕比較大少爺也長得三歲五歲承大少爺的情平日之間都是流水般的。左一個嫡娘右一個姨娘叫得異常親熱他們又是讀過書的學生難不成對着我還安着別的邪心不成卽以我而論當初不得已吃過這一碗把勢飯別人大都疑惑我定然舉止輕浮與大家閨女不同殊不知我的母親結識的都是些前清侍郎尙書監司開府至於那位獨占鳌頭的狀元同我母親有囉臂之好這更是人人曉得的據母親親自告訴我我這個人還是那位狀元的嫡種呢如今該同他父親有這姻緣之分一旦嫁了他我生是方家的人死是方家的鬼我不替他父親擰氣還須替我那死去的母親擰氣呢。入門爲淨道不得個還做出歹事來給別人去嚼舌頭姑太太你老人人家。

放一千二百個心。橫堅大少爺既然在我這房間裏，我又不能公然床上去安睡。清醒白醒的又有許多僕婢坐在一處，料想不會累你姑太太懸心。方氏笑道：「我又不曾說甚麼，誰還敢疑惑你？那些閒話你轉成篇累套說出這一番大道理出來，（誠胆心虛，不得不先自掩飾）我真真佩服你這人的用心眼兒，一點放鬆不去。這事等我來分付鈞兒，料想他也沒有一個不肯應承的。於是真個揭起門帘，喚方鈞近前，將適才賽金要他今夜做伴的話，告訴了他。方鈞見他父親如此情形，本意放心不下，便是賽金沒有這話，自家邊也沒有安睡的道理。此時既然聽見方氏分付，連忙答應了幾個是，依然去陪趙珏談心。約莫捱至二更時分，方氏坐轎轉回自家公館，趙珏也別方鈞而去。方鈞重行踱到他父親房裏，望了望見他父親依然無恙，逕自出了房門，向廳上走去。添了兩件衣服防備，夜間寒氣剛在外，不曾坐了一會，是父親請大少爺進去。方鈞吃了，一嚇，怕是父親裏。

有甚麼變動。於是三腳兩步飛也似的直望後跑。及至到了房裏。只見賽金酒席料想不會吃得過飽。如今已有了時候了。我替你預備下稀飯。還有幾碟可口的小菜兒。你快去吃了罷。少年的人餓壞了身子。那個如何使得。說着就將方鈎引至一所套房裏。果然那套房裏收拾得十分整潔。桌上點着透明的洋燈。一例的放着兩雙碗箸。方鈎果然覺得腹中異常饑餓。見了稀飯。坐上去便吃。賽金含笑也捊坐在旁邊陪着。他一齊吃方鈎倒也一毫不去介意。因為平時雖然不曾同他姨娘在一處吃過飯。此時事出倉猝。也不能顧。這許多自家只顧埋着頭。將一碗稀飯吃完兩邊。望了望。似乎要去再添一碗。旁邊便走過一個侍婢。上前來接他手裏的碗蓋。賽金連忙將自家箸子放下。向那個侍婢眨了一眼。說道。你們這些不乾不淨的手腕。快替我奪去。讓我親自來伏侍。大少爺不妨說話的時候。早將方鈎手裏的碗奪

過來向外間一張短桌上放的粥桶子裏去盛粥方鈞十分過意不去連忙站起身來笑道姨娘不用費心我們在學校裏吃飯誰還不是自家去動手已將粥碗端得過來放在方鈞面前掩口笑道一家子的人快不要說這些姨娘還是將碗放在那裏讓我來罷閃了姨娘的貴手豈非罪過賽金此時分話兒你瞧不出我這人的古怪脾氣呢人越是同我親親熱熱的我便最喜歡他況且你又非比外人適才你說的話我倒不相信一個學校裏是叫人去當學生的不是雇人去當僕役爲甚麼添飯還要自家動手這不是折了學生的身分方鈞笑道姨娘畢竟又不懂得這道理了大凡做了一個學生第一要勤勞身體偷不得一毫懶惰這添飯一事並非賤役叫我們親自服務不過要掃除當初那些推奴使婢的惡習所以我在學校裏反弄成一個習慣了平日間遇着這些瑣事倒輕易不肯假手他人賽金笑道原來如此然而在我的意見畢竟覺得這樣不很舒服老實說勤勞是你們的

習。慣。懶。惰。却。是。我。們。的。習。慣。還。是。各。盡。其。道。罷。了。這。幾。句。話。說。得。大。家。都。笑。
起。來。方。鈞。也。再。不。辯。駁。只。顧。埋。着。頭。吃。飯。賽。金。食。量。原。小。吃了。一。碗。便。不。吃。
了。雙。眼。釘。住。了。方。鈞。的。粉。臉。勉。強。又。搭。訕。說。道。今。晚。在。外。間。吃。幾。多。酒。的。看。
你。腮。頰。兒。兩。邊。都。泛。得。紅。紅。的。方。鈞。答。道。也。不。曾。多。吃。着。酒。只。是。我。的。酒。量。
本。窄。十。杯。下。去。固。然。臉。紅。即。使。一。杯。下。去。那。臉。也。要。紅。起。來。真。是。討。厭。賽。金。
笑。道。你。們。年。紀。輕。酒。能。亂。性。倒。是。不。可。多。吃。至。於。紅。臉。不。紅。臉。那。倒。不。關。緊。
要。剛。說。這。話。方。鈞。業。已。將。碗。放。下。賽。金。笑。道。再。添。些。方。鈞。連。連。搖。頭。賽。金。便。
一。疊。連。聲。喊。人。去。將。自。家。親。用。的。那。些。鹽。盆。手。巾。一。古。攏。兒。捧。過。來。給。大。少。
爺。擦。臉。方。鈞。攔。着。說。道。不。用。不。用。還。是。讓。我。跑。到。自。家。書。房。裏。去。鹽。洗。罷。說。
着。站。起。身。子。就。要。出。去。早。被。賽。金。橫。身。在。面。前。攔。着。放。下。一。臉。的。嬌。嗔。向。方。
鈞。說。哎。呀。我。這。些。骯。髒。的。東。西。想。是。不。配。給。你。使。用。這。時。候。夜。色。已。深。天。氣。
又。極。寒。冷。你。忙。着。跑。出。跑。進。萬。一。凍。壞。了。身。子。叫。我。如。何。放。心。得。下。便。算。你。

嫌我骯髒也得將就些勉強一遭兒犯不着這樣絕人太甚方鈞被他說着這些話轉覺得深抱不安口內不住的連連陪着不是再一看那幾個僕婦已將賽金的奩具一一都搬移過來一隻大銀盆裏已放滿了水方鈞不得已只好胡亂彎腰洗了一把賽金在旁又逼着他用胰皂擦了手方鈞只覺得脂香粉氣充滿鼻觀可笑方鈞自從入世以來還不會領略過這綺羅風味到了此際也就不由神馳意蕩呆呆的站着不動不知想到那裏去了賽金是個玲瓏剔透的婦人有甚麼瞧科不出不由笑嘻嘻的拈了一柄小鏡兒向方鈞面前照了一照說道看你這般收拾齊整起來越發標緻了方鈞被這話提醒不免滿臉通紅立時收斂神志（人獸關頭祇差一點險哉）將盥具一推站得過去假粧端起杯子來喝茶延捱了一會其時已近三更時分萬籟俱寂夜色沈沈浣岳已略能安睡賽金替他將被掩蓋好了方鈞也向床邊左近看視了一回至於那些僕婢見沒有甚麼事做大家都睡眼

朦朧還有倚在壁上鼾聲如雷的賽金向方鈞微微撇嘴笑道你看這些蠢材到了這時候便渴睡不過任是再有甚麼事他們都不知道會說畢又提起喉嚨吆喝道你們若是支持不得便都替我滾去睡罷這也難怪你們明天還要起早各人有各人的職務呢老爺若是喊人有我在這裏替你們答應便了那些僕婢巴不得有這一句話兒旋即站起來紛紛的都踅出房外轉是方鈞吃了一嚇疾忙攔着說道自己家裏使喚的人姨娘何必同他們如此客氣平時又不去麻煩他們不過因為老爺有病便讓他們多吃一回夜辛苦也不妨事依我的愚見還是不讓他們去睡的好賽金聽方鈞忽然說出這番話來似乎出自意外不由廻轉秋波向他飛了一個眼色笑道大少爺真是糊塗多一副眼睛討一分憎厭況且他們便是勉強坐在這些上面轉重一點竅兒不識不是辜負了我的心……說到此際又故意的聲音放得沈重……

些似個無限委曲的模樣。方鈞沒奈何也只得任從他打發了僕婢一齊走得乾淨。賽金方才面有喜色悄悄移蓮步又走向套房裏間向火盆裏添了炭火。低聲喚着方鈞道你快向這邊來烤火。那房裏冷清清的坐在那裏。則甚。接連喚了兩遍。只不聽見。方鈞答應賽金更忍耐不住竟走過來想去扯他。方鈞業已懷着滿腔憤氣只得隨賽金走入套房果然見那火盆裏炭火甚。熾。不免放下臉色問道這火盆該設在父親房裏。他是有病的人得些和暖。氣兒方才舒服。我們却是用他不着。賽金此時業已神魂馳蕩更無暇去察看。方鈞臉色只隨意笑答道你父親已剩得一絲牛氣了。他那裏還知道冷暖我同你年紀相差不多正該享些福。我不信你年紀這般大在別人家娶妻娶得早的早就生了孩子了。我就不信你還是這般矇瞳連別人都發作又想父親病重在這三更半夜鬧將起來。別人聽着還不知道誰去剛待人是。

誰非他既然怪我。瞞瞞我不如便瞞瞞到底給他一個不瞞不瞞看他還有甚麼法兒待我拿定主意便一歇身子坐向一張繡榻上四面望了望想取一本書卷消遣知沒處去尋只有靠壁一張桌上鐘座旁側擱了一本劉伯小賽金當初嫁給方浣岳時候本非出自誠意只因爲自己在這京城裏混了幾年苦於色藝不高生涯落寞況且他真實歲數業已二十八歲思量一年再延挨下去終非了局難得忽然遇着這方浣岳同自家打得十分火熱又打聽得他近年來在部裏很積蓄了些財產所以自從聽見他夫人故後便日夜鬧着嫁給他打算過門之後像浣岳這樣病鬼似的只須拿出自家狐媚手段也不消得幾月工夫定然會置他死地那時候揜掇細軟席捲而逃向上海一帶地方去另支門戶這是 he 起先打定的主意及至嫁得過來看見方鈞一表人材生得異常可愛他們原是些迎新送舊的粉頭那

裏。知。道。甚。麼。叫。做。名。分。早。又。一。心。一。意。的。牽。掛。在。他。身。上。遇。着。便。殷。勤。照。拂。
問。煖。噓。寒。比。看。待。浣。岳。還。加。得。十。倍。方。鈞。畢。竟。還。是。個。天。真。爛。漫。的。少。年。做。
夢。也。想。不。到。賽。金。心。懷。不。軌。總。還。疑。惑。這。姨。娘。爲。人。和。藹。因。此。平。時。遇。着。在。
從。娶。了。賽。金。之。後。他。也。再。不。向。外。間。游。蕩。每。日。打。從。部。裏。辦。畢。公。事。回。家。便。
成。日。價。的。同。賽。金。纏。在一。處。賽。金。心。裏。雖。然。極。不。願。意。面。子。上。又。不。好。不。去。
敷。衍。着。他。浣。岳。思。量。得。他。歡。心。少。不。得。竭。盡。棉。薄。之。力。向。賽。金。追。歡。取。樂。你。
們。想。他。是。一。個。極。虛。極。弱。的。身。體。任。是。靜。靜。的。保。養。還。愁。難。享。大。年。那。裏。禁。
得。起。這。般。戕。賊。可。巧。這。一。天。回。來。得。早。在。房。裏。和。賽。金。閒。話。一。回。便。又。狂。蕩。
喊。了。一。聲。頓。時。直。挫。下。地。去。口。眼。歪。斜。不。省。人。事。賽。金。不。慌。不。忙。跳。起。身。子。大。蕩。
指。着。浣。岳。暗。罵。道。病。鬼。不。知。死。活。我。早。知。有。今。日。了。叫。你。試。試。老。娘。手。段。

哩。（此一段文字，可爲高年不愴羅列姪侍者戒）心裏雖然如此設想，至於面子上却少不得故作慌張之態。頓時將房門開放，亟命家人們分頭去延請醫生，又給信給方姑太太以及大少爺方鈞，整整鬧了一晚，在賽金意中總疑惑，浣岳可以立時身故，誰知他一靈不昧，九死重廻，將煎藥吃得下，去轉又清醒，過來自家心裏老大不很願意，却還喜得同姑太太說了幾句，公然竟把一個大少爺留在房裏，同自己做伴，這是輕易不可多得的機會。句如何肯將他輕輕放過？奈百般的向他兜搭，只不見方鈞湊攏前來，芳心裏又恨又急，再仔細瞧着自鳴鐘上的長針，已交到丑正寅初，萬一再耽擱下去，豈非負此良夜？可憐他這時候口乾舌澀，喉嚨裏一點津液都沒有，了口怨氣向薰籠旁邊一張，睡椅上躺下，兀自蒙了小腳褲兒，長長的嘆了一口，怨氣向薰籠旁邊一張，睡椅上躺下，兀自蒙了。

瓣瘦削金蓮蹠向火爐架側復行故意垂下朦朧兩眼似乎裝着思量要的模樣其實還留着一絲微縫從燈光底下偷瞧方鈞的動靜方鈞此時見他這樣妖淫轉引得自己羞慚滿面待要走過一旁不去理他又怕他要趁來纏障心裏盤算着你既會裝睡我如何不會裝睡像這般淫婦須給他一個不聞不見想他也不能奈何我主意已定於是將手裏捧的一本書撲攢落在地隨卽將頭伏在案上誰知他辛苦已極初意原想假作困倦不竟真個沈睡起來鼾呼之聲如雷而起賽金童又等了一會只不見他醒見有這種鐵石心腸的人難道像我這般人物白白來俯就你你還甘心拒再顧廉恥我是姨娘身分不敢來親近我亦未可知罷罷既然想遂我的心願便不能再發讓我再去勾搭他一番他也是知識初開的少年不愁他一發

不入我圈套。想到此際不由輕輕走至方鈞身側伸出一隻皓腕搭伏肩頭。低下頭去緊緊的靠着方鈞臉上揉擦了一會方鈞雖是睡着的人畢竟心中有事容易驚醒。驚見賽金對他如此做作嚇得跳起來驚問道你在這裏做甚麼？賽金笑道你還問我做甚麼呢？我只埋怨你將人都想壞了此處如何可以安睡？你若是真個有心那邊還有一張炕床被褥都是預備現成的。我同你兩人去睡不好你放心我斷然不將這事告訴你的父親同你姑母。知道只是你不可！說時遲那時快賽金只顧神迷意蕩喃喃的聲氣已有些若斷若續猛不防話還未完只聽見劈拍一聲左邊頸頰上已中了。一個巴掌方鈞雖是個文弱書生究竟在陸軍學校練習過體操的手婉之。間很有些膂力這一下只打得賽金半邊臉紅腫起來一道一道的青紫傷痕。數去准準的確有五道（讀書至此當浮一大白以賞之）跳起身來指着罵道你這賤人平時我看父親分上尊敬你一聲姨娘你既經入了我父親

的門便該剗淨邪心操持家政好好的伺候父親眠食如今我父親不。幸。在。床。上。你。不。去。理。會。轉。一。心。一。意。在。此。誑。騙。我。想。敗。壞。我。的。名。節。可。見。你。當。時。倚。門。賣。俏。的。故。態。一。概。不。曾。銷。滅。你。須。知。道。我。們。當。學。生。的。這。品。行。兩。字。最。是。要。緊。如。何。肯。出。此。狗。彘。之。行。我。不。因。爲。父。親。有。病。不。禁。氣。惱。看。我。有。本。領。立。刻。將。你。扯。到。父。親。面。前。叫。他。知。道。不。該。娶。你。們。這。娼。樓。淫。婦。自。今。以。後。你。若。肯。洗。心。革。面。力。改。前。非。我。也。不。來。追。究。你。萬。一。你。淫。心。不。死。再。做。出。別。事。來。哼。哼。放。着。我。方。鈞。不。死。總。叫。你。這。賤。人。認。識。我。方。鈞。罵。了。一。頓。拽。開。大。步。飛。也。似。的。跑。入。前。進。依。然。回。轉。他。的。書。房。和。衣。而。睡。小。賽。金。這。時候。臉。上。忽。的。着。了。這。一。巴。掌。真。是。出。自。意。外。頓。時。將。一。腔。熱。騰。騰。的。慾。欲。鈞。走。了。才。掙。出。一句。說。這是打那裏說起。我不是活的。遇鬼麼。任是。你。不。方。鈞。冤。憤。堵。塞。咽。轉。一。句。回答。不出只呆呆的站在一旁。動也不動。一直等。方鈞長賤人短的痛罵自家。因爲無窮。欲。

肯從我我也不犯着打巴掌的罪名。我將一片真心看待了。你不會得。你別的好處。這一巴掌難道就是你這很心的人酬報我的地方……賽金想到此處方才覺得一縷柔情異常酸楚。那撲簌簌的眼淚不由成大把的灑將出來哭了。一會沒精打采的不免獨自睡向那一張炕床上去。輾轉了兩個更次。東方業已發白。清霜滿天。曉鶴亂噪。外間那些僕婦業已陸續進房。賽金深恐別人瞧出他臉上傷痕。便推說身子不快。蒙頭而臥。不肯下床。方鈞心裏懸念他的父親。早經起身進房來。問候見他父親好好的安眠了。一夜雖然身子十分疲倦。却也勉強能講得出話來。開口便問着賽金。方鈞見賽金不在旁邊。知道因為昨夜的事。自然負氣不來見我。聽見父親詢問。却也不便回答。這時候。旁邊却走過一個僕婢。回說。姨太太。夜間辛苦。此時覺得身子不大爽快。暫且在套房裏歇一歇。不能過來伺候老爺。浣岳聽見這話。長嘆口氣。望着方鈞說道。你這娘娘身體單弱。禁不得一點事兒。他見

娶。屑。都。沒。有。至。於。你。呢。孝。心。是。不。錯。的。只。是。一。個。男。孩。子。家。那。裏。能。照。管。得。到。一。毫。關。切。巴。然。得。話。說。這。娘。瑣。切。巴。然。浣。岳。說。一。句。又。休。息。一。會。因。爲。話。說。這。娘。瑩。切。巴。然。因。爲。家。裏。沒。人。特。地。趕。回。去。過。夜。的。話。說。了。一。遍。浣。岳。點。頭。冷。笑。道。自。從。你。母。又。但。是。家。中。沒。有。一。個。正。經。主。子。料。理。瑣。務。怕。各。事。都。不。妥。貼。……說。到。此。猛。死。後。好。些。人。勸。我。不。必。再。娶。女。人。進。門。好。讓。我。靜。靜。的。養。息。身。體。其。實。外。人。那。裏。曉。得。這。其。中。爲。難。的情。節。呢。你。瞧。瞧。我。昨。天。一。病。除。得。你。的。姨。娘。是。不。離。左。右。是。真。心。伏。侍。我。(如此夢。可。笑。亦。復。可。憐。)其。餘。的。僕。婢。固。是。倚。靠。不。住。卽。以。你。這。姑。母。而。論。他。眼。見。我。一。絲。半。氣。奄。息。在。床。他。還。巴。過。來。豈。非。趕。我。向。死。路。上。走。……浣。岳。說。一。句。又。休。息。一。會。因。爲。

太多了，又有些喘急起來，雙睛向上反插，嚇得方鈞扯着他父親，手大聲呼喚。浣岳方才悠悠醒轉，他們這一邊鬧着，賽金分明睡在套房裏，聽得清清楚楚。他因為惱着方鈞死也不肯走過來探視，幸虧外邊有人報說姑太太到了方鈞才將一顆心放下，含淚將他父親適才情形告訴方氏。方氏將眉頭皺了皺，說這也沒有別法，趕快着人去延請名醫，我們在家裏多預備些參湯，防着他一時脫陷，要緊。方氏坐了一會，問道：「姨太太呢？」如何不看見他？影子僕婦們笑道：「姨太太也病了，此刻還不曾起身梳洗。」方氏驚問道：「哎呀！」他好端端如何會病起來？這還了得！家裏已經病倒一個，不能再添上一個。熱鬧了又回頭向方鈞問道：「我記得昨夜是你同你姨娘坐夜的，他得的是甚麼病？」你應該明白方鈞此時想了想，不忍心壞了賽金廉恥，遂不曾將昨夜的事提起一字。（此是方鈞好處，其處心忠厚，自不可及。）只說道：「侄兒同姨娘坐到三更以後，侄兒因爲困倦不過，便別了姨娘，向書房裏去宿歇。

委實不知他得的甚麼症候。我此時且出去分付他們延請醫士姑母不妨看望。看望姨娘說着自家趁勢便走出房門。方氏不知就裏只得緩緩站起。身來踱到套房裏面果然看見賽金睡在被裏也猜不出會否睡熟。不免伸出手過去使勁的在他身上搖了搖。低低喚道：「姨娘醒來你覺得身子怎樣？」告訴我等。醫生來時好一齊替你料理料理。賽金假裝驚醒從被裏將頭伸出。一半答道：「想是受了點寒涼。渾身酸痛得緊。怕一時還不能起來。」姑太太讓我多睡一會便好了。也不必大驚小怪去告訴醫生。我是最怕喝那苦水。方氏聽他的話也說得有理。便不去勉強他起身。只向他額邊按了。按却是冰涼的。並不會發熱。（當代答曰：額角上雖然不熱。嘴巴上却是滾熱。）心中暗納罕。只得重行轉到浣岳這一邊來。一直等到午後。方鈞陪了醫生入內診視。開了藥劑。命僕人出去配藥。藥煎好了。浣岳服得下去。頓時又好了。因多方鈞方才放心。約莫有黃昏時候。浣岳又問了好幾遍。賽金賽金也因了。

爲挨餓。不過只得含羞帶恨的下床。略梳洗一番。先命僕婢將饭菜送進套房吃了。一頓再用鏡子將臉上照了照。紅暈漸褪。方才躊躇的走入浣岳房裏。浣岳看見他如獲至寶。將他喚至床前。喘着問他。這時候病好了不曾。賽金含笑搖頭說。此時藥已好了。不須你記掛着。浣岳方才歡喜。話休絮煩。如是遷延下去。浣岳雖不曾大有起色。瞧他光景大約於生命還不至有礙。每日用補品調養着。只是急切不能到部裏去辦事。接連請了好幾次。病假外間。遂有人覬覦他這位置。在陸軍總長面前託人運動。說方浣岳溺情聲色。放棄職務。立時將他這差委撤換了。另易別人方浣岳得了這個消息。不無又添了一重氣惱。每日只是唉聲嘆氣。有時候發動肝氣。常常打罵童僕。賽金便趁這機會。百般的在浣岳面前媒孽方鈞的短處。且說方鈞自從拒絕賽金之後。明知這家庭仇隙日積日深。有一天趙珏要遙回故里。特地向方鈞這裏辭行。方鈞很覺得有些依依不舍。便約定了他。第二天在

自己家裏晚宴趙玆。欣然答應方氏。其時知道趙玆歸心甚急。不能挽留。只是他女兒秀珊的姻事在他意思便想趁趙玆在京裏的當兒同他講明白。了特地同方鈞商議並請他做個媒。方鈞心裏明知道趙玆一心一意想娶林家賽姑。不見得肯答應這邊姻事。然而當面又不好駁回他。姑母只得勉強應允。這一晚方鈞便命廚房裏預備了一桌酒席。也不會另請外客。只同趙玆對酌。趙玆此番因為遂了他的歸志。十分高興。飲酒時候。談笑自若。惟有方鈞毫無興致。端着酒杯子。只是長吁短嘆。趙玆忍不住笑。問道天樂。天樂。你的功名業已到手。此後少不得便要飛黃騰達。如何裝出這矯情模樣。有喜而憂。這是甚麼緣故。方鈞嘆道。大哥這話未免以小人看待我。方天樂。脾氣還怕要所如。輒阻。至於兄弟不樂的緣故。決非爲此。一則我弟兄們相持的聚多年。如今兩地分飛。會唔還不知何日。二則家庭多故。凡百難言。老父疾。

病淹纏。自從撤差之後。入不敷出。家計日近蕭條。姨娘不賢。時常在老父面前媒孽小弟。短處日來。老父只須看見。小弟只有呵斥而無愛憐。論理呢。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但是從此延捱下去。總免不得骨肉參商。禍生不測。小弟思來想去。轉沒有兩全的主意。趙狂聽至此處。也不禁替他扼腕半晌。說道：橫豎你不久便要派遣到各營裏見習。你那姨娘任是不喜歡你。一經離了眼。前難道他還趕着你淘氣。若講到伯父聽信讒言。處處都覺得你的不是。你也有舌頭呢。不會將你姨娘的陰謀詭計。一一替他告訴老伯任老伯糊塗。總還該明白過來。你切莫要學那晉國太子申生。說是我辭姪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的。那幾句話可就是冤屈死了也。沒有人憐恤。你方鈞搖首說道。家父的性情與別人又是不同。他此時溺愛這位姨娘。連自己的性命都顧不得。我這不肖兒子的說話。他如何肯信。至于你說的隨營見習。原可以圖得目前清淨。但是小弟的遠慮還不在此。如今小弟是孤身一人。

尙未授室。這般打算，還可以。使得萬一將來娶親之後，少不得還要同這位娘娘在一處過活。他若是以怨及怨，將來這姑媳之間，定不免朝夕訛譖。大丈夫不能自立，致使閨中弱質爲我受這般閒氣。我有何顏立於世界？我如今却有我的打算。大哥近來不是聽見都城裏紛紛傳說同盟各國邀約我們政府裏出兵參預歐戰？小弟遂從實地調查，知道將來這件事准要達到目的。因爲大哥是自家姻戚，我先告訴你一句。到那時候，我定然投筆從戎，隻身萬里託庇。大哥洪福若能立功凱旋，既可以慰親心，又可以雪國恥。庶不負我們軍人天職。如其不幸效死疆場，寧爲鬼雄，不爲孽子。那時候令妹婉如任從改嫁，勿爲小弟誤彼終身。方鈞說到此處，也就悲從中來，潛然淚下。趙珏笑道：「你這又何苦來呢？」兵兇戰危，那些手握軍符的偉大人物，遇着國裏的一些小爭競，他們會一般的興高采烈，必須主戰到底。遇着別人從中調和，莫不努目相向，死也不肯答應。及至叫他們參預外國戰事，大家。

轉有些遲遲疑疑的不肯前進。這分明是他們眼光看得遠。脚步站得牢。既然做了。一個軍人。大約先要有這樣的見識。方才可以趨吉避兇。舍危就泰。我倒不料你這草茅新進竟是初生犢兒。不怕老虎。公然要想參預歐戰。起來豈非有些不度德不量力。況講到同人家打仗。也要瞧瞧在甚麼時會當初有個專制君主。我們打敗了他。要定我們的罪。我們打勝了他。要賞我們的功。因為有這種極大的關係。大家少不得拚命去幹。死了也博得個封妻蔭子。不死就可以拜爵封侯。如今君主也沒了。提起來都說是民國難道這些大名鼎鼎的偉人還肯低首下心向那些老百姓們去討好不成。轉不如關起大門來在家裏鬧一鬧。還可以……方鈞知道趙珏滿肚皮的牢騷。又要在這飲酒時候發洩了。又深恐他再說出不贐不尬的話來觸犯時忌。京城裏耳目甚多。比不得在外邊各省連忙用手掩着趙珏的嘴。笑道。你可不能許。再胡說了。我們還是吃酒罷。趙珏冷笑道。誰還說是不吃酒呢。我若不是。

的議論說的何嘗不是只不過有些不近情理我說個比喻給你聽聽譬如
毒蛇螫手千金之子望而却走不敢輕犯其難因爲他有千金的身家犯不
着去同毒蛇博個你死我活乞丐則不然他沒有顧慮沒有希望擒而殺之
毒蛇遂不能爲害小弟如今便同那個乞丐一般人不肯幹的小弟却敢去
幹且不講別的卽以你大哥而論你心念都還放不下那個林家小姐
不是小弟敢奚落你陸軍部裏應試尙且不惜捐棄微名若再提到跋涉山
川身入戰地那更是沒有的事了我同大哥處的境遇所以不可一概而論
如今却提起一件事來不如趁這時候明白同大哥講了罷這叫做受人之託
忠人之事至於大哥答應不答應這却不關小弟的事趙狂笑道又是甚麼事
你要說就快說了罷像這樣吞吞吐吐的則甚方鈞笑道家姑母初見大
哥的時候便很有些垂愛後來愈覺得大哥一表非俗滿思想附爲婚姻

前天將小弟喚去便爲此事命我告訴大哥一句我却知道大哥是曾經滄海論表姊丰姿那裏及得大哥的意中人物今日同大哥講過了大哥還是想個法子怎生向家姑母那邊辭謝趙珏嘆道方太太看待我的慇懃真是儼同骨肉便是令表姊亦復溫存體貼使我雖在異鄉而無思家之念皆出自他們母女兩人的厚惠我暗中未嘗不猜測方太太意思不惜以愛女下嫁此時一旦回絕了他們未免覺得過於寡情最好你就說我因爲沒有母親的分付不敢擅自答應一俟此番回里之後當將盛意稟承堂上然後再向令姑母那裏求婚如此說得婉轉些等到我將林小姐聘定下來之後此事自然作罷了方鈞笑道你的主意何嘗不是只是白白的叫家姑母他們指望未免於情理上講不過去如今却沒有別法只好照這樣回覆他們便致了趙珏又笑道論你的那位令表姊雖然及不得林家小姐的容貌然而風致楚楚也是個絕好的女子當日你倒不曾提這一門親事方鈞只是含笑

不語趙玆也不便再望下追問彼此吃了好一會酒又談了些時事自此趙玆遂別了方鈞遄返福建此次却坐京漢火車由漢口改乘江輪抵滬由滬而已派入陸營見習果然離了賽金耳根覺得清靜些本意等待見習三個月之後一俟中國加入歐洲戰團他好出洋在那榆林彈雨之中增長一番閱歷無如政府雖有這意思一共還不曾實行方鈞在營裏也沒有甚麼事做長鎮日價悶悶不樂這一天他們這營裏忽然接到一封緊急公文命他立刻開差向南邊進發奪取南軍佔領的長沙一帶地方其時方鈞已陞爲營長手下却也有四五百名健兒當卽隨營出發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方浣岳之爲人可謂輕重倒置者矣薄骨肉之親而厚羽毛之愛至病其身而不惜殞其命而不恤卒之老夫少妻我縱愛之如珍寶彼且視我爲

贊。瘤。幸。家。有。賢。郎。不。爲。妖。狐。所。惑。否。則。聚。孽。之。誚。必。且。難。免。讀。書。至。此。可。
爲。彼。據。高。位。而。置。羣。姫。者。戒。又。不。獨。廣。田。自。荒。醜。聲。四。播。爲。可。恥。也。
或。謂。賽。金。一。倡。妓。耳。閱。人。多。矣。何。獨。見。一。方。鉤。而。爲。之。顛。倒。若。此。不。知。時。
勢。有。不。同。也。自。嫁。浣。岳。以。來。床。第。之。狎。褻。必。不。能。懨。其。所。好。此。可。斷。言。者。
也。乾。柴。近。烈。火。而。燃。久。曠。有。思。淫。之。心。宜。其。神。魂。失。守。舌。燥。唇。枯。而。使。人。
不。忍。卒。讀。也。掌。頰。一。聲。可。謂。當。頭。棒。喝。方。鉤。煞。是。可。兒。
趙。玆。論。陸。軍。一。段。可。謂。竭。情。盡。致。如。卦。枝。兒。聲。聲。打。入。人。心。坎。裏。矣。起。視。
吾。國。果。若。趙。玆。之。所。論。乎。抑。趙。玆。言。過。其。實。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已。耳。
所。謂。言。者。無。罪。聞。者。足。戒。

秀。珊。小。姐。之。婚。姻。可。謂。反。覆。沈。吟。矣。始。言。之。於。方。鉤。而。不。得。其。當。繼。言。之。
於。趙。玆。而。又。不。得。其。當。特。未。知。將。來。一。身。究。將。誰。屬。也。雖。然。觀。于。後。文。始。
覺。其。結。構。之。奇。

原評

方浣岳所論自由結婚可謂奇謬已極然自主張極端革新主義者聞之必且奉爲至理名言吾故云可惜方浣岳上了幾歲年紀不然倒也算得是個新青年

趙珏一番議論傷時之淚憂國之心一齊湧現作者正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不可徒以小說家言目之也

趙珏下第而秀珊自清早起便有些不爽快此非身上不快實是心中不快耳寫秀珊用情之深當於無字處求之
賽金引誘方鈞一段真是現淫婦身說淫婦法總之老年娶妾本是自討苦吃孟宗儒之於春鶯方浣岳之於賽金俱足爲一般社會當頭棒喝

獨鶴評

○ 第十回 避兵禍挈眷走羊城 奮戰功隻身入虎穴
且說那時候南方一帶很有好幾處省分因爲不滿意政府舉動時時想和

北方反對內中便有許多偉大人物樹着護法靖國的旗幟宣告獨立起來。北方政府少不得便一力主戰派遣軍隊紛紛南下其時方鈞本隸屬一個團長部下團長隨卽將幾位營長傳至面前將政府不得已主戰的苦衷明白宣布並叮囑那幾位營長從速回去將所有軍用器械查點齊備一經有了行軍日期當卽乘坐津浦火車同時出發（按切時事均屬似是而非讀者慎勿一一必求吻合苟求一一吻合則是信史而非稗史矣）那幾位營長唯唯答應更沒有別話可說惟有方鈞驚的搶近了一步慨然說道營官愚昧久已有一件事想稟陳團長須得大加整頓因爲營長蒞差的當兒便將本營兵士數目查點了一番覺得其中虛數甚多其時營官便想招人補充滿額又因不曾與團長申明不敢擅自做主如今是出發在卽國家養兵的糧餉開支一份理宜得一份實用似此遷延下去名雖一營實祇半營萬一家打起仗來如何可以殺敵致果營官的功名性命原不足惜倘若同人家打起仗來如何可以殺敵致果營官的功名性命原不足惜倘若

因此遺誤了政府軍機誰戶其咎據營官的愚見可否趁這時候尙未到出發日期便趕緊回營招一二百人補足額數庶幾於公於私兩有裨益還乞團長示下以便遵行方鈞說完這話不打緊早將那幾位營長引得在旁吃吃發笑便是那團長也被他吃了一嚇暗想這個姓方的如何怎樣糊塗他竟公然會提議到這些上面至於他的話却又是侃侃正論又不能拿話去駁回他只得正色說道貴營長所論極是但是我們這營裏所有軍士的額數從來不曾缺陷便是偶然因有他故缺少幾名也斷不至如貴營長所說之多貴營長既然有見及此想亦斷非捏造此必是前充營長的所爲非法如今也不必計較了貴營長回營之後理宜招人補足該額重行編造花名繳存敝處說着又轉頭向那幾個營長問道爾等營裏可否有這樣弊端不妨認真去查訪查訪像方營長我就喜歡他實心任事諸君都要引以爲鑒那幾個營長一例回道方營長是新近接事團長明見難保前充營長的不

在這裏面舞弊。至于營官們却是實支實銷。人數足額。團長不信。不妨明查。弟當初在大清國充當軍官時候。就認真辦事。不敢欺君。如今是改爲中華民國了。兄弟還是認真辦事。不敢欺民。在別的帶兵官兒或者有那不肖的。不把軍士名額補足。以便在這中間尅扣糧餉爲中飽之計。兄弟却是一清如水。不但軍士額數不肯去舞弊。便是那戰馬的口糧也從不曾有絲毫侵蝕。咳。全國軍隊若都能像我兄弟同貴營長諸君這樣秉公辦理。莫說區區南軍不難。一鼓蕩平。即使撻歐美而跨東瀛。亦何難攻必勝而戰必克。說罷。又哈哈大笑了兩聲。然後向方鈞他門拱。一拱手各自分散。方鈞蒙團長這一番獎勵話。心裏非常高興。返入自己營裏。真個發出一道榜文。招人充當軍士。風聲傳布。京畿一帶地方。很有些游手好閒的百姓。都紛紛來營報戰。聽候考驗。有一天方鈞坐在帳下。暗暗好笑。自念本意想要出洋參預歐戰。名當

殺起來。萬一被趙璧。如知道。又該要譏誚。我是同室操戈。勝亦不足爲武了。但是當軍人。的以服從命令爲天職。我的位分。又小像這樣。偌大舉動。又有我置喙的地步。只好等到南邊再察看形勢。如果有人再出來向兩邊調和。彼此稍稍讓步。或者一樣不勞對壘。便可罷兵。算是國家洪福。倘若必不得已。竟至交綏。那就也顧不得許多了。方鈞剛在裏邊沈吟。不語帳下。早走。上兩名隊長手裏捧着兩本名冊。日稱這幾日所招軍士。已近三百多名。便請營長升帳。察看該留的。留不該留的。便放他們走罷。省得在此耽擱。方鈞點了點頭。更不忘慢旋卽踱出外間。那兩名隊長向營外招呼了一聲。只見紛紛擁進許多人來。方鈞命他們一齊站立在右首。親自接着名冊。只一個一個的喊至面前。合用的看一遍。便招呼他們向左首站着。不合用的。隨時命軍士們押着出營。遣散約莫點了有一百多名。忽然點到一個名字。

正是郝龍方鈞仔細一望暗喜這人竟肯來當兵真能資我臂助因爲郝龍的身段雄壯雖是一個蠢人心地却還異常忠實定然可以任怨任勞方鈞忙笑着問了聲郝龍你如何也想到我這營裏郝龍忙垂手答應說小人在工廠裏雖然有點出息將來終沒有個出頭日子近來聽見營長在這裏招人所以特趕着過來伺候的方鈞笑說這樣很好說完這話郝龍也就站向左邊去了方鈞隨卽又按着名字檢閱了好幾十人兀的從這個當兒猛然看見一個名字是劉長勝才喊了一聲那人已如飛跑至座前向方鈞拱了拱手方鈞不看則已一經看在眼裏不由吃了一嚇原來不是別人正是他表兄劉鏞暗想這廝如何會跑到這裏來同我廝纏他這獸頭獸腦的也不是當軍士的材料想到此處便將他的名字上用筆打了一個角兒這是方鈞點名的暗號凡遇着不能收錄的這人名字上都用硃筆打上一角旁邊軍士便上前催着劉鏞出去劉鏞見方鈞不肯收他當兵不由勃然大怒直

喊起來說方鈞你如今不過當了一個小小營長便連自家親戚都不認識了若是叫你做到督軍豈非連祖宗……軍士們本不知道他是個甚麼人物見他出言無狀公然喊着營長名字大家都不服氣一擁上前也不容他將話說完連推帶搡將劉鏞跟蹤的趕出營外劉鏞咬牙切齒一路上罵聲不絕氣得轉回公館方鈞當時也只好裝着不曾聽見置之不理依然將名冊點完約莫已是一營人數分派了兩名連長八名隊長將他們帶得下去趕緊操演一俟軍衣購齊再行發給他們好編入隊伍方鈞當晚忙換下便服也不會帶人獨行蹣跚逕向他姑母公館裏走來意思想詢問劉鏞當兵的緣故走近大門僕人見是方鈞忙起身招呼又因為他是常常來慣的便讓他獨自進去方鈞匆匆的跨入大廳其時天甫昏黑廳上尚不曾點着燈火驀覺得左廂裏飛出一條大漢影子颶的就向方鈞腦後一拳方鈞打了個落空趁勢那人方才打了個落空趁勢那人方才

又飛起右腿從方鈞下三部直掃過來方鈞大聲喝道鏞哥有話好說不可動手動腳一面說一面又閃避過去便在這一聲吆喝裏面已驚動門房裏的家人慌忙提着燈趕進來方氏正同秀珊小姐坐在內室閒話也聽見外間廝打母女兩人嚇得戰兢兢的携手而出有兩個女僕也一齊跟出來家人們已將劉鏞死命抱住劉鏞那裏肯依他自幼時也曾跟隨着他父親習學過武藝加着他渾身蠻力尋常人也輕易近他不得幸喜方鈞身段積伶不曾吃过他老大的虧算是造化劉鏞還想將家人門打開要同方鈞拚命方氏不知就裏一眼看見劉鏞鬧到這步田地忙放下臉色上前去要打劉鏞自己裏罵道你這畜生莫不是又發瘋了好端端的爲甚同表弟打起來劉鏞見是母親方才不敢開口只鼓着腮頰站在旁邊生氣方鈞略略定了喘息指着劉鏞笑道大哥不是兄弟敢說你這人真是糊塗你心裏便是想做一件事也該預先同我斟酌斟酌怎麼冒冒失失便跑向營裏去應募起來況

且姑夫在日當初也是個武職大員論大哥這身分也須得從學校裏操練一番博一個好好的出身這兵士也不是你去幹得的你叫我將你收錄下來隨後究竟如何看待你你不是使我爲難當着衆人面前我又不好同你明講這話此刻特地跑得來向姑母處賠罪不料你又給我一個冷不防拳腳交下不是兄弟避讓得快這性命豈不要送在你的手裏方氏聽着方鈞說出這一番話方才明白這其中情節不由又氣又笑說道原來鋪兒今天已向營裏去走過一趟了這畜生簡直瞞得我一個文風不透俗語說得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我看這畜生越發要走入下流這軍營裏有甚麼好意兒你巴巴的跑去胡鬧你表弟不肯收留你我狠感激他你轉要同他去毆打這是甚麼道理劉鏞撅着嘴說道有甚麼道理呢我不過因爲往常放不下這打仗的熱鬧我新近打聽得方鈞不曾親眼看見過魂兒夢裏都

意思想瞞着母親同妹妹溜到打仗的地方要去。要。去。巨耐方鈞他不肯携帶。我又分付人將我趕得出營。他既不認我這表哥。他此時又跑來做甚。我不打他。打誰方氏笑道好呀幸虧你不曾真個在營裏當兵萬一當起兵來用意他深恐表弟不知道他的本領所以同表弟廝打起來試驗試驗他有這般打營長的罪名看你怎生逃脫得過秀珊小姐也笑道我知道哥哥的這當兵的本領沒有只是太鹵莽了些不該冷不防的給苦給營長吃方鈞笑道就是你想同我一齊到南邊去走走也不妨事等我替你想個法子好在我營裏尙須尋覓一名書記大哥便充當了這一席總被兵士們位置好。看些但是還須得請姑母的示下可否放心大哥同我一路走兵凶戰危這也不是當要的事方氏道鏞兒同你一路走我還有甚麼不能放心況且這畜生終日坐在家裏兀自尋着事同人淘氣我倒願意放他出門去閱歷閱歷等候姪兒打了勝仗奏凱而回倘能在請獎名冊子上替你表兄填一個。

名兒大小博取一點功名也不枉他父親生他一場九泉之下聽着想還歡喜方鈞望着劉鏞笑道姑母適才的話你可曾聽得明白你若是便肯俯就書記這一席我明天便差軍士們過來奉請劉鏞此時聽見方鈞肯帶他同走他心裏方才歡喜只是嘻嘻的笑見方鈞問他這話他想了半會重行搖頭說道不行我不行我生平不會寫字你也不用笑我你是知道的我兩膀的力氣只懂得拿鎗却不懂得拿筆方鈞笑道你又來固執了目前的時勢誰還當真有這本領纔可以做這件事嗎只要有情面儘管去拿錢吃飯我給這書記名目給你斷然不用你去拿筆寫字我那裏寫字的儘有別人劉鏞笑道這還可以使得你在先若是早早告訴我省得我適才同你拚命說罷衆人都笑了方氏當晚便留方鈞吃了晚膳然後回營過了一天方鈞果然將劉鏞請入營裏又因爲郝龍前此曾在蛇尾港共過患難的登時派他做隊長部署已畢然後將全營名冊繳至團長面前團長也自笑了。一笑背

地裏却還罵着方鈞少不更事（免不得有此一罵）這且按下緩表且說趙玆打從京城裏回去心裏十分快樂真是歸心似箭巴不得立刻到家好設着法兒同賽姑會面這一天船剛抵着閩江江岸好在自己無多行李只雇了一個腳夫挑着自己搶了皮包飛也似的趕得進城誰知離着城門還有一箭多路沿着路旁的軍隊却密麻的相似排列着凡是出入的人那些軍隊都要細細收檢一見了趙玆這樣文明裝束格外留意將行李一一打開翻來覆去的看了好一會又問他皮包裏藏着甚麼趙玆賭氣將皮包向地下一攢那些軍隊見沒有違禁物件才放趙玆過去趙玆在京裏的時候本已聽見福建督軍黎又齊因爲防禦粵軍來攻省城各處非常戒嚴又常形方才知道本省兵事十分危急及至進城之後是凡有交通利便的地方都有軍士們荷槍鶴立只嚇得那些居民交頭接耳紛紛議論像是大禍近

在眉睫一般。所有熱鬧街市的店鋪都是零零落落的。半掩着鋪門，儘有因爲貨物無多，全行關閉的。趙珏瞧這氣象非常慘淡，心中也覺得老大吃驚。替自己挑行李的那個腳夫嘴裏咕嚕着說道：「你少爺還不曾看見那些大同南軍開仗統共鬧到今日，也不會見有一個南邊軍隊影子。白白的累着百姓們害怕，這又何苦來呢？」說也好笑，只許做官的像這樣大驚小怪。因爲搬家的大多督軍又發出告示，一概不准人家箱籠出城了，不瞞少爺說，在這一月前我們倒還撈得好些錢文，如今連這指望都是沒有。將來還不曉得弄到甚麼地步呢？趙珏也不再同他講話，急急奔入家門，見門房裏僕役祇剩一人，上前伺候，問其緣故，皆因外間兵信不佳，是在人家充當廝役的多半請假回去，趙珏分付將腳夫開發走了，匆匆向內室走去，早有一個侍婢看見，趙珏忙喊起來說：「太太休得煩惱，大少爺如今是回家了，只聽

見他母親湛氏在房裏有氣無力的答道你們休得又來哄我年殘歲底他還趕回來做甚趙珏聽見母親聲音覺得心裏有些酸痛忙跨入房門喊了一聲母親說兒子真個回來了母親在家這一向身體想還康好湛氏果然見是趙珏不由悲喜交集一把扯着他的手含淚說道上次接得你的家信你並不會說明回來的日期如今轉出我意料之外哎呀你這一次出門將我心胆都嚇碎了起初是聽見你們在海上遇險幾乎將性命送掉目下又鬧得兵亂荒涼我想我們這省城裏尙且如此交通斷絕怕北京到這裏路途遙遠一定不便行走不料你居然能轉回來大家相見一面真是神佛庇佑你一路上不曾遇見戰事麼趙珏笑道母親放心外間並不會有甚麼戰事只不過本省轉鬧得利害些只是兒子此番白白辛苦一趟不能博取得功名到手叫母親歡喜心下甚是慚愧湛氏連連搖手道這種世界甚麼功名不功名我一概都不把來放在心上況且你們是陸軍學生他就是給

出。你。功。名。還。一。定。要。你。們。出。去。替。他。打。仗。那。還。了。得。我。早。知。道。南。邊。同。北。邊。鬧。在。家。裏。後。悔。後。來。得。着。你。不。曾。取。列。名。字。的。信。才。將。一。顆。心。兒。放。下。你。還。慚。愧。甚。麼。呢。我。又。看。見。你。信。上。說。是。方。家。那。位。少。爺。是。取。上。了。不。知。他。可。還。出。來。打。仗。趙。珏。笑。道。既。然。入。了。營。裏。沒。有。個。不。打。仗。的。道。理。方。鈞。他。是。不。怕。他。還。想。出。洋。去。同。外。國。參。戰。呢。湛。氏。驚。道。一。個。文。弱。的。書。生。怎。麼。想。要。同。外。國。打。起。仗。來。怕。不。是。同。自。己。性。命。做。對。好。兒。子。你。不。知。道。我。們。這。福。建。省。裏。也。派。他。成。日。成。夜。的。預。備。同。南。邊。的。軍。隊。開。戰。他。們。是。小。事。任。是。誰。勝。誰。資。總。丟。不。了。他。們。的。功。名。富。貴。只。是。苦。了。我。們。這。一。班。百。姓。了。哇。（沈。痛。之。避。這。亂。子。才。好。果。然。真。個。開。起。戰。來。倒。也。罷。了。光。是。老。遠。像。這。樣。風。聲。鶴。唳。言。）米。糧。是。因。此。陡。貴。經。濟。是。因。此。恐。慌。大。家。鎮。日。愁。眉。淚。眼。不。知。道。怎。生。

弄得人驚惶惶的。其實一。共也。不曾聽見。他們放過一個砲火。像這樣遷延下去。萬一開個一年半載。我們這些人還想有命嗎。你這會既然到家。倒是打點主意。究竟怎生個辦法。你此番進城時候。難道不看見大家小戶。都是搬得七零八落的麼。趙珏耳邊雖然聽着他母親絮絮叨叨的講話。却未曾過於理會。轉拿眼四面望了望。說道：瑜妹妹呢？我回家有好半會了。如何不曾見他影子？想是在學校裏。未曾下課。湛氏冷笑道：你還提甚麼學校？不學校呢？自從兵信緊急之後。所有地方上一切財政。都被督軍署裏搜括殆盡。通拿去供應兵祖宗兵太爺。便是各行政衙署。也都停止辦公。減發薪水。至於學校裏的經費。更是絲毫無着。別的學校我還不甚清楚。若講到你那光。假不遠他便提早幾星期。草草考驗了他們一次。便行解散。照這樣。

景便是過了新年還不知道有開校指望沒有呢。趙珏聽到此處不由笑起。來說道妹妹既然不曾上課我猜准他這一會子定然又是同林家小姐不知跑向那裏去戲要去了他們非常要好既已放假焉有不互相聚在一處的道理。湛氏將眉頭皺了皺說道你還提林家小姐呢他家在這半月頭裏因爲外間風聲不好早已全家到廣東去趙珏驀然的聽見這句刺耳的話頓時驚得呆了不由的咬牙切齒暗想這全是這可恨的黎督軍鬧出這樣亂子硬生生的將我這意中美人逼得向遠方避難依趙珏此時心理便恨不得和黎督軍拚命方才消釋得心中無窮怨憤。湛氏却猜不出他心裏思索甚麼重行接着嘆道人家因亂出去避兵這也出於不得已我就不是是個緣知是如今你那妹子真個是哀哀切切的悲哭真個是哀哀切切的相親相愛的。

病在床。上。呢。（春雲漸展情事宛然）咳外間是亂成那樣家裏是病成這樣委實弄得我心緒如麻我要替他請醫生來診治他又死命的同我違拗不肯服藥我也被他纏得沒法只好聽天由命死活且自隨他去了說到此不禁提起袖子揩拭眼淚趙珏嘆道妹妹同林小姐朝夕在一個學校裏讀書自然是如影星形再加着彼此性情相投生生的將他們分散開來也難怪妹妹傷離感別以至爲他成病湛氏冷笑道林小姐早經退學了（上文情事便借湛氏口中補出至其中帷燈匣劍又隱隱露其端倪）說也奇怪自從你動身以後中秋那一晚林小姐因爲在我家吃酒吃得大醉後來便不曾回去同瑜兒勉強睡了一夜以後他們小姊妹們便格外親熱隔不了一日五日不是瑜兒到他府上去飲膳便是林小姐到我們家裏來一樣要談笑到二三更天氣方才回家這也罷了只是他們姊妹倆過於親熱狠了一班同學的孩子妬忌他們也是有的竟有人在校長面前進林小姐的

謔言校等聽信了一面之詞。在上月裏便開除了林小姐名字。逼着他退學。我背地裏也曾問過瑜兒那些女孩子究竟編派林小姐是些甚麼話。瑜兒又死也不肯告訴我。（這事如何能告訴老母一笑）林小姐雖然退學依然還是同瑜兒往來。瑜兒平日間却是十分歡天喜地的下課之後都要常常去訪他。一日不看見林小姐兀自悶悶不樂。如此一天一天下去。不料平白地我們省裏鬧出兵信。林小姐的父親不知爲甚的摑着家眷趕着向廣東去了。瑜兒就此得了病症。我還笑着向瑜兒勸說這林小姐將來就必得嫁給你哥哥。你們姑嫂們方可以常常廝守在一處。萬一他府上竟不允许。我家這頭姻事你們將來都是要出閣的難道還捨不得分手。這不是用許我家。這頭姻事你們將來都是要出閣的難道還捨不得分手。這不是用情太過轉苦了自己身子嗎。可憐瑜兒他也不理會我的話。一經我提到林家小姐。他早又哭起來了。我千不恨。萬不恨。只是恨你這畜生當初若不是。你叫你妹子去聯絡他。他們何由會在一處求學。如今將這實心孩子弄得。

死。又。不。死。活。又。不。活。叫。我。怎。生。說。法。趙。珏。急。道。這。又。怪。孩。兒。則。甚。瑜。妹。妹。捨。
不。得。他。走。難。道。我。心。裏。還。捨。得。他。走。不。成。我。又。沒。有。未。卜。先。知。的。分。兒。如。何。
便。會。猜。到。今。日。外。間。開。出。這。樣。亂。子。母。親。也。不。須。着。急。等。我。去。會。一。會。妹。妹。
我。還。有。話。要。向。他。詢。問。呢。說。着。母。子。二。人。便。都。向。趙。瑜。房。裏。走。來。趙。珏。才。一。
進。房。只。見。錦。帳。四。垂。爐。烟。沈。寂。只。有。一。個。短。鬟。坐。在。一。張。杌。子。上。打。盹。見。了。
湛。氏。忙。笑。着。起。身。相。迎。又。向。趙。珏。招。呼。一。聲。湛。氏。便。問。道。小。姐。這。一。會。覺。
得。怎。麼。樣。了。侍。婢。笑。回。道。小。姐。今。天。咳。嗽。得。好。些。適。才。吃。了。幾。片。戈。製。半。夏。
如。今。想。是。睡。着。了。大。家。剛。在。這。裏。講。話。趙。瑜。在。帳。子。裏。又。咳。了。兩。聲。侍。婢。
上。前。替。他。將。帳。子。揭。起。趙。瑜。微。抬。雙。眼。見。他。哥。子。已。站。在。面。前。便。問。他。是。幾。忙。
時。回。家。的。趙。珏。此。時。看。見。他。妹。子。斜。倚。在。枕。上。身。畔。圍。着。一。疊。錦。被。只。
鬢。蓬。鬆。花。容。憔。悴。比。當。初。清。減。了。許。多。見。他。問。着。自。己。忙。笑。說。道。愚。兄。回。
未。久。聽。見。母。親。告。訴。我。妹。子。如。何。好。的。會。病。了。近。日。精。神。可。還。硬。朗。些。
趙。

瑜勉強笑道妹子本沒有甚麼大病入冬以來略略受了些風寒只是咳嗽得利害日間還支持得住一到夜深時分身體覺得微微燥熱不能再睡倚在枕上眼睜睜的看着天亮倒是不睡還好睡了反怔忡不寧顛倒做着無數噩夢嚇得人心裏怪怕的趙玉皺眉說道這是虛弱的症候再不能遷延下去還是趕緊請醫生來調治方有起色趙瑜搖頭笑道我自幼兒便怕吃藥便是今日一聞見藥香便要嘔吐既然吃不下藥去白給醫生看了也是沒用我願意靜養些時一經胃口開了能多進點飲食料還不至有礙趙玉笑道話雖如此妹子總須得將心放開些不可將朋友情分過於認真起來徒然有損自家身體據聞林家小姐業已向廣東避兵去了終日在一處的姊妹也難怪你牽腸挂肚但這也不過是暫時離別一經大局平定他們家一定還要回來你若因此有個三長兩短便是林小姐他心裏也過意不出甚去趙瑜聽見他哥子提到林賽姑的話不由觸動他的心事又不好說出甚

麼轉羞得將個頭伏在錦被上面咳嗽不已。頓時面紅耳赤。湛氏忙得近前用。手在他背上拍着說道：「瑜兒且歇一歇，講話罷。你這身子虛弱已極，所以勞一點神兒便喘成這個樣子。」趙珏暗中瞧出趙瑜神情覺得還不是單爲着林家小姐或者他情竇初開有甚麼告訴不得人的隱處亦未可知。（也只猜着一半）我在先曾經瞞着妹子替他同方鈞換了戒指。這頭親事如今尙不曾稟明母親不如趁此時明說出來也叫妹子心裏歡喜。這病一樣全愈得快籌畫已定當時便不同趙瑜講話。遂有意無意的將前番的事迹一一告訴了湛氏。湛氏尙未及答應誰知趙瑜已聽得明白。抬起眼來將他哥哥望了望忽然哀怨填胸依他的意思還想同哥哥衝突一番埋怨他不該瞞着自己擅自同別人結婚。無如氣堵咽喉只紛紛的落了無數眼淚。雙睛反挿手足冰冷立刻暈厥過去。湛氏吃這一驚煞是不小。忙倚在他的身後竭力捶打含悲帶恨的喊着：「瑜兒！瑜兒！」快醒轉來！你哥哥做的事沒有人。

去。睬。他的那個侍婢也帮着叫喚。約有五分鐘的光景。趙瑜方才悠悠醒轉。湛氏早望着趙珏揮手叫他出去。趙珏更猜不出他妹子是何用意。只得怏怏的走出房門。趙瑜見他哥子不在面前也說不出甚麼。只是儘哭。湛氏百般的安慰坐了好一會。又伏侍趙瑜好生睡下。方才出來同趙珏閒話。不免又責備了趙珏幾句。說他做事也太鹵莽。雖說女兒的婚姻父母可以做主。但是你當時又不曾同我斟酌。冒冒失失的竟將你妹子的戒指同人家交換起來。況且目前時事又鬧着自由結婚男女平等的那些邪說。你替他擅自做了這件事。知道你妹子心裏還願意不願意呢。只是一層叫我委決不下。若是一定猜你妹子意中有甚麼人思量嫁他。他又從來不會同外面所見極是若是妹子果然真個捨不得離開林家。小姐他就應該竭力替母親。

子設法萬一林小姐嫁給孩兒他們做了姑嫂不比但做同學朋友還好母親往常可曾聽見妹子替我同林小姐提到這件親事不曾湛氏道不曾不曾自你動身之後他們倒是常常在一處嬉戲將以前向那邊求婚的事倒像忘掉了一般林小姐有時同瑜兒也到我們家裏來却一毫沒有羞澀的意思豈非怪事……著書到此覺得書外的人定然沒有個不笑書中的人湛氏同趙玉糊塗因為書外的大家知道林賽姑是個男孩子書中的人湛氏同趙玉糊塗因為書外的大家知道林賽姑是個女孩子書中的人湛氏同趙玉糊塗因為書外的大家知道林賽姑不是女孩子了但是趙瑜所以知道林賽姑不是女孩子的原因書中尙求曾補敘出來書外的人究竟還不能算得明白透亮如今且趁林賽姑遠赴廣東趙瑜又病在床上這個當兒略以前事迹叙一叙庶幾此中情節方有一個線索諸君猶記得中秋那一夜將林賽姑醉倒在趙瑜家裏以後便雙雙同宿在一張床上那時候賽姑固是

醉態。模糊。趙瑜亦復天真爛熳。雖則並肩疊股。實係玉潔冰清。這也是人人共知人人共見的。自是以後。書雲小姐。因爲中秋替他們捏了一把汗。再也不許賽姑去同趙瑜一牀上睡覺。無奈他們夜裏雖不在一處日間却常常在一處。賽姑年紀又比趙瑜長些。男孩子知識畢竟開得較早。覺得日日般同趙瑜去挑逗。恨不得便將自家是女裝的話明白告訴了他。豈知天下事越想瞞着人有時候還免不得破露出來。況乎自家想去破露焉有個不破露的道理。所以有這麼一天。竟被趙瑜察出賽姑的蹤迹。在那個當兒。趙瑜原自嚇得心驚胆戰。不知道怎生發付才好。萬一在這當兒有個道學先生在趙瑜身邊警戒他。說道你以前不知道賽姑是男子。同他在那處廝混。這也罷了。如今你既然看出賽姑是喬裝的女郎。便該視之如虎狼。一哈。若蛇蝎。下得一番克私去。慾的工夫不愁。不造到大聖大賢的地位。

哈趙瑜不過是個十四五齡的幼女。他那裏會想到去媲美聖賢。他從驚恐之中轉生出無窮愛戀論賽姑這種美麗姿顏譬如是一塊金玉。當初把他當做女友還以爲這金玉我雖愛他總不見得將來便爲我有如今轉增出一重希望。要把這金玉深深掩護起來不容旁人在我手裏奪得過去。你想他那裏還肯聽從道學先生的說話呢。由是形迹愈親情好愈浹畢竟小孩兒家的舉動不比那些老奸巨猾做出一件事來要是不瞞着人便罷了。若果然有意要去瞞人不但左右的人不得而知便是通國百姓的耳目。他們都可以遮掩得一個干干淨淨。（吾聞此語吾爲吾國政府失聲一嘆）他們那裏有這程度呢。所以逐日下來都有些藏頭不藏尾的漸漸被同校的女學生瞧出破綻。大家便交頭接耳尋事來指摘他們一種風聲不知不覺傳入歐陽校長耳朵裏。校長當時大大的吃了驚暗想這件事關係甚大。倘若真個鬧出來不但於林趙兩家聲名有礙便連我這校裏將來如何還有

人家敢送女孩兒到此處求學，隨卽不動聲色過了幾天。故意的借了一個題目，將賽姑名字開除，叫他退學回去。趙瑜同賽姑心裏都明白，其中用意更不敢說出。甚麼賽姑以後便不再到含芳學校來了。他祖母林氏本不以學校爲然，見賽姑退學，却還甚是喜歡。惟書雲小姐同舜華他們知道外間的風聲，暗中責備賽姑好幾次。賽姑只是咬牙咧嘴的笑，依舊不時的還同趙瑜往來，形跡比在學校裏還更覺得親密。些書雲小姐勸他，他也不聽。趙瑜背地裏也同賽姑商議說：我這身子可算託付你了，任是我們心地上清清楚白，並不曾做出甚麼不端的事。然而將來你一經改了男裝，別人都是知曉的。我曾經同你在一處歇宿，誰也不要議論我們無私有弊，除得我嫁給你，是以前的誤事了。你的祖母不要我裝做女孩子，那時候自然請出人來向府上求親，決不至。但是這時候總不能提議到此。你放心等著罷，這是以前的事。

信林賽姑隨着他父母遠赴廣東趙瑜的一顆芳心方恨政府裏只顧爭競。趙瑜已一心一意的等候成此一段美滿良緣了不料本省忽然鬧起兵兒跑出一個冒失鬼的哥哥趙珏他也不顧青紅皂白怎麼自家硬行做個爭競將一個如花似玉的妹子悄沒聲兒聘給方鈞還千方百計將妹子一枚手戒交給阿妹趙瑜才知道這一嚮手戒主當指誑騙到手換了給人又將別人的戒指交給阿妹趙瑜才知道這一套的戒指竟是方鈞聘定自己的禮物真個又氣又恨等待他母親同哥子出了房門之後他便死命的去抹那戒指病禱呻吟春葱瘦損一抹便將下來望了望便引至櫻口邊用牙齒死命去咬想將這戒指咬碎了方才稱心無如這戒指金質堅固咬了半會那裏損壞得分毫只急得眼中珠淚紛紛如雨正沒做理會處驀然想到書架上有一瓶硝鑑水是前幾月同姑向藥房裏購來戲畫竹布上花草用的還賸得有小半瓶連忙招招手將賽

侍婢喚到床前。命他將那瓶硝鑼水遞給自己。侍婢不知他有甚用處。只得依得分付輕輕的將瓶子取過來。趙瑜忙接在手裏。將瓶塞子揭開。使勁將那枚戒指向裏邊一丟。立刻烟焰蓬蓬。翻騰作響。侍婢吃了一嚇。沒口子問小姐爲甚事。同這戒指做對當。卽從趙瑜手裏奪過。跑向外間。墻石上面。將戒指傾倒出來。可笑那戒指已燒成薄薄的剩了一點零星金屑。趙瑜才覺得暢快。重行伏枕而臥。此處侍婢將這殘缺的戒指用冷水澆幾了次。笑嘻嘻拈着送至後進給他們母子瞧看。湛氏見了只管點頭。望着兒子微笑。轉是趙珏十分着急。說妹子這是甚麼意思。你一個未曾同人結婚的女子。便是我做哥哥的替你定下這門親事。也不爲過。如何竟自下這一番辣手公認。不承認呢。說着就想搶拳擄袖的向趙瑜房裏走去。湛氏忙攔着說道。你這又何苦來。他已是病得不成模樣的人了。你還趕着把氣給他去受。依我。

主張等他病勢全愈我來緩緩勸導他。他若沒有別的意見自然會順從。你便同方家做親。你此時即使同他鬧起來也鬧不出個正經辦法。總而言之。你這人各事都有些一相情願。不但你妹子姻事你硬行替他做主便是林家小姐你也。是不管人家答應不答應都十拿九穩的便硬派人家要嫁給你做妻子。少年子弟十有九個鹵莽。你這鹵莽也要算極頂的了。……洪氏。這幾句話轉將趙珪說得俯首無語。站起來嘆了一口氣。逕自跑向他那臥室裏睡覺去了。我如今且要倒轉筆來叙一叙林家赴粵的緣由。以及他們動身後的事迹。自從南北生了意見。福建督軍黎又齊本是北洋派的一份子。動他據有福建全省。竭力要去與南方做對。又因為兵力不繼。成日價的發着子。督軍萬急密電向政府裏乞兵救援。無如鞭長莫及。一時間北兵不能前來。黎軍非常焦急。只得將各要塞地方派兵嚴密防堵。凡省裏有形迹可疑的人。都把來一網打盡。那時候林耀華正當着省議會議員。他的宗旨却是個。人。

人俯仰沒有一毫成見。臣耐黎督軍在先本不以議會爲然，却好近來便供財政不足爲名，立時逼着那些議員閉了會幕，停支薪水。林耀華因爲沒處撈摸銀子，使用非常懊喪，再加上兵信緊急，嚇得林氏他們日夜不安。時時籌畫避亂，所在林耀華正自沒法。這一天忽然接到廣東一位朋友的信函，說是已經替他在省裏覓了一個相當位置，係督軍署裏的庶務員務，須趕速前來。遲則恐爲他人獵取。這朋友姓金，名廣仁，原是耀華當初在廣東候補時候結識的。金廣仁也是個知縣班子，與耀華甚是投契。目下金廣仁已入督軍署裏，做了祕書長，却好看見出了一個庶務員缺，所以特地在督軍面前保薦了林耀華。這也是他們延攬人材的意思。（延攬人材而及於林耀華，真是不值。）耀華坐在家裏，正苦沒有個走處，却好接得此函，隨即將他那個軍師管家（稱呼奇絕）林福喚得近前，同他商議。林福笑道：「這有甚麼商議？我久經打聽得南方聲勢浩大，不日便來攻打這福建萬一，黎督。

軍。一個支持不住。他們兀自會攢下這地方。大家逃走那時候。我們住在這省裏。怕不要玉石俱焚。同歸於盡。難得那邊金老爺有信來。請老爺這庶務員缺。又是個發財的道路。老爺還不快快拿定主意。挈着老太太同太太。他們走他娘的路。黎督軍不講交情。早把老爺們的議會取消了。老爺難道還同他有甚麼感情不成。耀華笑道。話雖如此。但是督軍新近有告示貼在外。面不許軍民人等遷移。他處那看守城門的非常認真。我們公館裏又免不得行李箱籠成大捆的往城外挑抬。他們那裏容得不是走不成功。反弄得打草驚蛇。被別人笑話。林福拍手笑道。呸。我說我們老爺爲人忠厚。這不是有些忠厚太過了。督軍的告示雖然煌煌的貼在牆上。那是嚇百姓的。但凡尋覓着一兩個熟人向他們乞一紙通行證。走到城門邊。包管那些守城的。

兵士乖巧的放老爺們搖擺出城事不宜遲老爺此時便請回上房告訴太太他們一聲叫大家將細軟打疊打疊便趕在明天清晨動身我若是聽了歡喜不盡旋卽走入裏面一眼瞧見他母親同家裏上下人等都愁眉淚眼的坐在一處林氏看見耀華忙問道你在外間可聽見甚麼消息沒有耀華笑道母親不用焦煩了明天就有了動身機會大家向廣東去走一趟於是便將適才的事迹一一告訴了林氏林氏聽到這裏不禁先念了聲佛說道這真是皇天保佑難得有這樣事體粗重傢伙我們都不要了各人將首飾衣服打疊起幾十個箱子抬着走罷等大局平靜再回家另行置備不遲此處書雲小姐同舜華玉青他們都非常歡喜惟有賽姑站在旁邊咭嚕着一張小嘴良久方才說了一句道本省雖然鬧着兵信不見得廣東就會安然無事況且挈着許多眷屬一路上兵匪縱橫難保不發生別的

亂子。（下文情事無意在賽姑口中一點）在我看一動不如一靜還是老穩住。在省裏的好讓父親獨自前去瞧瞧那邊光景再斟酌我們行止林氏不等賽姑說完重重的向他啐了一口罵道一個女孩兒家鹽醬口還不會動身呢就滿嘴裏說起路上遇見亂子來若果然有亂子便讓你一個人去受害我們還要圖個順遂呢你這點點年紀懂得甚麼當初革命黨起事還是文明辦法輕易從不肯殺人你的曾祖還不肯放膽住在城裏巴巴的攏帶我避居下鄉（又將第一回情事重行提起使人增歲月之感）目下時勢又不然了南北爭競起來好像有甚麼不共戴天大仇似的只要軍隊一接乒乓乓的鎗彈礮子雨點般的打得個落花流水其實他們軍隊裏果然死的人不少若論無辜百姓損失性命的也是很多很多他們爭權爭利不顧死活罷了我們這些百姓也打入這劫數不是從那裏說起（慨乎言之願南北諸君一聽此言）我請問你不過豆瓣子大的一個女孩兒難不

成偷着漢子養着孤老不放心離着他遠走想老遠住這地方擔驚受怕拿着手揉自己肚皮賽姑本是他心愛的孫子自幼兒也不會用大氣兒呵斥他過此番也是因爲性命交關便不由的口不擇音罵得賽姑紛紛珠淚濕滿襟袖站在旁邊一聲兒也不言語還是書雲小姐知道他心裏的委屈忙將他扯到房裏低低笑道你祖母的脾氣向來說是一說二是二獨斷獨行攢了的他既決意要往廣東避兵你爲何又不看看風色轉同他辯駁起來這還是你呢若是我们做媳婦的像適才這個樣兒不知還要罵到甚麼田地好兒子我猜你捨不得動身的緣由定然是爲的趙家小姐如今却不好只是須得早早回來不要再累我受氣賽姑聽他母親這句話很覺得好端端有些刺心頓時羞得臉上緋紅那眼淚又落下來書雲小姐笑道好端端又

哭。甚。麼。呢。你。們。這。婚。姻。的。事。我。在。先。不。是。曾。經。明。白。同。你。講。過。都。要。等。到。祖。
母。准。許。你。改。換。男。裝。方。才。可。以。請。出。媒。人。來。向。人。家。去。求。親。若。是。像。這。樣。
男。女。不。女。的。便。思。量。將。趙。小。姐。聘。給。你。做。妻。子。豈。不。要。驚。世。駭。俗。你。也。不。
用。耽。延。了。最。好。連。轎。子。都。不。用。坐。悄。悄。的。帶。個。丫。頭。瞞。着。他。們。去。罷。賽。姑。
裏。着。實。感。激。他。這。母。親。不。盡。當。卽。遵。照。他。母。親。說。話。穿。街。過。巷。已。到。趙。瑜。
裏。趙。瑜。剛。自。散。學。回。來。正。苦。沒。有。消。遣。忽。然。聽。見。賽。姑。到。來。喜。得。心。花。怒。放。
忙。迎。至。廳。口。一。把。攏。着。賽。姑。的。手。笑。吟。吟。的。說。道。今。天。怎。生。這。般。高。興。特。
的。過。來。訪。我。想。是。你。知。道。我。在。家。苦。悶。我。們。來。暢。談。暢。談。最。好。：：趙。瑜。
了。一。會。只。不。見。賽。姑。答。話。轉。覺。得。他。滿。臉。上。堆。着。愁。容。像。有。甚。心。事。的。光。景。
其。時。已。經。走。到。自。家。臥。室。來。了。兩。人。雙。雙。的。並。坐。在。一。張。綉。榻。上。趙。瑜。偎。着。
賽。姑。笑。道。你。心。裏。有。甚。委。屈。儘。管。告。訴。我。爲。甚。麼。只。不。開。口。叫。人。猜。不。出。這。
你。着。景。說。特。心。裏。的事。賽。姑。搖。頭。嘆。口。氣。道。我。不。說。罷。說。了。你。也。要。傷。心。趙。瑜。聽。他。這。

句話轉嚇了一跳。疑惑他們婚姻上有變故。或者他的父母替他聘下了別人家孩子也未可知。想到此際也就悶悶不樂。低下頭只管發怔。彼此鴉雀無聲的坐了好半晌。還是賽姑忍耐不得。嘆了笑說：「你爲何也不開口？」趙瑜冷笑道：「據你適才的說話，定然也沒有甚麼好事。告訴我。我在先還想你說。此刻轉不想你說了。說畢也就落下眼淚來。賽姑取出一方手帕。一面替他拭臉。一面說道：「你也不用胡猜亂想。我還不會告訴你的話。」你豈非更要累你儘哭我。今天也不爲別的事。生氣我就哭了。若是告訴了你。豈非更要累你儘哭我。今天也不爲別的事。生氣我被我那祖母罵了。所以此時見了你。還不大高興。趙瑜聽見這話。方才轉憂。因爲喜笑道：「你們老太太罵你做甚？他不是很鍾愛你的？我猜着了。大約因爲你要向我這裏來走動。他老人家又不以爲然。可是不是？」賽姑道：「我到那裏去？」趙瑜驚訝道：「你到廣東去？」賽姑遂在這時候將合家要避兵遷居的。你這裏來。祖母並不知道是我母親分付我來同你作別的。趙瑜驚訝道：

話通通告訴趙瑜。一遍趙瑜頓時花容失色。手足冰冷。半晌開不得口。眼淚兒却一點也沒有。賽姑非常憐憫。輕輕用手在他背上拍了好幾十下子。趙瑜方才哇的一聲哭出聲來。扯着賽姑的手更不肯放。哽咽着說道：「你這一去我們再沒有會面的日子了。」說了這一句又哭。賽姑急着說道：「祖母嫌我說話不圖順。遂你這話不更忌晦？」如今年世界上交通很便。福建離廣東雖是隔省。也不算遠。爲何就沒有會見你的日子？難不成我此番在路上有甚麼性命危險？趙瑜用手握着賽姑櫻口哭道：「我不是咒你有甚麼危險。你須知道此次南北戰爭。全是各人鬧的。各人意見又比不得當初。匪人作亂。旋生旋滅。或者還有個肅清之時。如今是你結你的黨援我樹我的旗幟。彼此勢力又不能相下。今天你勝了我。明天我又勝了你。他們只顧爭競各人的權利。權利一日不能相平。就算這干戈一日不能了結。老的死了。還有一輩最小的出來中華民國。一日存。在他們依舊小的出來。小的死了。還有一輩最的出來。」

拿着百姓的錢坑害百姓的命。兵連禍結如何會有。已時你此番一走更不知道幾年幾月才可以返里。我們的姻事終究沒有指望了。老實說我們一切膚的災害是我們領略的。還有那些妻離子散兄死弟亡尙不知更連累了幾多百姓哩。賽姑忙安慰他說道你這也過於遠慮了。他們這些爭權奪利的人不見得全然沒有心肝。總該有個懊悔日子。大家休兵息戰起來也未可知。趙瑜掩淚說道若講到休兵息戰早呢早呢除非這中華民國落在別人家手裏重新製造起來那時候權也沒得爭了。利也沒得奪了。大家俯首帖耳在別人肘腋之下。鬧得個花子沒蛇使猢猻沒棒弄只好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這叫做滾湯泡老鼠一個活命都沒有。他們這才稱心滿意當初我們罵起滿清來都恨着他們。挾了一個私兒說是寧贈朋友不與家奴。因此大家鬧着將他推翻了。如今這些偉人我也猜透了。他們定然也是個寧贈敵國不給同胞的用心。所以才這樣拚命的私鬪提起大題目來。雙方却

都有理。北邊便說南邊是搗亂。南邊又抵制。北邊說是護法。我請問你他們若是果然有這實力。眨眨眼或是直搗幽燕。或是統一區宇。我們便忍耐着讓他們鬧個天翻地覆。不過是暫時痛苦也還罷了。最奇怪的北邊的偉人。遙遙的坐在極北南邊的巨子。遙遙的守着南隅。連一根毫毛都損壞他。不動白白的苦了別省的老百姓。朝也忙。避兵暮也忙。逃難終不成。就像這樣打來打去。就打出一個甚麼局面。麼說句不怕你笑的話。我們都是在學校裏受過文明教育的了。誰也敢鄙薄這共和兩字。不好然而照今日這樣時勢看起來。倒覺得有一個皇帝專制的好。省得國體上耽着虛名。民上生受着實禍……趙瑜越說越恨哭到不要哭了。只是剔起一雙蛾眉。咬得銀牙。哎哎作響。（一篇男女離別的文章。轉把來洗盡那些綠波。春水南浦銷魂的話頭。真是推陳出新。文境怪絕。）賽姑也不由被他說得笑了。忙勸着說道：大凡世界上的事也。不可一味從頹喪那一邊落想。橫豎我們年紀都還

幼小暫時同你分手不見得就如你所說簡直沒有幸福希望但是我倒有一件事替你懸心我們這省裏被這黎督軍佔據着他是北洋派的人却領着南洋土地怕護法軍一定是要同他爭競的干戈擾攘塗炭生靈免不得要有一番舉動你住在這危險地方叫我如何放心得下我此次一經抵了廣東試探試探那邊光景萬一可以去得我定然寫信寄給你等你哥子回來不如一齊都移家到廣東去暫住趙瑜點頭說道無論如何你既到了那邊總要先寄信給我讓我放心至於我的哥子回家時候他自然也須有個辦法料想這福建鬧得這樣烏糟糟的也決非樂土了年近歲逼不料你忽有這一番跋涉我這身子不能隨你去我在夢裏都要飛來同你會面的不肯去打擾他們談心只分付僕婦替他們預備晚膳後來又有侍婢進來報告說自家小姐同林小姐坐在房裏哭泣轉將湛氏嚇了一跳忙移步走說到此又哭起來湛氏在先聽得賽姑到了此處心裏很是喜歡因為

到趙瑜房裏果然看見他們臉上淚痕兀自未乾便慌着問他們爲的甚麼緣故賽姑才將往赴廣東的話告訴湛氏湛氏不由的也灑了幾點眼淚彼此正在悽惶之際外邊又傳進話來說林公館那邊已經打着轎子來接小姐賽姑隨卽起身向湛氏告別又叮囑趙瑜凡事看開些不可過於想念我一經亂事稍定我必催着祖母他們仍然旋里居住趙瑜掩面而泣更不起身相送只低低說了一句姐姐在路途上各事保重務必常常寄信給我讓我放心賽姑忍淚依舊攜着原來那個小婢忽忽上轎回家去了其時林府上下人等早已忙得鴉飛雀亂所有行囊什物均已打疊齊整林耀華同他母親斟酌外間留了幾名年紀長些的家人看守房屋又將舜華的母親林氏請得來告訴他暫時向廣東避兵內室裏還有許多什物不曾攜帶無人照應便請林氏將家遷移過來管理一切至於按月的支用自當隨時寄來斷不有誤舜華的母親欣然答應佈置既畢却好前一晚林福已將通行證

運動到手更來不及揀選。吉日隨卽在第二日清晨車轎紛紛出了城用船運着到羅星島等候海船啓碇上了海船之後時交冬令北風大作那船身很有些顛播林氏同賽姑這母孫兩人非常眩暈賽姑尤其利害一日一夜飲食却不能入口林氏沒法便將耀華喚到面前說賽兒不耐風浪這便如何是好你看有甚法子可想耀華笑道母親放心再俟半天便可行抵香港林福也曾告訴過我說虎門那裏兵隊林立防守極嚴遇有往來商旅百般囉唣甚至扣留當地一時不容進省兒子因為急於要向督軍署裏去接差委怕耽擱遲了爲捷足者先得所以林福勸我們便在香港登岸由九廣鐵路乘着火車不消一夜功夫便可徑赴廣州母親同賽兒既苦量船照這樣辦法格外覺得好了林氏方才歡喜又將這話告訴了賽姑果然那海船在岸覓好旅館權且歇下賽姑身登陸地爽快非常次日由香港過江到了九香港停泊的時耀華便分付家人們將船中什物一齊雇了腳夫扛抬上

龍地界。大家行抵車站却好火車已到。耀華引着內眷陸續登車。他們是買的二等車票。其餘僕役均係三等開車。之後真是風馳電掣。異常迅速。賽姑畢竟是小孩子家。心性連日在海船上。十分悶損。陡然上了這火車。再凭窗眺望。沿途風景雖然時當冬季。廣東地界却又與他處不同。依然是一幅綠橙黃森林。茂密喜得他心花怒發。將遠行的苦況離別的悲懷一概拋撇。得干淨淨在那座位上。忽上忽下。一刻也不能安靜。幸喜二等車裏閒雜人等不多。另有幾家官眷。大家看見賽姑多半交頭接耳。在旁邊竊竊私議。其時隔離賽姑坐的地方約莫有十幾步遠近。一排車座上並肩坐了兩個少年。一個是軍官模樣。肩章燦爛。映着衣襟上的金線格外好看。身旁擋着一柄指揮尖刀。手裏不住的拈着那刀柄上繫的杏黃鬚子。兩顆圓溜溜的。眼色只顧向賽姑身上射來。射去。側坐的那人却是中國尋常裝束。也是綢帛。遍體瞻顧。頻頻一會兒。兩人低下頭去附耳私語。那人不知對那少年軍

官說了些甚麼那少年軍官便伸手向他腦袋上撲了一下頓時將那人頭上戴的那頂瓜皮帽兒撲通打落在地彼此哈哈大笑那人俯身下去將帽兒拾起來重新戴好賽姑初猶不甚留意後來看見他們這般做作倒反覺得好笑也就呆呆的掉轉臉來不住的向他們瞧看那少年軍官益發得意顧盼飛揚若不是礙着車子裏耳目衆多簡直要同賽姑做光起來看官須知道賽姑若果然真是個女郎書雲小姐同舜華他們這班內眷不是沒有眼睛的少不得自然要監防賽姑防他被人家少年男子引誘無如他這喬裝是他自己家裏知道的雖然明明看見別人這種怪樣轉一毫不以爲意聽其自然罷了可憐那個少年軍官此時的神魂大約已經被賽姑勾攝去了縱是做了一會鬼臉子也無濟於事他又想了一個計策思量賣弄他的氣燄站起身子挨挨擠擠從賽姑面前走過去向腰間掏出一個警笛撮口吹得一吹立刻從三等艙裏跑過四名兵士齊齊侍立在那軍官座側軍

官重行入座。又囁咕了兩句。那四名兵士又如飛的走到後面。不多一會。取出好些茶點放在他們几上。少年軍官且不吃。又指指點點的向那些兵士。取說了幾句。兵士們隨卽含笑走了。約莫有半句鐘點的光景。兵士們又走回來。垂手稟陳了一番話。那少年軍官臉上頓時露出無窮失望顏色。遂不似先前高興。將兵士們喝退。只沒精打采的低着頭。一言不發。旁坐的那人。百般逗他。談笑他。也不理。後來還是那人扯着他。又低說了好一會。那少年軍官方才重新眉飛色舞。對着賽姑轉不像適才的輕薄。反放沈一副臉色下來。好叫人知道他身分尊貴似的……原來這少年軍官先本分付那幾個兵士去向林耀華家人打探。問他家這位小姐可曾有了婆婆。家沒有。當時便被林福聽得明白。心裏暗暗好笑。自念這都是我們這位老主母多事。無端的要將這小少爺裝扮成一個女孩子。又因爲模樣生得太好了。在家鄉時候。不是這家來求親。就是那家來做媒。幾乎鬧得打發不開。如今在這途

路之間偏生又有人看中我家這位假小姐了若是明白告訴他們還不曾給人家放聘恐這軍官一定還要糾纏不清不如等我編一句謊去發遣了他省得他們癡心妄想隨卽便向那幾個兵士笑道承你們大人錯愛問及我們小姐只是可惜我們小姐早經被人家聘定了那兵士還不肯相信又向林福追問你們小姐究竟聘給那一家這姑爺姓甚名誰林福原是隨口說的並不曾防備他們問到這裏一時轉回答不來幸虧驚然觸着前番清華校長歐陽春幾次三番來替趙家少爺做媒的事忙回答道我們姑少爺姓趙單名叫做趙珏不瞞諸位老總說他却也是陸軍學校裏出身包管你們大人提着也會知道不敢動問你們大人貴姓在營裏充當甚麼差事此番搭這火車向那裏勾當公事內中有個年紀長些兵士答道原來你們貴小姐已有了婆婆家了可惜可惜窺我們大人意思却很鍾愛你們貴小姐如今且不談了我們大人原姓是宗後來因爲旅長陶大人愛我們大人不

過便將我們大人繼給他做兒子。且下便改姓陶。官印如飛。本隨着陶旅長駐紮虎門督軍說是增城防務空虛。命旅長遣一營弟兄向增城駐防。旅長恐怕虎門不久將有戰事。特地遣發我們大人離了虎門。給這清閒差事。給大人充當前隊。已在三日之前駐在石龍地方等候。我們在石龍便要下車。由石龍到增城還有幾百里水路。火車是不能直達的好在不久這火車便要在石龍停駛。總須等第二天黎明時方才可以開車。弟兄們多是相好。那裏有好酒店。我們來請大哥吃三杯酒兒。大哥不可推却。林福笑道。多蒙老總錯愛。理當勉副寵召。但是行駛火車的規矩。每逢一個站頭。至多也不過停止十分鐘時候。斷無耽擱到一夜的道理。豈不是有幸。盛意。那個兵士聽林福這話不由哈哈大笑起來。說道原來大哥輕易不在外面行動。所以這趕道子的勾當。不很明白。大哥講的話還是太平時候的景象。如今時局却又不然了。益發同大哥講了罷。自從我們這南邊同政府裏站了。

對面。他們雖是防着我們。我們不時的也防着他們。大家只顧貫注全神。恨不得。揜個你死我活老實說。就沒有大閒工夫兒來替百姓們問事了。沒有錢使。少不得還要向他們搜括搜括。叵耐那些狗男女也。沒有良心。我弟兄們苦苦的拿性命替大家抵禦北兵。你們就多送點銀子出來。也不吃虧。誰知這些狗男女被弟兄們逼得急了。他們也一般的使刀弄鎗。一古攏兒溜去。做盜匪去了。這廣東地界當初本有三點會匪。如今趁護國軍不能去剿滅。他們他們的暗中勢力也就叫人可怕。却好石龍到新塘這一帶鐵路必須經過。在一座土山裏面經過的時間却又在深夜自從兵興以來。在這一月前頭便有好些三點匪徒藏躲在山洞之內出車行。不意大大擄劫過一次。車中乘客損失固然不少。還傷了好幾條性命。地方官對着這次案件也沒有法子。兵力又不敷分出去剿匪。還是百姓們自認晦氣。所以車站裏改了章程。在這戒嚴期間不許夜間在這土山內行駛。到快活了石龍地方那

幾家旅店客人覺得在車子裏不方便都跑向旅店裏暫住一夜呢林福聽見這話暗暗思索說原來在這石龍鎮上還要耽擱一宿若不是會見這幾位老總我們還不知道預備尋覓宿頭呢當時便向那幾個兵士稱謝了兩句林福遂獨自踅到耀華身邊將適才的話告訴了他耀華皺眉說道我此時心急如火巴不得立刻便抵省城不料路間又有這許多阻隔料想老太太他們在這車子上也不方便停會子抵鎮時候你就趕緊去尋覓一所乾淨旅店再說罷一斜日衝山滿天星斗車聲忽然停住乘客紛紛下車排列着許多車轎招攬生意賽姑歡天喜地的跟隨祖母同母親姨娘等家人齊坐上了轎林福這時候已率領衆家人將旅店覓得穩當耀華分付人外所帶來的一名廚役在車上看守箱籠什物祇挑了幾副舖蓋準備夜間大家進了那座旅居雖然不甚宏敞房屋却還整齊當時便看定了兩所

上房給內眷及女僕們安住。前進一所客房分着兩大間，一間住那幾個家人。一間便開下烟燈。耀華同林福在裏面吸烟，消遣其餘。還有十幾個房間，都被車上客人住滿了。倒覺得十分熱鬧。耀華同林福剛在客廳上用過晚膳，轉入自家房間。忽然有個家人進房裏道：門外有一位老爺要進來拜會。小的們本回他說老爺已經安睡，他一定不依，必須面會。老爺說有話談論，老爺還是見他。不見耀華向林福笑道：這又是誰呢？此地我又沒有熟人。林福笑道：橫豎時候還早，老爺便請他進來談談也好。那個家人聽見這話，更不待耀華分付，旋即轉身出去，一會兒領進一個少年來。耀華仔細一看，分明這人便是在車上同那個軍官坐在一處的。他此番來會，我不知有何事。向耀華拱手便請問姓名。宦閥耀華答道：下讓他坐向炕上，便轉問他貴姓。那人不慌不忙從衣袋裏輕輕取出一片紙名片遞在耀華手裏。上印

着三個大些字跡是嵇紹劉旁邊還有四字是夷白番禺上面係陸軍第二營書記長的頭銜耀華忙道失敬失敬夷翁原來是打從營裏來的但不知枉顧鄙人有何見教夷白笑道敝東陶營長適才在火車上瞻仰丰儀便思暢叙因爲不敢冒昧是以失之交臂今訪得先生寓居該店很相關顧因爲此地形勢偏僻匪人最易潛蹤先生挈着寶眷輜重又多各事務宜謹慎敝東先本擬親來拜會奈緣兵隊駐紮河干家眷人等已經紛紛上船不能分身前來是以特遣兄弟到此一則道達渴慕之私一則替先生招呼本地警士一句分付他們好生過來伺候免生他變說着便向階下站的那個兵士略掀了掀嘴那個兵士立刻出去重行帶進兩個警察夷白便招呼警察今夜務須將崗位暫移該店門首照察一切這位是林爺不久就到省向督軍署裏當差你們不可怠慢那兩個警察答應不迭告退出去耀華見這嵇夷白懸懃之狀委實有些過意不去隨卽命人預備了許多茶點暢叙心曲稽

着。物。的。再。指。示。那。個。兵。士。那。個。兵。士。也。就。默。相。會。意。不。一。會。大。家。依。然。出。來。夷。白。更。不。似。乎。的。住。各。都。弄。得。交。頭。接。耳。誇。讚。林。耀。華。這。位。長。官。定。然。是。個。極。有。身。分。的。人。店。物。如。若。不。然。我。們。中。國。過。來。的。軍。隊。何。等。驕。倨。那。裏。便。肯。無。辜。的。跑。來。巴。結。光。

夷。白。又。將。陶。營。長。的。家。世。及。目。下。上。峯。眷。顧。厚。誼。詳。細。告。訴。耀。華。並。託。耀。華。此。番。到。省。所。有。敵。營。長。各。事。均。望。照。拂。耀。華。滿。口。擔。承。夷。白。坐。了。一。會。且。不。作。別。又。問。貴。眷。等。上。房。安。置。何。所。如。若。不。嫌。冒。昧。不。妨。帶。領。兄。弟。進。去。望。兵。士。一。齊。領。至。後。面。將。林。氏。他。們。住。的。房。間。指。點。給。他。們。看。視。夷。白。前。後。察。

許多好處。料想這一夜大家可以高枕無憂。便是小毛賊兒也不敢來窺伺了。耀華也有一半聽入耳朵裏。益發趾高氣揚。扯起他十足的官架子。不其然。這獨龍鎮上祇有所警察分局那個區長得着這樣消息。忙忙的坐着轎子前來拜謁。耀華。耀華那裏還將這區長放在眼裏。只將他的一張名片收下來着了一名家人出去擋駕。林氏心中也非常歡喜。坐在房裏便絮絮叨叨的對着書雲小姐等人盛稱那個營長的好處。又叮囑他們今夜早些收拾睡覺。大家放警醒些。不要誤了火車。開行的時刻再看看賽姑想是日間辛苦已極。早伏在床。上鼾呼不醒了。且說耀華晚膳以後轉入自家房間。命僕人將烟燈陳設齊整。先行躺下來。吸了三五口。林福也就緩緩的踱進來。躺在耀華對面。隨手將烟鎗取入手裏。替耀華一口一口的燒烟。耀華便又談到那個陶營長。盛意殷勤着實可感。此番到了督署之後。如能有酬報。便他的地方倒要替他設法。林福一面燒烟。一面笑道。老爺祇知其一。不知其二。報

二。他。此。番。奉。承。老。爺。另。有。他。的。用。意。大。約。是。愛。我。們。小。姐。不。過。便。深。愁。小。姐。夜。間。受。着。甚。麼。盜。賊。驚。嚇。以。愛。及。愛。是。以。特。地。差。遣。那。個。嵇。書。記。到。此。同。老。爺。周。旋。……林。福。遂。將。那。個。陶。營。長。着。兵。士。在。車。上。詢。問。我。家。小。姐。可。定。了。親。事。不。曾。窺。探。他。那。意。思。如。若。小。姐。真。個。不。曾。對。親。他。還。想。做。老。爺。的。快。婿。其實。這。其。中。的。隱。情。林。福。是。知。道。的。免。不。得。支。吾。了。幾。句。說。小。姐。已。經。給。人。家。放。了。聘。了。不。料。他。還。這。般。用。情。老。爺。說。的。話。一。點。不。錯。如。能。有。酬。報。他。的。地。方。自。然。須。替。他。盡。力。不。可。叫。人。家。心。冷。耀。華。笑。道。哦。原。來。其。中。還。有。这。樣。緣。故。呢。我。心。裏。方。在。這。裏。籌。劃。覺。得。同。他。非。親。非。故。又。無。杯。酒。之。歡。爲。甚。樣。這。般。的。護。持。週。到。呢。這。就。是。了。照。這。樣。看。來。目。前。這。些。少。年。軍。官。可。想。在。他。這。色。字。上。面。非。常。注。重。可。惜。賽。兒。是。個。男。孩。子。若。果。是。個。女。兒。便。招。這。軍。官。沈。沈。了。女。婿。也。還。不。辱。沒。我。如。今。却。枉。了。他。這。一。番。錯。愛。了。……彼。此。閒。了。

熟睡。惟聽得遙遙村犬互相鳴吠。耀華笑道：「談話不覺得夜長，我們還是略趨趨兒省得明天在火車裏又打磕。」林福此時已是迷迷糊似答應非答應的從的鼻子裏哼了一聲。耀華也不去驚動依然向那半邊睡下來剛自着枕似乎聽見後一進裏屋瓦上有人行的聲音。格蹬格蹬響了半會。耀華故意提着喉嚨咳嗽了兩聲。那響聲便自寂靜過了許久，更無聲息。自己方暗笑自己多疑。今日已由營裏招呼過警察，縱有盜匪，他們豈無耳目？何敢還向這裏來窺伺？想到此際也就合眼朦朧睡去。不知睡了多少時候，驚的從耳邊聽見一聲鎗響。大門外面便有脚步聲音，還兼吹着警笛。耀華畢竟心裏有事的人忙一翻身坐起來，用手在林福身上推操，他在這個當兒已接二連三的聽見滿店裏喧譁起來。一時人聲嘈雜，燈火齊明。林氏上房裏格外鬧得利害。耀華喊聲不好。林福業已驚醒，剛自揉着眼睛，問外間鬧的甚麼事。耀華急道：「你還不快同我一齊進去探視？」怕老太太，後面遇了。

盜了。林福側耳一聽，真個覺得內室裏沸反盈天，還夾雜着哭泣聲息，知有不妙。彼此大踏步竄入後進，早見林氏等人倉皇失措，說窗隔房門全行被人打開，還不曾查出損失何物。這時候店主同茶房等人都點着燈火，向各處照看，看見房中各物一毫未曾移動，剛自喊着僥倖，還是林氏不放心，賽姑說賽兒睡在對面床上呢。你們且不用驚嚇了他。舜華被這句話提醒，忙同玉青飛跑過去，將帳子揭開，再一細看，那裏有賽姑的影子，大家嚇得目瞪口呆。林氏得了這個消息，頓時放聲大哭，喊起心肝兒子來。耀華攔着衆人，叫且不用嚷，鬧賽兒一定因爲躲避強盜，或者隱藏在那裏，也未可知。世間做強盜的人，斷沒有個放着銀錢不取，僅將一個孩子搶去的道理。店主勘形跡，剛走到圍牆後面，內中有一個人，脚下一絆，低頭看，視却是一个人，查到大門已開，有好些住客同茶房等人，出外查。

店睡在地下。上。呼聲不絕。大家都嚷起來。說有了。有了耀華。在內聽見這話。偕同門的一個警察。腿上中了一鎗。因此不能行動。店主將他扶得坐起。問着他適纔的情形。他呻吟着說道。約莫三更時候。先是聽見屋上有人走動。剛待查察。便又聽見內裏人聲嘈雜。我們知事不妙。我將鎗提在手裏。趕到後牆之下。已見有兩三匪人。躡身而下。我剛欲放鎗。誰知那匪手眼靈捷。早飛過一彈子來。將我打倒在地。同夥的那個弟兄。想已瞧出光景不好。只聽他吹着警笛。向遠處去了。一定。是報告我們局裏……說到此。他隨又倒下身。子仰臥在地。衆人見那管鎗果然還遠遠的撇在草地。耀華也無心來顧及。警察只站在牆側。唉聲嘆氣。不多一回。已見遠遠的燈火擁至。那個區長又帶了許多警察。飛也似的趕來。那區長一見了耀華。先自鞠躬。問安。又問店裏。想是不曾損失甚麼。救護來遲。務乞恕罪。林福在旁吆喝着。說道別的。雖

然。不。曾。損。失。只。是。我。們。小。姐。蹤。跡。不。見。這。禍。可。也。鬪。得。不。小。幸。虧。貴。區。長。派。了。警。察。在。此。巡。邏。如。其。不。然。還。該。將。我。們。老。爺。都。要。擄。劫。而。去。小。小。鎮。市。盜。匪。如。此。猖。獗。貴。區。長。平。日。緝。捕。之。政。也。可。想。而。知。區。長。聽。見。林。福。這。番。話。嚇。得。面。目。改。色。荷。荷。的。答。道。當。真。有。這。事。那。還。了。得。兄。弟。一。定。多。派。警。隊。四。下。緝。捕。斷。不。能。使。小。姐。久。稽。盜。窟。……大。家。說。着。話。一。齊。都。走。回。客。店。別。的。警。察。少。不。得。將。那。受。傷。的。警。察。抬。得。回。局。趕。緊。療。治。此。處。耀。華。且。不。同。那。個。區。長。周。旋。只。是。含。着。眼。淚。來。安。慰。母。親。林。氏。林。氏。只。有。捶。胸。哭。泣。的。分。兒。書。雲。小。姐。等。人。也。是。倉。皇。失。措。無。策。可。施。耀。華。忽。然。拍。手。說。道。不。妨。不。妨。我。們。既。然。要。尋。覓。賽。兒。如。何。放。着。這。條。門。路。不。走。大。家。忙。問。耀。華。尋。甚。門。路。耀。華。道。陶。營。長。兵。隊。暫。駐。此。地。又。承。他。殷。盛。意。在。先。就。叮。囑。我。們。旅。居。小。心。如。今。有。個。不。出。力。的。事。不。宜。遲。趁。盜。匪。未。及。遠。遁。我。就。去。罷。林。氏。聽。了。方。纔。將。心。

寬慰了些說這話一定不錯此處雖非他們兵隊的汛地然而兵以保民爲本（林氏差矣現在的兵還講什麼保民）眼見人家受了這禍事他們也應該替我們剿辦剿辦若是將賽兒趕快尋得轉來任是我們沒錢我情願將我的衣服首飾一古攏兒變換出來做他們兵士的犒賞……大家混鬧動汽笛亂鳴所有搭車的行人都是紛紛打疊包裹不暇來照顧他們的事迹一霎時間旅店裏祇剩得林家上下人等不曾起程至於車上的什物一經出事以後林福預先知道第二天斷不及上車早命別的家人將各物取回在車上看守的人亦已知道此事互相疑訝只得都回轉店中靜待破獲這案林氏此時只指望耀華去會了陶營長立即將賽姑尋覓回店途催促耀華趕快就道耀華連連答應又無奈辛苦了半夜不曾休息神志已是十分昏亂林福瞧出他的神態連忙將他請到前進房間裏替他燒了好幾口烏

烟又閉着眼養歇了一會早已近辰牌時分又將店主人喊到房裏問他石龍到增城那條水路離此地多遠店主人道這增城的水路名叫妙音河這碼頭離小店還有二十多里遠近我們也知道那營長的兵隊已在河邊搶了許多船隻泊在那裏老爺若是前去會那營長斷斷不能步行我去命茶房替老爺雇一乘轎子來耀華道很好很好林福須得隨我一齊去有轎子還須雇着兩乘店主人當卽答應過了好半晌店主人又走進房裏皺眉說道本鎮地方偏僻加着近來年荒歲歉生計維艱所有那些轎夫大半都跑去當兵適才在外間尋覓了一會祇覓到轎夫三名兩乘轎子三名轎夫如何抬法還請老爺示下耀華急道轎夫又不齊全這便如何是好你叫我想法子我有甚麼法子想呢……這時候那個區長還坐在屋裏並未敢回局見內裏鬧着沒有轎夫慌忙走至耀華面前獻勤說道轎子敝局是有局長情意一乘轎夫現成兄弟此刻卽行回去吩咐他們過來伺候罷耀華見區長

過到滿心歡喜忙稱謝道好極好極便請老兄叫他們快來我此時方寸已亂也不同你客氣了那個區長彎着腰果然忙忙的轉回局裏隨時差遣了轎夫抬着轎子如飛而至耀華見時候已是不早用了早膳恐防路間烟癮說發作又同林福睡下來吸了好幾口大煙店主人此時已走近房門催着說道時交冬令日間極短由此處走到妙音河來往不下五十餘里路程再一俄延還防着趕不及回寓呢耀華再看看窗日影果已漸漸正中心下方纔着慌將烟燈推過一旁向林福說道走罷走罷兩人然後跨入轎裏先後向妙音河進發一路上衰楊白草日色淡沈沈的每逢市集不無還要下來吃點飲食及至到了妙音河畔已是紅日西斜暮烟四起那條河倒是個四通八達的碼頭帆檣林立船隻却還不少林福先跳下轎子沿河詢問陶營軍隊其中還有營長的家眷僱了好幾隻船泊在這裏據說是一徑等候他枝長

們營長到來便卽開船向增城去墳防那個營長却於昨夜三更時分到了不曾等到天明立卽扯起帆篷順流北駛如今却好要走完一半路程了你們此時來問他的蹤迹打那裏去會他呢林福呆了一呆當時走至耀華轎前將適才所聽的話一一說了耀華在轎裏不住的跌腳說我不料他們走得這樣快失了這個膀臂更有誰人有這力量能替我們尋覓賽兒呢耀華因為提到賽姑再想想他平素在家何等嬌養生生的被強人擄劫而去不必講到去殺害他就是這一嚇也要將他嚇死了不由觸起父子之情便在轎子裏嗚咽的哭泣沿河的居民猜不出是何緣故倒圍攏了好些人過來詢問耀華雖不同他們講話林福不免將昨夜情事訴說了一番大家料想趕不及回去當初夜晚尙可行路如今是盜賊繁多萬一在路上出了岔枝兒小人們擔承不起林二爺同老爺去回一句不如就在這地方權且

過夜。明天大早再回石龍鎮罷。林福便同耀華商議。耀華也沒有主張。說你看怎樣辦就怎樣辦好了。林福隨卽向土人詢問此處有甚麼宿店。內中有個人指給他說道。沿河雖有幾家宿店。委實離老爺們萬不能歇駕。離河邊不遠有一座華大王廟。內中很有幾間清潔房屋。原是給往來客商歇腳的老爺們如若合意小的情願領你們前去。只須賞小的幾個酒錢就是了。說到此又回頭將耀華望了望。揀着嘴笑道。老爺是個長厚的人。斷然不刻薄。小的適才的話轉未免輕視老爺了。說畢拔起脚步向前飛跑。那四個轎夫抬着轎子也跟隨他走。眨眼果然那座華大王廟已在目前。轎子歇在廟外那個引路的人先跑進去。好一會功夫便偕同一個和尚出來迎接。和尙連聲道請將耀華同林福引得進去。四個轎夫便命先前那個安插他們在左邊一間破廂房裏。這房裏還擋着兩個漆黑的棺材。耀華仔細看那神殿也是朽敗不堪。大王的泥像灰塵積得有一二寸深淺。也辨

不出。他是彩畫的是裝金的了。轉過殿後。朝南有五間廳堂。收拾得倒還清雅。陳設也極整齊。和尚便指點靠西邊一間客座裏給他們主僕下榻。耀華同和尚彼此通了姓名。寒暄數語。便命林福取出四百文賞給那引路的。那人歡天喜地稱謝而去。廟裏自有道人伏侍替他們安了燈火。送進幾碗素膳。耀華只是悶悶不樂。長吁短嘆。兩人雖然不曾攜帶烟具。幸喜那時候禁煙雖厲。至於廣東一省。尙在洋藥印花稅名目之列。林福當時同那人商議並交給那道人五大塊洋錢。那道人立刻答應不多一會。早已將烟具取來。耀華吸了幾口。方才回復些精神。過來夜深岑寂。便同林福斟酌。這道人商議並交給那道人五大塊洋錢。那道人立刻答應不多一會。早已將烟具取來。耀華吸了幾口。方才回復些精神。過來夜深岑寂。便同林福斟酌。這件事情如何辦法。無奈林福做了他軍師多年。到此時間也弄得一籌莫展。只得已。左思右想才想出一個法子。是趕緊轉回石龍鎮貼他幾十張尋人招貼。尋人招貼。將賞格註明。或者有人希冀重賞。將賽小姐送出來也未可知。耀華兀自沉吟不語。誰知天下事竟是無巧不成書。林福剛在這裏想出招貼。尋人招貼。覓賽。

姑大門外邊竟有人知道他這意思迎合上來更不勞耀華他們另費手脚。其時剛在二更時分耀華和衣趨在烟床上面忽然聽見有人敲打廟門。其勢甚急心裏吃了一嚇見林福已是朦朧睡去自家便提着一盞煤燈開了房門向外張望這時候已見使喚的那個道人用手揉着眼睛嘴裏不知囁些甚麼想是前去開門去了耀華知道他不曾瞧見自己也就掩燈進去不去管他們的閒事約莫隔了幾分鐘光景道人又轉回來便來推耀華的房門耀華忙問是誰那道人說道適才有一個渾身穿黑的少年漢子手裏拿着一封書信我開了門他便遞在我手裏叫我送給一位姓林的看我。想我們廟裏沒有別的姓林的一定是我老爺了所以送給老爺收下來我其時還問他可要等候力錢他只望我笑了笑搖搖頭早就跑了。耀華將信函接入手裏兀自呆呆的發怔暗想這地方我並沒有一個熟人這信又是誰寄給我的再看看信面上只寫了林先生開視幾個大字可想連我的名號。

他們。一概還不曉得。真是蹊蹺得緊。那個道人見耀華已去。拆信他說了。一聲。依然到後邊睡覺去了。耀華從燈下將函中的言語讀了一遍。格外嚇得手足無措。只是搖頭咋舌。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却好林福業已睡醒。耀華便將適才有人送信的事告訴了他。又將那封信擲入林福懷裏。叫他看視。

林福一面看一面念道。

本山主佔據石龍鎮一帶地方。業已多年專一。那些貪官污吏作對。昨日看見你家小姐十分美貌。因此將他請至寨中。意欲想他做個押寨夫。人今姑念汝父女之情。不忍分離。可預備銀洋三千元在石龍鎮南首三間草屋之中。汝交我銀我交汝女。若不秘密別生異心。沿途已佈兒郎定。

取汝全家首級。本山主押

下。竟容若輩橫行無忌。搶了人去。還不算公然寫這信來。叫我拿錢去贖大。

家都做了共和國民如何能容得這樣野蠻強盜我同他是誓不兩立的了。你快將轎夫喚起我們立刻轉回石龍鎮將這情事告訴警局命他們趕緊滅此朝食的氣概林福等侍他發揮透了方才冷笑了。一聲說老爺何須着急他既然有這本領寫信給老爺料想他們一夜之間決然不肯逃走如今在這三更半夜天氣又極寒冷便將轎夫喚醒了他們也未必便抬老爺連夜的回鎮至於老爺說是共和國民便不該有野蠻強盜這話尤其發笑不是小的敢駁回老爺自從改革政體以來人人都知道講解這共和兩字說是國家既然共和凡是有錢的人總該將錢捧出來給大家用所以在專制時代強取別人的錢還可以算他是強盜若是在共和時代別人勒索你的錢你還要尊敬他一聲同胞（斷腸之音不忍卒聽讀者不可以其稗史而忽之）他們既已看着同胞的情面將已經擄掠到手的一位小姐不惜冒

着偌大危險寫信來告訴老爺。不過想老爺破費幾千銀圓便許你珠還合浦老爺只須將這件事揣度揣度還是小姐要緊呢還是銀子要緊若說是銀子要緊我們明天回石龍鎮時候不必提起這事儘管上我們的火車到省去當差使若還憐愛小姐不忍心叫他永墮盜窟老爺只須將這話稟明了老太太一樣不須老爺破鈔老太太自會拿出銀子來去贖小姐至於說是分付警局裏去派人兜剿千萬不必做此蛇足之事莫說石龍鎮的警察至多不過一二十名火器又不週全徒然打草驚蛇無濟於事試問老爺我們中國自從開辦警察以來這一筆經費不是都出在商民身上商民忍着痛苦情願拿錢養活他們方且以爲地方上有了一警察這地方就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了誰知除得循例派幾名巡士站站崗位甚麼城市裏打架翻風敗俗任你們鬧得一塌糊塗那些巡士簡直是個不聞不見這還是一點意思的巡士方才能彀如此其餘就格外不堪設想了調戲婦女詐欺

取財借地。痞爲護符與奸人通聲氣誣栽贓證勒逼人命種種罪孽一言難盡就以我們昨夜出事時候而論看守店門的那兩個警察爲何無巧不巧的一個中槍一個鳴笛沒有一個能探出賊人的形跡至今我還有些疑惑他們不知是真是假呢最可笑那位區長大約除得在老爺面前獻些殷勤而外再不會有別的本領這也却難怪他他這個區長位置不知費了許多心力花了很多賄賂一朝到局任事你想他不撈摸幾個錢過活他倒不如躲在家裏喝風去了所以大凡做區長的只要將本地紳士諂媚好了官長逢迎熟了再拿出點辣手來儼性去敲詐百姓再也沒有人去干涉他那區長若不是因爲老爺到省當差在客店裏出了岔枝兒你便請他來他還不來呢萬一老爺將這件事告訴他他的警察萬一再同那些強盜通同一氣不待去兜捕他們只消預先送個信到那裏那裏將小姐向僻處一藏嘩嘩那時候任是老爺再多出些銀子怕小姐永沒有出頭的日子了老爺便是

不可惜小姐老太太看待小姐那種疼愛老爺素來是知道的將來何以應付老太太呢老爺不過只顧惜了三千銀子白白的送了小姐一條性命再添上老太太一條性命算來總還不值罷……林福說到此處耀華已是頑石點頭恍然大悟只低着頭不肯言語林福又說道若講到兜剿這一件事只是可惜將那陶營長放得走了有他那一營雄厚兵力或者還有幾分希望如今却是不消談得了（林福議論雖中肯繁然論陶營長處却與書中情事大相懸背甚矣料事之難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猶如林福尙墮入陶營長計中天下事顧可易言揣測耶）目前這件事還算是老爺天大的造化那些強盜竟肯寫信來告訴我們千萬不可再三心二意明早趕快回鎮預備銀子去贖回小姐再沒有別的法兒耀華連連答應一宵易過黎明時候多烟然後才上轎起行趕回石龍鎮時候已是不早店裏林氏他們除得哭

泣只眼巴巴的盼望耀華將那陶營長的兵隊請來捕獲羣盜好救賽姑性命及至聽見耀華業已回店說是依然主僕兩人並不會看見有若何軍隊林氏先自倒抽了一口冷氣也顧不得甚麼體統觀瞻忙三腳兩步的跑至外間向耀華詢問昨宵事迹書雲小姐同舜華玉青也都擠在屏風背後打探消息林氏劈口先問了一句耀兒你請的兵隊何在耀華搖頭說道不瞞母親說陶營長已經拔隊啓行兒子去遲了半日不曾會見他一面林氏驚問道然則你這一趟辛苦不是白白吃了依然無濟於事麼賽兒的救星簡直沒有指望你叫我怎生活法耀華道母親不必着急賽兒已是有了一林氏不由破涕笑起來說道哎呀賽兒有了你是在那裏看見他的你爲何不將他一齊攜帶回來莫不是將他藏起來戲弄我咳但願你們戲弄我將他藏着他也好難道這孩子他也不知道我紀念他不趕快跑來同我會面耀華也笑道賽兒雖然有了消息只是還須得拿銀子去贖所以兒子還不曾將他

携帶回來。這是一件甚麼事？如何敢戲弄母親……耀華說着，隨卽將住在華大王廟裏的事從頭說了一遍。又從懷裏掏出那封信函，雙手遞給林氏。林氏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忙道：「有有銀子，我有可憐要將我的賽兒嚇壞了。他自出娘胎，他何曾同這些惡眉瞪眼的強盜混在一處？只不是要了他的一小命？麼事不宜遲，我們且到後面來斟酌辦法……」此處書雲小姐大家聽見這事，無不搖頭咋舌。說如今世界上的事，真是愈出愈奇，了怎麼強盜將人擄掠了去，還公然寫信告訴人家，拿錢去取贖？我不相信他們這膽怎生個大法？舜華嘆道：「這還算是神天保祐，那強盜肯寫信告訴我們不然？」他若是將賽兒……舜華又覺得出言不甚吉祥，忙忍住不再往下說。此處林氏已向耀華問道：「這三千銀子，你那裏可有法想沒有法？」想耀華搖頭說道：「兒子此番挈眷入粵，隨身帶了些零用盤川，通盤籌算起來，尙不得半數。這便如何是好？」林氏道：「這也難怪你。你也料不到路間忽然出這岔事，老實這便如何是好？」

你去攢湊得一千元來。其餘二千我箱子裏還有好幾錠元寶。每錠足足有百十來兩都捧出來交給你所有的數目看是還差多少。我再將金葉子拿一些出來又輕巧又便於齎送省得洋錢多了容易招搖。別人耳目你斟酌斟酌看我的議論如何。耀華忙站起來稱謝道母親議論處處遇到只是爲着兒女的事。白叫母親壞。這許多錢鈔兒媳們心裏如何。得安林氏掩淚說道你也不必同我客氣。只怪賽兒生得太好。我心裏又最愛他。不過他同我彷彿共着一條性命。我此番拿出錢來雖然看似去救他實在暗中還是救了。我銀錢是身外之物。只要用得在道理上倒也不足可惜。你通記不得。你年少時候在外不知道幹些什麼。一萬八千的拿出去花費也不心疼如今因爲救兒子的性命又有些割捨不得了。快別要如此。倒是趕快將這事做完。妥了早一天見了我的賽兒。好叫我早一天魂安夢適。你們便趁此時日色未落便同林福再帶幾名僕人打一乘轎子去接賽兒去罷。耀華尙未及答。

應旁邊早走過林福。上前說道：這件事很有關係。稍一不慎，便會鬧出別的亂子。要知道我們去接小姐，原不怕人。他們做强盜的人，在這青天白日之間，總還有些顧忌。去早了，反為不妙。小人倒有個計較，在此如今事已大定，只等待小姐一經回來，我們就須趁着火車走路，倒不如今夜老太太們將各項什物打疊齊備，命家人們搬上火車。我們在店裏用過晚膳之後，老太太同太太們只顧去向火車上坐地。這時候我同老爺再用轎子去接小姐，接了小姐隨卽上車，既可以免得許多轆轤。我們的蹤跡又不至讓他們探聽出來，或者再有意外風波。老太太們須知道這石龍鎮是強盜出沒之所，小的心裏總懷還着鬼胎。怕他們黨羽衆多，有得了好處的，有不會得好處的。也不可不防備。他們哩林氏聽他這番話，很有理，便命人照這樣辦理。出來。今夜趕着上車。其時家人們都分頭辦事。老早的便催店裏將晚膳預備。出來各各飽餐一頓，陸續將行李什物雇人抬赴火車鎮上。那位區長雖然

沒有捉拿盜匪的本領。至於周旋貴官倒還來得十分週到。一到黃昏以後。早又派了警察過來伺候。自家步行來請耀華的晚安。一見他們有了動身形狀。心裏着實歡喜。面子上還故意裝着驚駭。說兄弟業已分派巡士買通眼線。不久便可破獲賊蹤。救回小姐大人們。何不稍等一等。轉忽忽的趕上火車。是何用意。耀華當時也不便將匪黨通函的事去告訴他。只略略支吾。了幾句。說是省裏盼我到差。非常着急。實在不能。因爲兒女小事有誤。要公至。於捕緝諸賊。還一切仰仗大力。我在省中靜候好音罷了。那區長連連稱是。又見耀華行色倉皇不便久坐。遂站起身來告辭而去。約莫有三更時分。耀華先命家人將林氏他們送上車站。自己同林福依然坐在店裏等候。時機身邊還留了兩個家人。一乘小轎。好在日間林福已經命這兩個家人向鎮上南首打聽過地址。果然那處有草屋三間。大門用一把鐵鎖鎖着。旁邊並沒有居民回來報告。林福益發相信這件事非夜間去接洽不可。自

覺老謀深算週密非常又因爲行將出發少不得要提起精神去探龍潭虎窟於是主僕兩人也沒有別的計較只拚命的躺在床上狂呼烏煙過了一會耳邊已聽見更柝之聲將近四鼓耀華一翻身坐起命林福點好了手燈便交給林福拾着外間家人們已經將轎子上燈籠點好一面是福建省議會議員一面是廣東候補縣正堂字樣耀華分付林福到了那裏先向匪徒他們打話所有金銀元寶一古攏兒全交在林福手裏自家因爲膽小又是個官長身分不合去面晤匪類只坐在轎子裏等候林福一一答應同時出了客店大門外邊兩名警察只知道他們是上火車慌忙向耀華行了立正的禮一經耀華走後那兩個警察也就一溜煙跑回局裏睡覺去了夜深人靜那一帶荒林密樹蕭瑟異常雖有幾盞燈籠已被北風吹得半明不滅耀華坐在轎裏只是縮頸如蝟只恨自家連氣不濟出了此種變故銀子還遠不打緊像這樣的辛苦要算出世以來第一遭初嘗滋味幸喜路途還不甚遠不

不多。一會那兩個家人已將轎子放落在地。耀華知已到了盜窟。嚇得牙齒顫戰。只好一團糟伏在轎裏。喘着氣。等候他們去辦事。林福命一個家人在耀華面前做伴。自己只帶了一個家人提着燈一步一步向那草屋踅邊。將過來。隱隱看見籬落之間彷彿有一星燈火。及至看見林福。他們走近那一星燈火。隨時熄滅。烏光漆黑。幾乎辨不出門戶所在。還是內裏輕輕的走出。一人向他們拍了拍手。林福也拍手相應。彼此會面。更不打話。那人將林福的意思。林福向那人低問了一聲。說我們小姐呢。那人將手向左邊一個房間裏。一指林福。再側耳一聽。果然聽見房裏有嚶嚶啜泣聲音。非常沈痛。林福此時更顧不得甚麼。隨卽說道。這黑魃魃地如何點交銀子。林福剛說這話。外面那個家人已將手燈捨得進門。猛不防側首走過一個漢子。將手燈奪了過去。吹滅了。擋過一旁。從自家懷中掏出一個電筒。捏着機括。照耀得。

桌上明晃晃的林福便將金銀攤放下來。遂覺得電光一閃，一霎時桌上金銀已被他們收擄而去。呼嘯一聲，紛紛散走連脚步聲音一點都沒有。嚇得林福同那個家人面面相覷，毛骨竦然。這時候手燈已不知被他們擋置何處。林福免不得催着那個家人趕快將轎子打進來，接回小姐要緊兩個家人輕輕將轎子提在門外。林福此時已推進房門，只低低喊了一聲。小姐快請上轎罷。說着便來攙扶。只聽見那個女子哽咽嗚咽的隨着林福走出房門，跨入轎內。那兩個家人知道大事妥貼，兀自歡喜抬起轎子飛也似的直望火車站那條路逕走去。林福方才一拐一拐的趁着滿天星光走至耀華正呆呆的站在道旁見了林福便詢問適才光景。林福伸了伸頭說道：這些匪人好生利害。他們將小姐藏在房間裏，先將我們銀子一古沉沉的彷彿入了阿比地獄一般。如今幸不辱命，銀子雖然損失，事古舌直。簡直昏沉到手。然後才容小姐上轎。這一會工夫我好像也不是在人間做。到了阿比地獄了。

好在小姐是安然無恙就算是天大的造化此處不可久留我們就趕快走罷。耀華此刻也是六神無主再也說不出甚麼扶着林福肩背從黑暗裏只顧奔走離車站不遠已是東方發白耳邊早聽得火車上汽笛亂鳴彷彿要在轎旁等待一個家人打從站裏跑出來口裏嚷着老太太他們全都上了火車此時車站裏已沒有客人。耀華同林福剛走到此處聽見這話便分付他們一逕將轎子抬至月台棚欄外邊。耀華先跳入月台一眼看見林氏他們都已齊齊坐在二等車中大家伏着窗口向外翹盼這時雖已深夜站上燈光還照得有些明亮玉青眼快用手指着耀華說這不是老爺來了麼林氏見了耀華嚇得站起身子大聲問了一句說賽兒呢。耀華含着一種悲喜聲音答道母親放心賽兒坐着轎子來了。耀華剛才說畢便跳上了車書雲小姐同舜華以及僕婢等衆都趕着到車門首一齊來迎接賽姑三等車裏。

有好幾個家人早已跳下車子。帮着去接便在這個人聲鼎沸。紛紛擁擠的當兒林福在柵欄外面將賽姑扶得下來。至於那乘轎子原是石龍鎮區長的好在柵欄週圍一帶有些荷槍巡警在外。謹守家人們便將轎子交給士派人送回局內此處大家帶拖帶拽好不容易才分開衆人走入月台。將賽姑扶得上車說時遲那時快剛剛上車之後那車輪已軋軋行動起來。汽笛一聲頃刻電掣風馳的開行了。林氏此際不由分說含悲帶淚正待摟抱細望那裏是個輕盈嬌娜的賽姑早變了一個少年婦人衣衫襯裡形容亦復憔悴不堪。他也不知道自家怎生會走到這火車裏來看見許多內眷圍籠着他只嚇得低頭無語不免溜着灼灼目光儘管向別人瞧看林氏這才知道耀華他們忙了一夜花費至三千金之多。並不會真個將賽姑贖回轉。這麼一個不識姓名的少婦氣憤填胸手足冰冷一疊連聲將耀華喊。

得近前責問他怎做出這一齣糊塗惡劇書雲小姐同舜華也是目瞪口呆茫無所措車裏雖還有些客人也不知道他們內中事跡都坐在一旁互相私議再說耀華上了火車之後驚魂已定回想夜間情事覺得可喜可愕要算是生平第一件閱歷他轉興高采烈同別人研究這事怎麼冒險入了盜窟怎樣出險救了女兒口講指畫娓娓不倦林福也自高興在旁邊帮着耀華煩上添毫的點綴得十分有趣這個當兒忽然聽得林氏呼喚再也猜不不到另有變故隨卽大踏步走過來其時電燈已開朝旭初昇那些疲倦的客人都已紛紛入睡不去管他們閒事林氏一見了耀華大聲吆喝並用手指着那個少婦問道你這蠢材你夜間救的這人是誰我的賽兒呢林氏提到賽兒這兩字不禁肝腸崩裂大放悲聲書雲小姐同舜華先前還在一齊掩火車開行更沒有轉回石龍鎮讓我們再去尋覓賽姑的道理也就一齊發怔一經林氏說着賽兒覺得住在客店裏還有尋覓賽姑的希望如今已旁發

面痛哭起來。耀華這時候好像青天裏猛撲下一個霹靂似的嚇得話都說不出來。凝了凝神走至那少婦面前仔細一望直跳起來說哎呀這不是孟老先生的……娘娘……他名字不是叫做春鶯……他如何會走到這裏……他他他……以下再說不出甚麼真是寫不出他又羞又急又悲又……的神態林福也出意外少不得一步一步的踅過身子來詢問耀華看見林福不由怒從心起重重的向他臉上啐了一口唾沫罵道幹得好白花花的三千銀子不會將自家的人救得出來轉無辜的鬧出這樣笑話如何是好（以前奉林福爲軍師而軍師之結果乃至於此可謂軍師妙計安天下賠了姑娘又折錢矣一笑）你在那時候還是醒着呢還是做夢林福被他這一頓搶白也無從分辨只咕嚙說道這強盜真辣毒得很他不曾劫我們小姐也罷了如何弄這等空虛來騙我們老爺也不用儘抱怨我黑夜裏提着胆子去幹這樣事巴不得有了小姐便好了那裏會猜得出怨

他們這樣狡猾呢……兩人剛自辯論，書雲小姐先前本掩面哭泣，耳邊忽聽見耀華喊那少婦說是孟老先生家的春鶯。他吃這一驚，不小小疾忙掩了淚痕向那少婦細認，果然真個便是他姨娘。春鶯不過病態慚懨，丰韻又覺得比前憔悴了好些。所以俄頃之間辨不出他面目。書雲小姐忙向他責問道：我們在省裏時候不是聽見姨娘說子身返里，連父親棺柩都不肯攜帶回去。（補前文所不及敘）如今却怎麼又留滯到這廣東地方？無巧不巧，轉在火車裏與我們相見，這其中定有別的緣故。若不實說我婆婆的性情，你是知道的。他決然不許你同行，看你怎生是好。春鶯經他這一問臉上紅了，又白白了，又紅遲疑半晌，方才吞吞吐吐的說道：（着此數語可知春鶯一面之詞，尙未可全信）自從老爺死後，日用漸漸不敷，其時實在難于支持，不得已思返故鄉，借謀棲止，不意搭了海輪之後，便在船上遇見一個男子，看待我十分殷勤。後來知道我隻身無偶，遂同我商酌叫我嫁給他。

裏。日。還。分。付。我。裝。做。哭。泣。模。樣。囑。付。我。如。若。有。人。來。接。你。上。轎。你。便。好。好。跟。在。房。隨。這。姓。田。的。還。約。了好。幾。個。同。夥。將。我。帶。到。一。處。他。方。命。我。安。靜。好。好。坐。在。房。日。說。說。我。這。時。候。已。將。生。死。置。之。度。外。聽。他。們。怎。生。發。付。我。我。何。敢。有。絲。毫。違。拗。呢。便。於。昨。好。處。比。當。做。猪。仔。快。活。得。許。多。哩。我。這。時。候。已。將。生。死。置。之。度。外。聽。他。們。一。句。只。得。答。應。一。句。任。他。們。怎。生。發。付。我。我。何。敢。有。絲。毫。違。拗。呢。便。於。昨。尚。未。復。原。他。們。有。一。處。巢。窟。便。在。新。塘。地。方。前。日。晚。間。這。姓。田。的。忽。然。將。喚。至。面。前。說。我。病。體。懨。懨。便。能。夠。賣。給。人。也。斷。不。會。得。着。善。價。說。目。前。有。一。件。機。會。借。我。這。身。子。用。一。用。並。安。慰。我。說。我。這。番。離。了。他。們。定。然。會。得。着。我。這。間。這。姓。田。的。還。約。了好。幾。個。同。夥。將。我。帶。到。一。處。他。方。命。我。安。靜。好。好。跟。在。房。日。說。說。我。這。時。候。已。將。生。死。置。之。度。外。聽。他。們。

他們去罷。果不其然。夜間便聽見外面有人招呼。轎子給我安坐在裏面。糊裏糊塗的被他們抬到此處。小姐須知這種種作爲。我是身不由己。不料在此居然會見了小姐。真非我意料所及。至於我聽見老太太言語之間。說是賽小姐失掉了。這又從那裏說起。還求小姐告訴了我。讓我明白。此番既蒙小姐們將我救護出來。以後任從驅使。爲婢爲奴。決不敢有所違背。春鶯一面說。一面已含淚跪將下去。此刻大家都止了眼淚。聽他敘述這一段。奇聞異事。小姐尙未及答應。林氏已勃然大怒。指着春鶯罵道。你這不識羞耻的賤婦。你家老爺在日。幾曾虧負了你。他身後何嘗沒有些積蓄。都被你這賤婦輸得罄盡。又不替你們老爺爭個體面。公然又重去嫁人。我不恨別的。我只恨若非你這賤婦。那些強盜何至將你弄出來。騙我們的銀子。依我性子。便該趕逐你下車。任你餓斃道路。但是我還想我家賽兒託庇上天。保佑叫他早早還家。所以不肯過爲已甚。如今你這身子須知我是拿着三千保

銀子將你買得來了。（說破真是發笑）當初你在孟家雖是個姨娘，目下到了我家便算是個侍婢。你好生循規蹈矩，我將你派遣在第二房媳婦面前伺候。一切你心裏可服不服，須得快快講來。春鶯這時候祇求有個安身立命所在，那裏還敢向林氏囉唣？不由將雙膝挪了挪，跪在林氏膝前磕頭。如搗蒜一般沒口子的懇求收錄，旁邊看的人有許多替他感喟。他絲毫並不覺得愧恥，只有書雲小姐心裏又羞又氣，遇見這不掙氣的姨娘，也叫做沒法兒。只好聽其自然，罷了。林氏將春鶯喝起鬧了好一會，那火車經過的地方已是不少，眼見得不能再行謀救。賽姑大家沒精打采，坐在車裏，經過華越，想越嘔。用手搔着頭，說道：我不恨別的這些強盜，既然不曾劫去我家銀子，（此層我亦要問）林福在旁說道：老爺又來迂闊了。賽兒他又從那裏打聽出來，知道我家賽兒被人擄掠，偏生使這促狹計策，難來騙我們銀子呢！（此層我亦要問）林福在旁說道：老爺又來迂闊了。賽兒他已經鬧得通鎮皆知，石龍離那新塘地方也不過幾十里路程，難

保他們便不得這消息還有一層老爺在新塘妙音河旁邊坐在轎子裏哭。泣時候可記得有許多漢子圍攏過來詢問我們千不合萬不合又將這件事一一告訴了他們你想他們可肯不想出法子來騙老爺麼所以一抵了華大王廟便有人送那信函來了哇（畢竟軍師料事與衆不同只是遲了可惜爲喚奈何）耀華連連點頭自悔不該在妙音河旁邊漏了消息因此一路上十分納悶不日抵了廣州城先行命林福在省裏覓好了公館將家眷人等一一安居入內然後去拜會那個介紹的朋友金廣仁見耀華到來非常歡喜當卽在督軍面前替他報到督軍便下了一封委札委轉將賽姑這件事擋在腦後了轉是林氏婆媳等人雖然已獲安居至於死定恩痛平白地將這一顆掌上明珠在半途裏弄得無蹤無影還不知道生死怎生結局偏生舜華同玉青雖在青年時代却再也不會生育各人

膝下俱是冷清清的。真是毫無意趣。林氏年力就衰。因此又發動痰喘症候。勢甚危急。耀華有時偷暇回家。看見這種情狀。祇有頓足長嘆。沒做一個理會處。可憐好好一份人家。便因爲賽姑一人釀成慘局。這也很可嘆息的了。

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賽姑人奇事奇。裝束又奇。是無往而不奇者也。天既生賽姑。斷無使其碌碌無所短長之理。石龍遇劫。消息沈沈。是亦天之有意。奇賽姑也。豈如世間一切有情兒女。生生息長。養沒世不聞享。庸庸之厚福者哉。賽姑既奇矣。而此篇文字與事蹟亦遂與之俱奇。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陶營長之使書記與耀華。極盡殷勤。使耀華置而不理。則軍士未由入戶窺探。使妙音河而不求助于陶營長。則不至沿河哭泣。透漏消息。於人則騙函。或無由寄來。則三千白銀何必買一孟老先生之侍妾。造種種因結種種果。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原評

中國號稱多兵爲患。實則兵多而空額尤多。竭人民之財力爲軍中供養。空額徒充上官之腰橐。寧不可歎此弊固不自今日始。特今日爲尤甚耳。作者借方鈞添招兵士一舉揭而出之意中實有無限憤慨。非閒筆也。趙瑜說並沒做出甚麼不端的事。與紅樓夢林黛玉說我身子是乾淨的一樣。用意所謂莫玷污了小姐清白也。

此回借各人口中雜論闖墻之禍。用兵之害。無一語不痛切。無一處不透。關雖與書中人口吻微有不類。然正以見是書爲傷時感世之作。目光甚遠。用意至深。初非專寫兒女閑情。無關宏旨也。

石龍鎮一段情事。波譎雲詭。令人似乎猜測得出。却又捉摸不定。文章之妙。無以復加。至於軍官刦人匪徒。刦財尤足見中國今日是兵。是匪同爲一邱之貉而已。獨鶴評

第十回 邂兵禍掣眷走羊城
奮戰功隻身入虎穴

二二六



著作者 江都李涵秋
評校者 桐鄉嚴獨鶴
發行者 新民圖書館
印刷者 新民圖書館
總發行所 新民圖書館
本外埠各大書坊

新民圖書館
上 海 英租界麥
家 圈 交 通 路 口

儒林外史一書在吾國自話

時髦留學生
雪花粉之美術家

三十鐘離婚
會場大博士

小說中價值不在水滸下外

老學究辦小學
女學生之交際法

投稿之秘法
廣告之文學家

史寫清初士人之卑鄙至今

教員認白字
評劇家不聽戲

家庭革命
大衣老爺

讀之猶有餘臭不謂近代文

大文豪做黑幕書
風雨之天文博士

(影戲)(跑冰)之結合
娘太太之女學生

人之無恥更有每況愈下者

抄襲家辦報
假棺材裝死人

博士之狗
文壇之票友

久已馳名本其見聞而有新

寒暑表之衛生家
女學生熱心結黨

函授學校
公司學校

史之作根據事實加以渲染

圈點大文家
假小說家

預約券
文字奴隸

用筆深刻入微淋漓盡致有

男女新劇家
名士迷女伶

社會大家娶娘太太
枕畔日記簿

知出版界之罪惡不知無恥

蹩腳新聞記者
做小說新法

不識字大文豪
文字

文人之黑幕者一讀此書必

袖底之新情書
字典之古文派

裸體之大畫家
舊家庭與人物

能詳悉無遺每集定價五角

另印樣張兩索卽寄封面但
小說家吃耳光

假鑽石與美人
寄信新法

杜宇先生繪張丹斧先生書

醫院之情愛
閨閣偵探

裸體之官僚派
文人之官僚派

儒林外史

撮要